雨落在旧光阴的原点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Time goes by(1)
- 第2节：Time goes by(2)
- 第3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
- 第4节：未知，过去与未来(2)
- 第5节：未知，过去与未来(3)
- 第6节：未知，过去与未来(4)
- 第7节：未知，过去与未来(5)
- 第8节：未知，过去与未来(6)
- 第9节：未知，过去与未来(7)
- 第10节：未知，过去与未来(8)
- 第11节：未知，过去与未来(9)
- 第12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0)
- 第13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1)
- 第14节：拉长的线(1)
- 第15节：拉长的线(2)
- 第16节：拉长的线(3)
- 第17节：拉长的线(4)
- 第18节：拉长的线(5)
- 第19节：拉长的线(6)
- 第20节：拉长的线(7)
- 第21节：时间，我们的存在(1)
- 第22节：时间，我们的存在(2)
- 第23节：时间，我们的存在(3)
- 第24节：时间，我们的存在(4)
- 第25节：时间，我们的存在(5)
- 第26节：时间，我们的存在(6)
- 第27节：曝晒下的发光体(1)
- 第28节：曝晒下的发光体(2)
- 第29节：曝晒下的发光体(3)
- 第30节：曝晒下的发光体(4)

- 第31节：曝晒下的发光体(5)
- 第32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1)
- 第33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2)
- 第34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3)
- 第35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4)
- 第36节：谋杀者(1)
- 第37节：谋杀者(2)
- 第38节：谋杀者(3)
- 第39节：替代品，我拒绝(1)
- 第40节：替代品，我拒绝(2)
- 第41节：替代品，我拒绝(3)
- 第42节：替代品，我拒绝(4)
- 第43节：替代品，我拒绝(5)
- 第44节：梦里人，再见(1)
- 第45节：梦里人，再见(2)
- 第46节：梦里人，再见(3)
- 第47节：梦里人，再见(4)
- 第48节：梦里人，再见(5)
- 第49节：梦里人，再见(6)
- 第50节：梦里人，再见(7)
- 第51节：即使全宇宙终结(1)
- 第52节：即使全宇宙终结(2)
- 第53节：即使全宇宙终结(3)
- 第54节：即使全宇宙终结(4)
- 第55节：即使全宇宙终结(5)
- 第56节：这么近，那么远(1)
- 第57节：这么近，那么远(2)
- 第58节：这么近，那么远(3)
- 第59节：这么近，那么远(4)
- 第60节：这么近，那么远(5)
- 第61节：这么近，那么远(6)
- 第62节：慢性毒药(1)
- 第63节：慢性毒药(2)
- 第64节：慢性毒药(3)
- 第65节：慢性毒药(4)
- 第66节：慢性毒药(5)

- 第67节：慢性毒药(6)
- 第68节：慢性毒药(7)
- 第69节：黑暗，前进的方向(1)
- 第70节：黑暗，前进的方向(2)
- 第71节：黑暗，前进的方向(3)
- 第72节：黑暗，前进的方向(4)
- 第73节：迷宫，路遥马亡

第1节：Time goes by(1)

我曾见过这样一个少年，他有雨一般湿润明亮的眼睛，有一头酒红的碎发，依稀可见曾经倔强的痕迹。他在大雨弥天的远方浮现，又在暖融融的阳光里落下轮廓，隐忍秘密，似乎总在，回忆着什么。亲切，却又遥不可及。

【Time goes by】

远处高塔投下的四束光柱，刺破黑夜氤氲的灰色雨针，沉寂的偌大舞台。

苍穹像深黑空冷的巨大圆盘，在潮湿喧热的体育馆上方旋转起风。内外场观众的呼喊挤入空气每个缝隙，单薄的塑料雨衣顶不住久下不止的大雨，寒意肆窜，惟有胸口燃着一团烈火。

她站在内场最前面的一排，浸泡在红红绿绿的荧光里，幽黑的瞳孔湿润明亮。雨水像无数翩然的蝴蝶亲吻脸颊，蒙湿了她整张脸。

手心的荧光棒滑落在地，舞台兀自熄着灯火。

她把手环在嘴边，竭尽全力喊着：

"Ray！！"声音融进千万个呼声里，"Ray--"

身边的长发少年发现她睁大的双眼正不断涌出晶亮的液体。

2009年12月31日11点59分。演唱会已接近尾声。

在时间分割的瞬间，强劲的重低鼓音从环绕音响里密集地甩出，舞台灯光急剧地明灭换色，机械重搭新的架台， 舞台边缘"噌"地迸射出夺目的银色烟火，全场爆发一片惊呼。

烟雾弥漫间高塔灯柱急急地在场内扫过，最终汇聚于舞台中心。

"轰！"的一声，着黑色修身皮衣的少年从舞台内跃出，酒红色头发在灯光下异常耀眼。"Ray is comig back！"嘴角唇钉光芒跳跃，"久等了，各位！"

"RAY~~！""唔--好帅啊~！""啊--"台下是风涌如浪的呼声尖叫。

只有她和长发少年与疯狂跳动摇手的人群格格不入。大风吹下她的雨帽，栗色的长发很快被雨浇得透湿，细细的水流渗进温暖的棉衣在背脊湿凉地爬动，而这是零下一度的深冬之夜。

--呐，你果然站在了我最想站在的位置上。

她抬头望着十米外逆光的轮廓，众人焦点的他光芒万丈，像是宇宙银河的中心，她只是无数围绕星系中的一颗小小星球，微茫得不需要任何关注。

"为大家献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我在出道前的乐队，和一个……"Ray说到这里便哽住，或许是在找准确的措辞描绘，"和一个朋友一起唱过的，我们俩是主唱。"

她像是被人一把按进水里，不断冲进口鼻的液体遏抑得窒息，少年的声音隔着水嗡嗡地越来越弱，随着深水沙砾的嘤嘤啜泣，戛然而止。

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只能是，朋友。

Ray淡出一口气，望向前方，"那个人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但我总是避之不答……"他面向摄影机的正前方，"虽然现在很迟，但我还是想说，"少年垂下头，浅色的阴影打满了整张脸，"是的，你很重要，比我自己还要重要。"少年再抬头时眼眶已经红了，他挪开麦克风，唇齿简单地张合几下。

第2节：Time goes by(2)

她笑了，在众人挥舞的荧光棒间抬起手，挥了挥，算是回应。

指尖在半空划下虚无，她哑然地望着少年，只得虚弱地、无力地、苍白地收回手。

"呐，"Ray面向整个观众席，空气里弥漫着烟火气，"在我唱歌之前，我希望大家能配合我一下。"他把食指放在唇上，做出"嘘"状，"请保持百分百的安静好吗，我想让原来她唱的部分空出来……如果你们发现身边有人会唱这首歌，那一定是她--我要找到她。"不是"我想找到"。

她无法遏制地哭出声来。

--你找我，漫游全世界，而我离你这么近。

Ray的视线从茫茫的夜色中扫过，各色荧光棒在他面前摇晃，镁光灯零零散散地在四周闪耀。深吸完一口气，Ray向后退了一步拿起身边的吉他，他撩起眼帘，嘴角挑起一丝温凉的笑："Welcome to Flight。"

舞台上同时升起一个鼓手和一个贝司手，他们穿着口袋复杂的黑色皮革和大军靴，身上挂满铆钉金属。Ray一个响指，三个人同时垂下头，乐器是各自的柔软心脏，背后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异常闪亮的"Flight"。

鼓手纯熟的技术奏出迅猛如河的节奏，贝司手重低音混合着金属的击打声，一下一下连续撞击着人们的心脏，前奏最后一个音里突然加进Ray从未现场出现的失真吉他，掀起尖叫连连。空气震出一圈圈波纹，随即又被之后的旋律飞快震开。

歌声忽然停止，每个人都屏气凝神竖起耳朵寻找着某个声音，台上三人演奏声小了下去。

人群激动而安静，黑暗中泪流满面的女生，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脖颈，刚小声地唱了几句，喉咙就开始发烫，再唱不出完整的音，

声音沙哑像没有经过声带直接用气唱出来的，隐约能听出几个拼命唱响的音调，如同劣质随声听卡卡地绞带。她痛苦地弯下腰，蹲下来更死命地发声，但最终只听见难听的一声"啊……"

她不住地摇着头，鼻子传来一阵阵的酸辣，喉咙像燃烧的炭条，连呼吸都是痛的，表情已分不清是悲恸还是懊恼，周围观众好奇地看向她。此时音乐歌声已重新恢复原状。她粗重地喘着气，站在她身边的长发少年慌忙扶起她。她只能用微弱的清音唱着，从齿间轻轻发出来的气流，跟着节奏有条不紊地配了上去。

满耳是Ray充满张力的嗓音，是熟悉而蓬动的节奏。

她揉去满眼的泪水，努力想看清他们的脸，缓缓的气流在她唇齿间划成清晰可辨的"再见"。微弱的声音消融在音乐里，仿佛不存在。她身体一下子软了，头撞在长发少年宽实的肩膀上。

那一秒，镜头晃向了领唱的少年，那桀骜而干净的脸庞。

音乐直逼夜空看不见的缺口，所有人都禁不住站起来舞动双手。女生坐在地上，高仰起头，雨絮在视线里模糊成一团明亮的云，夜空被灯火烧得通红。她哭声越来越大，从Ray的歌声中胀破而出，哭得每个人心中荒坟草长，一片荒凉。那些过去美好而纯真的年华，那些曾经努力拼搏的梦想，全部都化成某种晶莹的液体，在华灯将尽之时，无法遏制地淌下。

像是浸泡在暴雨中慢慢涨高的池水里，人仰面从水底浮了上来，冰凉的潮水一起一落地从皮肤上掠夺体温，随水波飘荡的发丝微微弄痒了大脑海马体深处的记忆。

睁开眼恢复意识的瞬间。雨水不断撞击着脸的触感。耳里灌满的扑扑雨声。倒映在瞳孔上的灰蒙而苍凉的压抑天空。

"--欢迎回来，永远都欢迎你回来。"

那一秒。时间，刚好跨过。七年的鸿沟。

第3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

【未知，过去与未来】

那一刻，红发少年微笑着俯下身看向我的场景，还有温暖的眼神，宽大的手掌，在很多年后我都不曾忘记。每当再次想起，都好像他仍在面前，触手可及。

不曾忘记。好像。触手可及。

高一教学楼，一楼大厅。

水泥地上突然多了几圈逐渐蔓延开的水渍。

周围的人放肆地嚷嚷着，领头的女生反倒先安静下来了，虽说看到安格哭是意料中的事，但当她一言不发流下眼泪，吴优突然想起了姐那张安静苍白的脸，心立即被人揉成纸团抛向高空。

安格胸口闷得发慌，脑袋嗡嗡地像有无数个蜜蜂在里面乱窜，呼吸在那一刻变得可有可无。她看着那些贴在学校公告栏上的照片，还有那些污秽的讲解，她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未知去向的黑色气球，人生活在其中，越是想要看到光，越想要痛快地呼吸，它就越狭小黑暗，令人窒息。

"哈哈，她哭了！"不知是谁开心地说道。

"活该啦，谁叫她是混混，哟，还出入不良酒厅！"

"还和野男人同居！她晚上不会是做那个的吧……"说话的那个男生哈哈地笑着，手脚还粗俗地比画着。

领头的女生手轻轻地一挥，Ebba在不远的地方幸灾乐祸地笑着，期待着一出好戏。

只听见周围响起呼呼的风响，还没看清楚，各种粉袋啪啦啪啦地砸在安格脆弱的身上，与身体撞击发出沉闷的响声。薄劣的袋子涌出一团团黏液，糊着白色的干粉，像一条条白蛇缠绕在身体，随之喷来一股刺鼻的气味。

"住手！"安格低垂的头朝他们看过去，她的肩微微地抖着，手握成了拳头，"白蛇"钻进衣服爬过皮肤。她声音提高八个分贝："不要再扔了！！什么叫"混混"，什么叫"野男人"！我跟你们有什么过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她忽然打住。不可以，我必须在这里待下去，不可以跟他们较劲……

"我只不过，只不过……"她靠向背后的公告栏，顺着玻璃一点点地滑下去，蜷缩在一个角落，抱着双腿大声哭着。

只不过是想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存在。

可那群无聊的学生一点也不心软，掂量着手中的粉袋，眼看就要再砸一次。

第4节：未知，过去与未来(2)

安格缩紧了身体。

"无聊。"一个剪着毛边短发的女生冷眼看了一会儿，话是对着旁边的同学说的，"我先回去了。"

"哼。"一些人在底下嗤之以鼻，举起粉袋，动作完成一半--

"安格，"一个身穿白色T恤的人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来，突然冒出的声音使那群男生暂时放下手中的粉袋。少年的语气很轻，但已足以让所有人听见，"不是说好了要商量下挑战的事么，待在这里干吗？"他朝周围温和一笑，眼神却对不上号，"大家这样对待新生是不是有点特殊化了呢。"他说着，笑容收了回去，"吴优。"他只是叫了叫女生的名字，声音一如既往的平淡，斜眼朝四层的教学楼上空望去。秋分已经过了，黄色开始大片大片地侵占树枝，楼檐上的麻雀叽喳地跳来跳去，忽地就从一个地方飞到低处。

领头的女生低下头，周围又开始议论纷纷："尹泽昊怎么会帮这种女人讲话呀？""谁知道，肯定是她对尹泽昊图谋不轨！""喂，你少滥用成语啦……""吴优可是跟他从初中一直玩到现在啊。"

"为什么我总是排斥别有目的接触你的女生，"吴优突然大声说，与尹泽昊温文的样子形成反比，"这个问题你从来都没有问过……"

尹泽昊抬起眼，又垂下。

"哥--"吴优喊道。

"我没有"别有目的"……"安格试图辩解，话还没说完，便被吴优瞪了回去："闭嘴！"

"吴优。"少年又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听不出有任何责怪或是厌烦的语气，却比上一次稍加了力度。

"哥！"吴优撇撇嘴，把脚用力地往地上一跺，转身留下一长串急促的脚步声，很快就消失在教学楼道里。

"大家，"尹泽昊转过身对围观的人群说，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只看得见嘴角挤出的一点笑容，"好像快上课了吧？"人群迅速会意，争先恐后地移动散开，一下子变得空旷的大厅使蹲坐在地上的女生显得格外打眼。

那个留着短短毛边头的女生在很远的地方瞥了安格一眼，很快被身边簇拥着的人群淹没。

他朝安格走去，上课铃真的响了起来，到嘴边的话改了口，"喂，上课了。"

安格用手背擦擦脸颊，喉咙里像卡了硬物，硌着声带发不出一点声音。阳光稀稀疏疏的从枫叶投下细小的光点，秋日最后的蝉鸣零落响起。好像过了很久，她嘴里才模糊地磕碰出两个简单的音节，"忌司……"眼泪接二连三地落在手背上，视线里移来一张纸巾。

她挡开少年的手，眼泪巴沙地抖了抖浑身恶心的黏物，"我的新校服……"

尹泽昊摊开纸巾，放到她手边，"喏，纸我放这了。"他站起身，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橙红相交的波板糖，"这个，给你。"少年的声音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分贝，让人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总令人有种想凑得更近点的冲动。

第5节：未知，过去与未来(3)

安格稍抬眼，波板糖在朦胧的视线里缩小又拉伸，条件反射地把手挥了出去。波板糖打飞很远，在透明的塑料包装里碎成几瓣，露出硬质的白色。

安格撑住地板，想要站起来。尹泽昊平和的语调像是自言自语："我居然以为波板糖对她也有效。"

安格冷得打了个哆嗦，拎过放在墙角才幸免于难的书包，转身朝道边的洗手池走去。衣服粘腻地贴在皮肤上，又凉又软。

"记得上课。"尹泽昊的声音在空中平缓地延伸过来。

实际上她听得到的只有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和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哗哗水声，可耳里回荡着的是抑或嘲讽抑或幸灾乐祸的尖锐的声音，久久的在耳里像绵亘的山峦，挡住了所有本应该听到的存在。

安格不住地把水往自己身上泼，使劲地搓揉着衣服和头发。灰白色的脏水顺着胳膊和腿脚淌下，和滚烫的眼泪一齐在皮肤上交融，她慢慢回忆起没有遇见忌司以前的日子，潮湿的北幽大雨总是不停地倾盆而下，像全自动的喷头，哗啦哗啦好似永远都不会终止符。

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课下了又上了，那些看热闹的人看完戏又走了，身上还是有些地方洗不干净，像一块硬硬的乳胶，紧紧的怎么也弄不下来。她抬起搓得通红的胳膊，伸出手去关水龙头。开关拧着拧着刚紧一点又松开，滑丝了。

"咝哗咝哗"水龙头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却怎么也拧不上了。拧不上了。

拧不上了。

这该死的软弱。

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做着板书，整个教室里静得只听见粉笔敲在黑板上的声音。尹泽昊顶顶银丝边的眼镜，不停地忙着做笔记。

发卷子了，一张张雪白的试卷传过来，到尹泽昊这里时仍是厚厚的一叠，他拿着剩下的卷子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座位，空荡荡的没有人。头顶的电扇呼呼地转着，空气不停地在上空旋转，好像出现一张时间的巨网，有人用笔将它捅破，竟又成了轮转过去的旋涡。

"嘁，哥是不会看上你的啦。"初中时的吴优也是这样盛气凌人地对那些向自己传条子的女生说，"他喜欢的可是我姐姐吴修雪哦。"她把女生逼到墙上，又十分矛盾地露出神秘的笑容。

等那些小女生手拉手低头跑开，一直藏在拐角处的少年才从阴影里走出来："真胡闹啊。"他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嘻嘻，"吴优俏皮地一笑，"别忘了你答应姐姐要照顾我的！"

吴修雪，你离开已经快有两年了吧。

他摇了摇头，把自己从浮想联翩中拉出来，替安格抽出卷子，站起半个身子把卷子递给更后面的同学。

回头准备继续记笔记，可是刚拿起笔却又放下了，他看着白茫茫一片的黑板，又瞅了瞅窗外铺天盖地的白光，叹了口气，闭上眼睛，觉得好累。

第6节：未知，过去与未来(4)

"哐啷！"门突然被推开了，所有人都把目光迅速地转向门口。老师放下教案张开嘴本想责备下迟到的同学，可一看到门口站着的湿淋淋的女生，长发一缕缕地贴在衣服上，水滴答滴答沿裙角滴下，话被一口吞了回去，摆了摆手示意进来。

教室里不小地哄乱了一会，老师咳了咳重新安静下来，"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对谁说的?

安格走过桌子间的过道的时候，周围一直极力掩饰着讪笑。回到座位她趴到桌子上，用书包紧紧挡着自己的背。闭上眼睛是满满一片暗色的红。

"哇，她是粉红色的耶。"不知道是哪里又传来的声音，说完又是一阵稀稀疏疏的哄笑。像蠕动着的虫子，在浑身上下毛茸茸地爬动着。

忌司看了看电子表，十九点整，放学的时间早就过了，可安格还没出来。夜幕已经包裹了整个大地，云朵聚集在空中，漂浮不定。

他踏进学校的大门，守卫不知道跑哪去了。前楼空荡荡的，没见到半个人影，忌司往学校内部走，路过高一大厅墙上的公告栏，眼角注意到上面的照片，他皱了皱眉头仔细打量过去。

表情变得像雕像一样冰冷。

照片上是熟悉的两个人，女生留着到腰间的头发，平直的刘海，个头只能勉强抵到少年嘴巴，少年抓着女生的胳膊说着什么，不过用马赛克遮掉了他的脸，服装也被整得很模糊，背景是霓虹闪烁的Doll Pub的大门。另一张是在流云涉拍的，还是那对男女，在公寓的门口，少年拉着女生进房间，房间里亮着白惨惨的光刚好反射到他们脸上，女生脸上的每一丝神情都异常的清晰。

在照片周围还附着一些"讲解"。标题是用鲜红的大字写着："××高中生出入不良酒吧，与野男人勾肩搭背，拉客？"

很明显地把苗头指向了谁。在某种程度上对方似乎不想牵连到他。

忌司清楚地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还有心脏逐渐加速的跳动，他抡起拳头朝公告栏上砸去，玻璃破碎的声音被吹来的晚风带走，细碎的玻璃哗啦啦摔在地上，带有无数尖锐的棱角跳动着，忌司脸颊一丝刺痛，痒痒的，血从左边脸上渗出来。

"混蛋！"他大骂了一声，喘着气，把上面贴的东西使劲扯下来，伴着手指上细小伤口的隐隐作痛，他把它们一一撕得粉碎，奋力地抛向空中。

白色的碎片在空中飞卷着，缓缓地下降，就好像下了一场不寒不冷的雪，在他周围圈出一层白色的境地。

"安格，你在哪里！"从肺腑里呐喊出来的声音，从身上每一个细小的毛孔，从每一寸肌肤里，爆发出去，格外的响亮。

"啊呜呜呜……"五楼楼道里传来天台上轻微的哭声，忌司唏嘘了声，推开露台半掩着的铁门。有人坐在露台的围墙上，黑色长发随风飘舞着，她手里握着一个开着的手电筒，放射出粗而明亮的光束，一直朝向天空的月亮。

第7节：未知，过去与未来(5)

"呜呜……"她耸着肩，抽泣着，头发乱糟糟地散在肩上，手电的光束晕出淡淡的光晕，在她脸上有着微弱的反光，"妈妈……"她一边吸着鼻子一边哭哭啼啼地说，眼圈红红的，双眼看起来不像从前那样充满活力，只是很虔诚地望着月亮。

忌司望着安格，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变得潮湿，像涨满水的海绵随时会落下雨来。

"妈……妈，"安格叫得越来越大声，脑袋里像充满了糨糊，昏沉沉的，"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啊，我好难过喔。那些肮脏的语言，那些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名号，压在我头上，就好像把头放进了沸腾的热水里，然后不断有人给头上砸冰块一样……妈，你能体会我的心情吗……有人跟我说，如果在晚上打着手电筒对着某一个星星很虔诚地说话，那么，星星上的精灵就会把你的话传给属于那颗星星的人，那个人无论多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感受到……"

"可是，你们在哪里呢？为什么从我记事开始，就只有一个人呢？"她说了很多遍的妈妈，几乎每一句话都会在前面冠上这个称呼。

忌司站在门外，靠向墙，闷闷地吸着潮湿的空气。

安格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关上手电筒，"妈，谢谢你听我说话……晚安。"她小心翼翼地从围墙上下来，坐在墙角里，蜷缩着身子，双臂抱着自己的腿，把头靠在墙上。

对不起，在你受欺负的时候，我并没有在你身边。忌司向后退一步，把门轻轻地掩上，低垂着眼帘向冰冷的墙靠去。对不起，这些全都是我带来的，如果我不是K，学校里我没有和你走在一起，或许你不会……门外突然有了些躁动不安的动静，接着就听到安格抖抖的声音："你们想要干什么！"

忌司皱起眉头，透过门缝向外看了看，随即缩回身子，搜出一个黑色的东西，外壳闪过一丝黑亮的金属光泽。忌司按下按键，屏幕在

黑色的楼道里撑起浅蓝色的光芒。

他拧着眉头觉得很无聊，面泡好了也要发个短信吗?

"干什么？"站在最前面的混混头戴着一个红色的花头巾，很臭屁地叼着烟，说话时身体还一抖一抖的，仿佛很了不起，"有人说你在学校里很嚣张啊，需要找人来活动一下骨头！"

"我嚣张？"安格自嘲地笑了笑，"如果有嚣张的资本话，那还不错，可惜啊这位大哥，你找错人了吧！"

"你是不是今天早上公告栏上的女的？"

"是又怎样？"

"那就没错喽。"

"……谁叫你们来的？"

"哈哈，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我会跟你说实话呀？谁叫你早上对尹泽昊那样，别人就是想要你知道对尹泽昊狠是没好下场的，他可是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富少爷哟。"

第8节：未知，过去与未来(6)

"你跟她那么多废话干吗？打啊！"

安格惊恐地睁大了双眼，瞳孔微微放大，射进无数暗淡的光芒。

胳膊忽然凉凉地被水划了一下，她仰起头发觉月亮早已隐匿在厚厚的乌云背后，天空抛下细细的线条，下雨了。

"妈的，"其中一个人骂了一句，抡起早就准备好的椅子，"都上啊！"

"啊--"安格抱住头，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墙角缩了缩，"爸爸--"她声嘶力竭地尖叫着，闭上眼无边的恐惧冲上头皮，有人踢开门大喊了一声，冲上来挡在自己前面，少年的臂膀将自己整个埋藏在他的保护下，背由于惯性向后倒去靠在冰冷的墙角上。

接着就听见"啪"的一声，椅子被摔得四分五裂，安格感到透过少年身体传来的撞击感，她睁开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庞，红色挑染的头发，嘴角的唇钉在黑暗中闪着黯淡的光。

"忌司？"她的声音颤颤的。

少年紧皱的眉头松开，抬起眼帘，看到的是瞬间呆掉的安格。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痛楚，他拍了拍她的肩膀，"没事，别怕。"

几个混混看到打错了人，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红头巾的混混看了看左右，"怕什么，我们人多，看他能……"话还没说完，就被对方站起来后高大的个子、标志性的火红头发给吓了回去。

"老大，他好像以前是"红"的K……"旁边的人小声地告诉红头巾。

红头巾咽了咽口水，"你、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几个可是这一带……"

"真吵，"语气不重，声音也不大，却让人觉得有一股从心底冒出来的寒意，"再吵一点或许会考虑，把你们一个个……"他面无表情地

指了指坏掉的椅子，也不再多说什么，一步步走向前，停在红头巾的面前。

仔细打量一下，手腕连毛巾都没有绑，看来是无名小卒了。

他轻声冷笑了一下，把目光抛向别处，"喂，你知道我的原则之一是什么？"他手指点点红头巾的肩膀，收回目光，冷冷的转向红头巾，"她这个白痴，"他一字一顿地说，"由我来保护！"他顿了顿，"你们听清楚没？"

"听清楚没！？"

混混们吓了一跳，向后退了一步。

忌司两手插进裤袋，走到那群人中间，"公告栏的事你们也少不了一份吧，"他拎起红头巾的衣服，"侵犯个人隐私权和肖像权，再加上平白无故的恶意诬陷--别这么急着往警局跑啊。"他指着红头巾的鼻子，"你胆子挺大的，要我给你奖励吗？"

"不要了，不要了！"

"那怎么可以，我很近人情的。"他提了提右嘴角，"哼。"忌司操起拳头狠狠地朝他脸上砸去，"怎么能让你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就让你走呢！"

红头巾踉跄了几下，差点摔到地上。

第9节：未知，过去与未来(7)

"你还没够格打扰她的生活！"

红头巾还来不及看清他的表情就被迎面来的正踢踹翻在地。

安格捂住嘴巴，眼里充满了泪水看不清他的轮廓，突然后面冒出一只手把自己的脖子扼住，连带着一把反射着白光的东西。

"喂小子，别得意。"红头巾弯腰从地上站起来，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指了指安格那边。

摔椅子的那个家伙手中拿着一把小刀，正抵着安格的下巴，其余几个站在她身边，束缚着她的手脚。

忌司的眼角闪过一丝慌乱，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你们想怎样？"

"为了你刚才那两下，乖乖地给我们打。"拿刀的混混得意地笑了笑，"这个交易不错吧！能群殴K，说出去挺长面子的。"

K。安格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念这个字眼，应该是在外面用的名字吧。

"我怕什么，你们几个街头混混能把她怎么样，"忌司语气还算镇定，"你们有胆量把她杀了给我长长见识啊。"

"是啊，我们是不能把她怎样，"混混邪恶地笑了笑，"学校后面有个小树林，我把她带到那里去，夜深人静的你说会发生什么？"

"你这个变态！"安格努力想挣脱他们，想用脚跟踩那个混蛋的脚，可是碍于脖子前面闪着寒光的刀，她动弹不得，"忌司……"

忌司收回凶狠的目光，他看了一眼安格，脸上的冷漠逐渐淡下去，但没有浮现难得的笑容，"喂，相信我跟你说过的话。"

向着大雨发誓。

"下雨的时候，就是我出现的时间。"

忌司望着天空，雨开始下得大一点了，从天顶某个尖端的点发散，细细痒痒地融入视线里。眼睛条件反射地闭上去，"我给你们打，你们让她走。"他悠闲地打了个哈欠。

安格想起一年前，自己莽撞地惹火了一个混得很嚣张的家伙，听说是"白"中数一数二的人，那时昱浪和"红"的人都在另一个地方办事，只有忌司在身边。那群人拿着从拖把上折下来的木棒冲上来，把她逼进死角里。忌司没办法出去通知其他人，只身横在中间，也是这样的神态，也是这样的语气，说，我给你们打，你们放过她。结果那一次忌司被送医院了，隔天醒来他对安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反正我能挨，也不是很痛。回家后自然少不了爷爷的一顿"棍子烧肉"。

忌司看了她一眼，伸手挡住迎面扑来的家伙，"等一下，先把她放了。"

"那你中途反悔怎么办。"

"如果我反悔你们就把她杀了呀！"忌司早就不耐烦了，"她个运动白痴能跑多远！"

"好！"拿刀的混混一口答应下来，他松开胳膊把安格重重地推开，她踉跄了几步却停下来，"喂，你真的以为我会走吗？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啊……虽然刚才的话很老土地说，可是我真的……"

第10节：未知，过去与未来(8)

"够了，"忌司把身子背过去，雨水从额头上淌下流进眼睛里有点不舒服，他抹了抹脸说，"快回家，家里饭都做好了……冷了就不好吃了。"

安格愣了愣。

"叫你走你就走啊！"他这句话刚一说完拳头就毫不留情地飞过来，骨头与骨头之间发出沉闷的响声。

拳打脚踢的声音。

安格再也无法把脚往前迈动一步，呆呆地连眼泪也忘流了，脑袋里乱成一片糨糊，像有很多的金属零件碰撞成一团，在耳蜗旁发出巨大而尖利的声响。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颤抖地从坏掉的椅子上抽出一根木头，使劲地朝那群人身上打去。

"不是说我是不良少女吗？那我就不必客气了！"

雨水在他们身上飞溅着，激荡起白色的雨花。

红头巾嗷嗷地叫着，转过身来抓住安格的头发，她边叫边不住地朝他头上敲打着棒子："你扯啊你扯啊，反正我头发长……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眼泪混淆着雨水，双手不住地颤抖却充满了愤怒，"去死吧！"她高高地把棒子举起来朝红头巾狠狠地劈下去，"你这个超级……超级超级变态！"

忌司挣开他们，照准他们一拳头过去，一次性打过三个人无意整齐排成一条的脸，他看着那仨的蠢相，在扭头的瞬间似乎在嘴角闪过一丝浅笑。忌司牵过安格的手，拉着她往楼下冲。

安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双腿麻木地跟着他向前冲着，水从身上滴答地流下来，对于她冰冷的身体来说居然有一丝温暖。她看着他拉着自己的那只左手，尽管在颠簸中不安地摇晃着，可是她却恍惚地觉得，他真的像一个王子一样，拉着自己向前跑，冲破了所有的黑暗，一直朝向天光流连的红河岸。

还没出校门，远远地就看见段昱浪骑着红色的摩托停在学校对面的副食店边，忌司推着安格的背把她送出校门，把校门重新关上并拉上铁闸，远远地冲段昱浪叫道："你把她先送回去！我等下自己骑摩托回家！"

安格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被段昱浪一把拉过去，怀里被塞进一个结实的头盔，"忌……"

"快上车。"段昱浪打断了她的话，"他没事的。"

安格迟疑地看着他，接连打下的雨水让她睁不开眼睛，再往学校里望去时，连少年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少啰嗦，快说谁叫你们做的，"忌司活动着拳头，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雨水顺着屋檐流下，形成一层半透明的幕，"嗯？"

几个混混窝在一块，互相看了看对方脸上的伤痕。

"那么明显地把矛盾指向尹泽昊，说是为了他才来教训的--这样做只是想遮掩背后真正的指使者、顺便正好破坏一下尹泽昊在安格眼里的形象吧，怎么？我想我说的没错吧。"

第11节：未知，过去与未来(9)

头顶的白炽灯非常敬业地打下一圈光亮，客厅右墙边有一张大约一米宽的矮桌子，是段昱浪和忌司两个人自己买木材打的，下面铺了棉絮和地毯，无论是吃饭还是写作业都得打坐般地坐着，晚上一般是段昱浪直接躺在桌下睡觉。两个女生和爷爷就各分一个房间，忌司则睡在沙发上。安格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里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叠卷子。她无可奈何地坐到段昱浪对面，叹着气打开笔盒拿起笔开始读题。

段昱浪瞟了她一眼，打了个哈欠，靠着墙，顺手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今天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么？"挺漫不经心地问起，也许是认为像安格这样相对自己来说无比乖巧的孩子似乎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呃……没什么，小意外。"安格顿了顿笔，抓了抓头发继续说，"爷爷情况怎么样，天真在医院陪着吗？"

"嗯，"段昱浪翻了一面报纸，"还不是老毛病，高血压和心绞痛，但这次好像有点严重，需要住院几天，所以这几天我们要轮流去照顾爷爷了。"

"哦……"

"你到底有什么事？有点反常。"段昱浪打量着安格，"肯定有鬼。"

"在酒吧唱歌的事被学校知道了……说是要请家长。"

"哈？"

"因为我们是未成年--"

"可我成年了啊，我快二十一岁了?，酒吧有成年人带入我记得可以的！"

"我也说了，但学校非要找家长谈谈，可爷爷现在又病了。"

"担心什么，我是谁啊？明天我去，把情况跟学校解释一通不就得了。"

"你？"

"放心啦，我知道该怎么做……唉，你们的事可真~麻~烦~啊~"

安格点点头，也只好这样了。她打量卷子几分钟，脸色一层一层地暗下去，她挠着头发大叫："啊啊……这题目怎么这么难啊，是人做的么？！"可恶，今天一整天的课都没有听，唉，也没人来说帮帮自己……哎？她突然想到白天从人群中走出来的尹泽昊--

那些人说话句句都带有矛头，矛头的尖端直直地指向安格自己，另一头却一样被暴露无遗。如果那人算帮凶的话，那么主谋只剩下两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忌司回学校应该是去盘问了，但会不会出事呢？

现在还能重新想起椅子砸到他身上传透过来的撞击感，还记得顺着手腕冰凉的神经传递过来的温度，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开第一根火柴，微弱的光芒变为烧得红亮的大火炉，火焰跳跃着的光芒从冰冷的空气迅速渗透过来的温暖，如同春天覆盖过去的野草般包裹住整个身体--

火炉终归是臆想的，那时忌司也是如此不真实。

算啦，等会再做吧，完全没法静下心。安格站起身，朝自己房间走去。

第12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0)

他所谓的原则？安格拖了张椅子放在窗边，反坐在椅子上，头趴在椅子的靠背上，想着想着居然毫无意识地"嘿嘿"笑了。

"还笑得出来。"

忌司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她耳里，安格被吓了一跳，慌忙中下意识地站起来，结果忘记自己是反坐着的，竟绊到椅子，重心不稳摔了下去。

"哇啊啊啊--"她摔下去的那一瞬间好像看见忌司轻轻上扬了嘴角，但还没等她确定就和地板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

"好啊，你都不救我！"

"又不会死。"

"刚才也不会死呀，你怎么那么笨白给他们打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伙。"

从小就这样。

"性质不一样，反正……"忌司说到后来声音渐渐变小了，最后那句"反正都习惯了"声音细微得连蚊子也听不见。

"你刚才说反正什么？"

"没什么。"

"真没劲……而且你之前那么"煽情"说的"饭菜"，也不过是泡面嘛。"

"我可没骗人，"忌司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走到桌边打开热水瓶，"饭可以涵盖泡面这个意思啊，再说泡面里的萝卜丁和牛肉干难道不是菜么。"

"什么嘛，你真是太过分了，我还感动得屁颠屁颠地说，原来是这样啊……"安格拍拍身上的灰尘，"不过当时你好那个哦。"她很快地把这句话闪过去。

"哪个？"正在倒水的手顿了顿，清亮的水柔软地在杯中旋转，在雨后微凉的空气里腾腾地散发着暖暖的热气。

"就是那个啊。"安格站到窗前，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淌，窗外的景色忽大忽小，时而朦胧时而清晰。街灯从窗外涣散进来的光芒，在她脸上投下雨滴斑驳的影子，安格撇了撇嘴，有汽车从街道驶过。

"你说的是哪个啊，不说我睡觉了。"他微昂起头喝下一杯水，随着年龄的增长喉结越来越明显，一上一下地翻动着。脑袋里纷杂的东西胡乱地搅着，有点整理不过来思绪。

"就是……哎哟，"安格抿了抿嘴，眼珠不安地晃动了一下，"?，为什么每次都要让别人白打啊，呵呵，那样蛮蠢的！"

"啊？"忌司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盯着自己握住杯子的手，"因为重要的人要来保护啊。"

"那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我对你来说很重要"么？"

"不好说呢。"

"那就是我对你来说不重要？"

"不好说。"少年擦了擦顺着额头流下来少许的水，耸耸肩，他垂下头，撇撇嘴角，"早点睡觉吧。"

"是啊是啊，我都快困死了！"隔了会安格才恢复正常，她使劲把忌司往门外推搡："哎呀，你这人随便跑女生房间，快出去啦。"

随便就跑进女生的房间。

不良少女。野男人。拉客。

第13节：未知，过去与未来(11)

哈，是粉红色的呢。

那些好不容易在某种外因下暂时忘记的字眼在那一刻全部涌了上来，呈推出状的手一下子软了下来。窗外的世界被划过的雷电照得惨白，过后的黑暗比之前更阴霾，巨大的轰隆声撞开了厚厚的云层，捅出背后更加黑暗的大洞。

安格下意识地蹲下身缩成一团，紧紧地抱住脑袋捂住耳朵，大脑的神经绷得发出嗡嗡的幻听。

忌司弯下腰来，手正要放到她肩上，随后而来的又一声响雷使女生一个战栗扑到他身上，胳膊环上脖子，他只感到脖颈那里一沉，整个人就顺势往下跪了下去，"咚！"

"忌司……我好怕……"

他腾出手拍了拍安格的头，蹙起的眉头舒展开。把安格带回来后了解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怕打雷，在打雷的天气里，她经常性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好久都不能恢复过来。

"为什么现在你才在我身边呢？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挨过的……可你们都不在，就我一个人……"她把手捏成拳头在他背上捶了几下，"……"

"对不起。"忌司抬头看见从半掩着门迅速闪开的段昱浪，他刚才似乎一直在偷窥……这个该死的家伙。

"以后，我们都在你身边的。"

"真的么……我们说好了嚯，拉钩！"

"嗯。"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倘若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条长绳。那么其他人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这条绳里潜伏的结，随时有突起的可能。我们颤颤缩缩地在上面挪移脚步，稍不注意就被结绊倒，然后坠落。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不知道爱不爱一个人而担惊受怕，一遍遍审问自己，甚至设想坏情节，看自己会不会为他伤心为他掉眼泪--而掉眼泪就真的爱上了么。

我们这样以为，于是在劫难逃。

谁是谁的结。

结与第二结，谁更难过。

我们之间，谁会更难过。

第14节：拉长的线(1)

【拉长的线】

昨天做了个梦，北幽老掉了，曾经的座位爬上了枯藤。他没察觉只是行走在其间，衣服上染上了血腥的颜色，我看见他慢慢地蹲下来，冲我摆摆手，说，安格，没关系。

即使我在醉酒后把他当成忌司，他还是好脾气地笑笑，永远都说，没关系。

尹泽昊，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说--

我也想喜欢你，如果我能喜欢上你，那也不错。

--摘自安格日记

2010.1.25

Doll Pub。

猛烈的风将雪刮到玻璃大门上，一只手握住门柄向前推去，喧哗与热气一同扑来。

安格停在大厅中央，拍了拍身上的雪花，有人不习惯Pub里的烟酒味而咳嗽起来。安格搓搓手打起精神，里面是节奏柔烈的吉他曲，半无意识的大脑里杂进了熟悉的声音，左耳进右耳出，安格并没意识到什么。直到明可舜惊喜地指着台上某个人大叫着，拉着她朝拥挤的人群中跑去时，她才看清周围黑压压一片呐喊的人群，和舞台上越发清晰的面孔。

忌司昂着头，盯着头顶缭乱的彩灯，手若有若无地拨着弦，琴声如流水一般顺畅地流出。明可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安格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一个人跑来了呢。"她回过头，一眼就撞见尹泽昊的脸，面无表情的脸，只是微微拧起眉头，时不时瞟瞟自己，又看看台上的忌司。

她晃着头缓缓地眨着眼看着他，眼里突然被吹进什么东西，她本能地揉了揉眼。再度睁开眼的时候，一根彩色的棒棒糖重新出现在眼

里。

她愣了愣，觉得口里很苦，谢了。

她接过带着少年体温的棒棒糖，身后的歌声在那时突然就静止下来。彩色的舞台灯依旧一闪一闪地变换着绚丽的颜色，身边的人拉了拉自己的胳膊，安格回身，忌司板着脸。

他冷漠地望着她，起初很冷很硬的目光，却又突然在空调把暖风吹过来的时候一起变得温软起来，充斥得满满的那个东西，安格用家人的眼光看不懂。

"喂，"他说，"把它丢掉。"

人群开始骚动，左顾右盼，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眼里全是问号。

"我说丢掉，"他的目光又重新恢复了强硬，从座位上站起来，昂着头盯着自己，眼睛眨也不眨，也不管周围响起的细小而纷纭的议论声，"你没长耳朵吗？！"

世界那一秒回归寂静，所有喧嚣和吵闹全部慢慢地消退下去，只剩下音响里空荡的回音。安格觉得握着棒棒糖的手心异常的滚烫，突突地一下一下刺痛所接触到的每一寸肌肤。头深深地低下去，头发遮盖了所有的光芒，狭小的视线里看到一只大手挡下的阴影，飞速地朝自己移动过来。

"你少嚷嚷。"从背后穿透来的声音里，带着软软的磁性，荡开空气安静的波纹。她看见那只手僵在离棒棒糖大约十厘米的半空中，迟疑地收了回去，习惯地放进裤袋里。往上看去，是少年的白衬衣和黑色背心。

"你没有权利干涉她的决定吧。"尹泽昊继续说，有如尖锐的刺芒击穿坚固的堡垒。脸上的笑容让人摸不清他到底是怎样的心情，比面无表情还要可怕。

"她是我的家人。"

"你口口声声在嘴里喊着的家人，其实早已不是最初的"家人"那么简单了吧！"

"是又怎样？那你呢，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教训我！"忌司的嗓门越来越大，藏在口袋里的拳头紧紧地握着，咯咯作响，紧绷的手臂凸起暗藏在皮肤下的血管。

"这么快就生气，真没风度。"

"你--"眼看忌司就要挥起拳头。

"吵什么啊，都给我闭嘴！"夹在两人中间的安格涨红了脸，扯着最大的嗓门喊了出来。

忌司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合上，他取下话筒，丢到一边。

第15节：拉长的线(2)

尹泽昊头别向一边，缓缓地叹气。

安格前后看了看两人，向后退了几步，转身飞速地朝大门冲去。脚踏过光洁的地板，啪嗒啪嗒，在窃窃私语着的酒吧里异常响亮。忌司大口地吞了口凉气，胸脯跟着呼吸一上一下，短暂地在原地停留几秒，不管老板青下去的脸色，迈开双腿跟了过去。

路中央尹泽昊拦出一只手，挡住安格的去路，他收起严肃的面孔，露出温暖的微笑，"你要去哪，我带你去。"头发遮住了眼睛，努力挺起的笑容似乎没人在意。她只是匆匆地回绝了声"不用"，轻轻一用力，就把他的手臂推开，从身边擦肩而过。

忌司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特意看了他一眼，可尹泽昊一直都低着头，根本看不见隐藏在黑软头发下的那双眉目。

忌司一踏出大门，酒吧里就哄声四起。讽刺的口哨稀稀疏疏地响荡在耳边，尹泽昊缄默着，一路低着头看着地板，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

"哎哎哎，"吴优怏怏地在人群里摆了摆手，"来啊~大家继续庆祝。"

安格拼命地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逃，也不清楚自己心底那种怪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像盖在火锅内的鱼，闷热难熬。她累到最后停下来喘口气，粗重的呼吸在喉咙间摩擦着，脸上的热气一点点地顺着脸颊往上涨，哈出来的气息在空气里凝成一团团朦胧的水汽。

安格勉强抬起脸，北幽一中的大招牌闪亮地在天空下泛着金属光。

一个人影从树影后挪出来。

整齐的马尾辫，瘦瘦的瓜子脸，黑黑的皮肤。白色的校服衬衣，藏蓝色的百褶裙。

"天真？"

忌司立在校门口。少女的背影，兀立的枫香，灰森的高楼，像逐渐浸湿的青灰色旧像。

尹泽昊停在十字路口，手里是吴修雪的照片。静止的人群，奔腾的车流，黑白两色只有红灯亮如胸腔鲜红的心脏。

"今天早上你们居然都没来接我！"夏天真拿出粉笔递给安格抱怨道，"我一个人走得好累啊！"

"不好意思，今天早上出了点小状况。"

"真希望爷爷的病能快点好起来啊，那样昱浪就可以送我咯！"

"呵呵。"

"今天的话剧我看了哦~"

"啊，是么？"

"嗯，那尹泽昊，感觉像是真的。"夏天真说到这的时候顿了顿，"不过，忌司我可……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么，明明从小一起长大。

"呐，格格，"夏天真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吧？"

"当然咯，天真是第一个对我好的女生哦！"

两人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在学校大黑板上用粉笔画下一道又一道的笔迹，七彩的粉笔沙沙地掉下细碎的粉末，掩盖了缄默的尴尬。这个时间所有的活动都停了，但还是有部分学生在学校里逗留着，几个陆续离开的学生站在黑板前看了看，笑了下，勾肩搭背地走出校门。

第16节：拉长的线(3)

安格无意朝天真那看了一眼，熟悉的词句立马映入眼帘，她呆了呆，回过神来："天真，你怎么把话剧的台词都写上来了？"

"你们演的话剧反响很大嘛，宣传委员说这个可以吸引人来看。"

"哦……还有这种事啊。"安格耸耸肩。重新拿起粉笔，却没有当初画下去的那种感觉，麻木地在黑板上涂下并不像之前那样绚丽的颜色，她盯着粉笔划过时留下坑坑洼洼的长长痕迹，那些色泽中夹杂着小小的、没有被填满的黑色洞洞，也只有自己在离它这么近的时候才会发现吧。她用力把那一块颜色重新涂了一遍，厚厚的一层，直到再也看不到一丁点瑕疵的时候她才停下来。

"你在这里啊！"声音忽然在背后响起，手中的粉笔一抖居然断了一截，安格丢开断掉的粉笔，拍了拍手中的灰尘，转过身来。

忌司大口大口地哈着气，张口出来的白色雾气在眼前萦绕一片，他扒了扒被风缭乱的刘海，看着她的眼神带着一丝埋怨，但却不是生气。阳光薄薄地爬在他年轻的脸上，在细小的绒毛上洒开毛茸茸的光，他瞟了一眼旁边的女生，目光停留在她面前的黑板上。

异常熟悉而醒目的字眼。

--王子跟公主在一起，会是很美的童话，我想你会喜欢吧。

居然是台词?

安格注意着他的表情，可他却只是笑笑，摇了摇头，她把拿着棒棒糖的手往身后藏了藏，"喂，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夏天真看看他们俩，努力把被风吹乱的刘海扒开，露出自己的眼睛。

"呃……我有事想跟你说清楚啊。"少年挠了挠蓬松的头发，嘿嘿地笑了笑，眼睛轻轻眯起来，嘴角上扬起完美的弧度，不知是阳光有点发红还是怎么的，少年的脸微微有些淡淡的粉色，他安静地等待她

的回答，可女生就是紧闭着嘴巴。忌司动动脸，很快把声音降回到原来的温度，摆出极度不爽的架势。

"喂，你不说话是什么态度。"

天真放下手中的粉笔，朝安格别过脸，笑着说："呐，我去趟洗手间，等下来啊。"

安格点了一下头，睁着迷茫的大眼睛望向忌司，"我在等你说话啊~"

忌司头痛地叹了口气，头习惯性地看向别处，却看见天真低着头慢慢地走开。他站在原地望了望她逐渐模糊的背影，没有多想什么，把安格从椅子上给拉了下来，刚一转身就看见站在前方的尹泽昊笑着朝这边走来。

"喂，你又来干什么？"他松开手，在尹泽昊面前停下。

"我有话要对她说。"尹泽昊推开忌司。

"啪！"一只手拉住尹泽昊正要向前的胳膊，"那也得我先。"尹泽昊不甘示弱地用另一只手去阻挡，两个少年的手打在一起乱作一团，安格除了听到"啪""啪"的声音，就看到两个少年有力的双手互相拽扯着对方，推来搡去，四眼对视。尹泽昊深蓝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忌司，忌司吹了吹耷拉下来的头发，气势凌人地瞪回去。

第17节：拉长的线(4)

"一只狗。"路人甲。

"一头狼。"路人乙。

"瞠目对峙，"路人甲路人乙，"而且是为了一只猫。"俩人同时看到安格零下四度的目光，"猫抓狂了！快闪！！"

"咻"的一声，漫天扬起一团烟尘。剩下的三人头顶同时滴下一滴巨大的汗珠。

忌司按捺着太阳穴突起的青筋，捏着拳头说，"到教学楼后面去谈。"

三个人走在学校林阴道里，落日西斜地洒下辉光，金灿灿的涂到枝干上，投下稀稀疏疏的光影，雪被扫到道两边，脚下只剩下薄薄的雪水，踩下发出噼啪的响音。

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巨大的沉默。

路并不远，很快就到了。人都走散了的教学楼里，只有一两个教室仍然开着门，几个同学在里面卖力地做着清洁。阳光射不到的走道外，夕阳还没有完全沉下去。廊灯这时熄着，暗暗的只有从教室窗户里间接透进一丝暗淡的光线。

他们站在离安格大概两步远的地方，暗处里少年的脸有些模糊，却越发的好看起来。她撇撇嘴，打开话题："你们找我到底要说清楚什么啊，我……我还要去办黑板报。"

"其实要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吧。"尹泽昊说，走道的轻风从他脸上吹过，撩起几缕黑发，"早上的话剧。"

"你们……"安格犹豫了下，目光在他们之间游荡着，忌司的眼睛在这时明亮起来，映着窗户反射的光，脸上有着淡淡而朦胧的一层光晕，"哎哟，游戏也要适可而止吧？少拿我开玩笑，又不是真的。"

不知道是谁发出轻轻的一声笑。

安格尴尬起来，声音开始结巴："谁知道你们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应该是想让话剧更出彩吧。但是……但是那样会有很多人误会……"她声音微弱下来，手揉着衣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眼角的余光看见尹泽昊脱下白色的外套，扯了扯衣领，似乎很热。他把外套斜斜地甩在右肩，深呼吸了下，朝她一步步的大步走来。安格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表情，就感觉耳边呼来一丝热气，传来不大不小而低沉的声音--

"我是认真的。"

--一见钟情或许很假，但是我喜欢你。

认真的。

那句话传达到心里，像透明的粉色水母，一点点地奋力向上游着，终于遇见拥有明亮光线的蓝色海洋里，总有一天，会看到所有的世界。安格呆愣在原地，反应过来时他已擦肩而过，她转过身子惊讶地看向他，却只瞟见半个黑黑的影子从拐弯处消失。

走了？安格觉得有些无法接受，撩眼瞅见忌司的脸，那张脸在黑暗里隐去，朦胧到很多年以后，她再次想起时，也无法记得当时他的神情。

她垂下脑袋，思维一片混乱，这件莫名期待着而又担心它发生的事，终于不可阻挡地在这个寒冷的初冬到来。

第18节：拉长的线(5)

很久，当安格发现自己重新站在学校大黑板面前时，她发觉自己忘记了很多细节就匆匆地逃开。

比如说，忘了等等忌司那还未说出口的话。

当安格和夏天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学校那么大的黑板，把她和天真两个人折腾死了，好不容易现在才搞完。她和天真站在大门前，看到从门缝里透出来的微光，不由得叹了口气，安格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门孔，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蹑手蹑脚地钻了进去。

"回来了啊，真晚。"忌司突然冒出来的声音把她吓了一跳，她吐了口气，点点头："嗯，学校黑板太大了。"夏天真在后面附和地点点头。

客厅里没有开灯，忌司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跳动着一闪一闪的光。"哦，"忌司瞟了她一眼，"热水帮你们烧好了，快点去吧。"

他只看见电视前很快地穿过一个人影，没有别的回答，只剩下门合上"啪"的一声。

电视屏幕飞快地跳着，有人很不爽地极快地翻着台。

夏天真打开客厅的灯，看到忌司把头很深地埋了下去。

"听说那两个人都在追你啊？"明可舜问。

安格拍了拍手中的雪，犹豫了下，"好像？也许？可能是吧。"隔了很久又说，"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尹泽昊好像都正式给你告白了。"

"……你要是都知道的话，干吗来问我。"

"不是，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心里有想法了没？"

"什么想法啊？"

"你总不能吊着他们两个吧，迟早都要做个决定的。"

"我……"她思量了下，望着地面的白雪，"我两个都不想要。"安格把这话说出口时，明可舜吃了一惊："不是吧，天上掉馅饼的事，别

人想要都来不及，你还躲？"

"别人想要就要啊，"安格把雪人的头搬到身体上去，再加了点雪拍实，没发觉明可舜的语气跟平常不太一样，"我真的是觉得好奇怪。"她终于抬起头，正正经经地跟她谈起来，"这两个人怎么说喜欢就喜欢了呢，特别是尹泽昊，平时几乎没什么交际，可是就……"

"喂，什么叫"别人想要就要啊"，太不像话了吧！"忌司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冒出，像一个突发的警报，把两个女生吓了一跳。

安格只是短暂地愣了一下，很快转过身，看到忌司不满地站在离自己一步远的地方，气不打一处来："你干吗偷听我们讲话啊？"

"谁偷听了，我只是刚好路过，刚好路过懂不！"忌司望着她，眼睛有点发慌，好像看她看得越久就会被吸进她的眼里一样，"你说尹泽昊是个东西就算了，我是东西吗，你说不要就不要啊？"

"啊，那你是不是个东西呀？"安格邪邪地笑着，得意地瞟了他一眼，和明可舜会意地一笑。

第19节：拉长的线(6)

忌司语塞了一下："……喂，你怎么总是做些无聊的事？"

"你说我？那昨天是谁非要我丢掉不值多少钱的棒棒糖？"安格朝他走近了一步，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的身高，"我看你才是吧，电线杆大叔！"

"大叔？我只比你大一两岁耶！"忌司把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她身后的明可舜，她好像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像喉咙哽进一个大鸡蛋，却什么也说不出。

"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要不然我跟可舜就走了。"说着，她把明可舜的手一牵，把脚刚迈出一步，就被他拦住了："诶，我还没说话啊！"

"哦，那你说呀。"

"……"

"喂，你有什么快说呀。"

"我……"忌司左想右想，手放在口袋里死死地扯着衣服，半天还是挤不出一句话。

"安格，你在这里。"就在忌司手忙脚乱正在思考的时候，尹泽昊冷不防地走了过来，明可舜看了看他们，觉得自己很多余，松开牵着安格的手，朝她说了几句，便朝另外几个女生走去。尹泽昊瞅了她的背影一眼，把目光抛向安格："等下鬼屋要开放的，我托人去弄了两张票，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鬼屋？"安格感兴趣地问了句，"校园祭也有这种东西啊，好耶，我要去。"

尹泽昊笑不露齿地微微一笑，旁若无人地拉过安格，"那里人很多，我们先去排队。"

"喂！"忌司眼看着她被人拉走，大声地嚷了声，"鬼屋很可怕的，你不怕被吓哭啊？"

"就是恐怖才好玩啊，你要是胆小鬼的话就不要去。"

"什么呀，那我也要去。"

"你有票吗？"尹泽昊很实际地丢过一句话来，瞬间让忌司石化，然后自顾自地拉过安格的手腕就走。走到拥挤的人群里，安格把自己的手从尹泽昊那里抽出，摆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表情，但实际上也的确没发生什么："尹泽昊，我们要不要把吴优和可舜也叫过来啊？"

"为什么啊，两个人不好吗？"

"我、我喜欢热闹。"

"其实是不想单独和我相处吧，"尹泽昊的眼神黯淡下来，枝桠上的雪末儿纷扬地飘落，掉进她温暖的颈窝里，惹得她大叫了一声，尹泽昊在鼻息间发出一声笑，"别担心，会有很多人的……我们走吧。"安格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安静地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走过挤满人的小吃摊，远远的，就听见前方传来的一阵又一阵尖叫。

"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假。"少年的声音从人群间透来。

枝桠上的雪开始缓慢地融化，滴下几滴水来，安格呆呆地望着尹泽昊的背影，站着没动，水滴进脖颈里，一直顺着背脊滑下去，但她这次没有尖叫。

"诶，我是说真的，我不去了。"安格低着头说，"那……我去找明了。"

第20节：拉长的线(7)

两个人背对着离开，少年的步伐似乎从来没有停顿过，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嚓嚓的响声，眼被白晃晃的雪刺得发痛，他抬起头，天空被渲染得姹紫嫣红，残阳的余光将整个城市淹没。

他只是一直走一直走，直到两个人消失在南北两端。

傍晚吝啬地关上微亮的天角，气温慢慢地降下来。

明可舜随着急速外涌的人流走出校园，匆匆从身边掠过的自行车总是和她惊险地擦过，她重新提了提肩上的背包，对面马路停了辆红摩托，骑在上面的少年频频惹得小女生回头。

他眯起眼睛朝她望过来，粗略地扫了一下，不屑地转开了，百无聊赖地用五指敲着摩托车的油缸。

背后拍来一只手，明可舜吓了一跳，侧脸一看，是同一个画室的学生。

"一起回家~"

一路走回去，谈的都是平淡无奇的琐事，不过在这样平淡无奇的生活里自然不会有什么爆点。

本来这个女生的性格在明可舜的印象里还算不错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引起了她的反感：

"可舜不要和安格那种女生玩啦，干吗偏偏找这种人呢！吴优说她超贱的，我看也好不到哪去……晚上还做那种事，我光听着就觉得恶心，忌司帮她说话又怎么啦？难道拽些不成？嘁！我是说真的，好心劝你喔，不要跟--"

"多谢关心，不过，我跟谁交朋友，干你什么事？"

那个女生的表情马上变得僵硬，停下了步伐。

明可舜往前走了几步，回头淡淡地看了她一眼："我说啊，不要道听途说，真理靠实践检验。"看对方一脸的茫然，她笑笑，"好好学学

历史吧，这句话才学的。"继续补充，"老师说学不好历史的人，没资格评论，会闹笑话的。"

第21节：时间，我们的存在(1)

【时间，我们的存在】

学校的人都快走空了，安格这才从校门口露出影儿。

"在鬼屋玩得开心了？"待安格走近了点忌司说道。他发动引擎，安格是一张怏怏的脸。

"怎么了，被吓成这样？"

安格摇摇头，想了想又说："没想象的那么好玩。"

"噢，"忌司别过脸看向马路延伸而去的方向，"学生组织的嘛--尹泽昊……"

"他说有点事所以没跟我一起出来。"

忌司正想说话，某处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格格！忌司--！"夏天真远远地朝这边跑来，马尾在脑后一左一右地晃荡，背后是一片夕阳融金的天空，她挥了挥手里的东西，穿越过阻挡在中间的人群，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她双手撑在膝盖骨上，背快速地一起一伏。

"Fate Light……Flight终于有人签约了！"

夏天真仰起红扑扑的脸，汗水和热度一起涨到脸上，呼出来的白雾让一切看得都不是那么真实，她把手中的牛皮纸文件递到他们面前，"对方是--天成大众娱乐公司。"

安格和忌司呆在原地，周围的喧哗和吵闹，头顶飘散的雪末，手边不断浮动着的光，还有夏天真眼里一圈一圈模糊视线的东西，全部都调进了梦幻的色彩。

"你说的是真的吗？"忌司不可置信地问，他跳下车一步跨向前，抓住她的胳膊，"天成大众娱乐公司？要和我们签约？"

夏天真拼命地点着头："只是……"

"只是你们必须完全通过我们的审核。"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夕阳落去的方向响起。安格望过去，看到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背影在

烧得发红的夕阳里变得细瘦而又纤长，他取下头顶的帽子，络腮胡子透过阳光的金色，"Fate Light。"

如果这是真的--

一辆黑色摩托飞速从公路上驶过，停在闲雅咖啡厅前。那人摘下头盔，耳边一排六个金属耳钉在斜阳下闪烁。他把一顶深灰色的无檐帽戴在自然竖起的短发上，匆匆地踏进咖啡厅，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呼出的白色气团在脸边散去。

"昱浪~ ~"夏天真的声音从左边的方向传来，他看过去，其他三人都正儿八经地坐在那里。

"啊，不好意思，来迟了点。"段昱浪走近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西服的络腮胡大叔，很快便意识到那人的来历，"您好。"

"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络腮胡子大叔把一叠复印稿从牛皮纸文件包里抽出来，放在咖啡桌上，向忌司四人推去。橙黄色的光芒厚重地照在每一个角落，冬天的夜晚很快就扑向了大地，外面下起了小雪。咖啡厅里开着暖气，因为天气冷所以有很多白领下班后来这里喝咖啡休息。

段昱浪接过厚厚的一摞文件，目光从纸上一行行地扫过。

"这份文件你们就带回去慢慢看吧，"络腮胡子大叔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怎么样，心里有决定了吗？"

"请问，签约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段昱浪把文件递给忌司，另一只手用汤匙轻轻搅动着咖啡，一腾腾香气扑鼻的蒸汽从杯里冒出。

"一切的安排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络腮胡子大叔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仔细看过你们的资料，你们是重金属乐队，而在这一方面颇有造诣的乐队，在芬兰就一支……"

"Nightwish？"安格试探着提醒道。

"嗯，对，就是这个。可以跟我谈谈你们的想法吗，说些什么都可以。"

"呃……Nightwish风格主要是哥特、交响金属。"安格想了想接着说道，"而我们乐队走的是速度金属，但我们想打破欧美传统的金属风格，创造出我们中国自己的金属特色。如果能合作成功的话，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段昱浪望着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的安格，不禁笑起来。

"咳，"络腮胡子大叔和蔼地笑了笑，"要合作的话，首先我要亲眼见识一下你们的实力。12月7日，晚上九点.S.D.F会在市中心广场上为一家新开的酒店演唱宣传，他们中场会有十五分钟的休息，你们要是能在短短十五分钟吸引大量观众取得很好的反响，那签约就谈定了。"

第22节：时间，我们的存在(2)

"还未请教你的贵姓。"忌司把资料整理好，心里已经有了底。

"免贵姓孙。"络腮胡子大叔笑吟吟地回答道，"瞧我的记性，还没介绍我自己。这是我的名片。"他站起身来，"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有什么事尽管打我电话。"

--在向四周望去时。

--人的眼睛总会不由自主地先注意到最明亮的地方。

冬天寒冷的风呼啸着从脖子边灌过，头发飞扬起来乱了视线。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撞到白色的瓷砖上，安格正要拧上去的时候，听到厕所里面传来几个女生的对话。

"诶，我听说忌司和尹泽昊都在追那个新上NO.2的安格啊。"一个女生的声音轻轻地响起，在天花板上盘旋消失。

"啊，不会吧？都追她？"

"你还不知道啊……尹泽昊好像是真的！不过我觉得忌司铁定是耍她的。"

"……呃，听别人说他以前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一样啊！在安格出现以前他都开始追夏天真了，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短的几天里就说喜欢她……而且，听说他曾经一年里面谈了二十三个朋友!"

正当那些女生想要继续下去的时候，出来一眼看到洗手池旁的长发女生，耸了下肩吐吐舌头赶紧闪了出去。

水龙头的水仍然不停地哗哗直下。

在身后仍旧远远地传来细小而又清晰的议论：

"我觉得，他们就算谈了也很快会分的。"

安格边洗手边想起刚上中学的时候，大家都还挺封建的。在那个年龄，牵手，也是一件异常神圣的字眼。

而现在的我们，开始抱着随便的态度，同样是没有想过未来的，但长大以后的我们却带上了玩笑的意味，男生可以在看见一个长相姣

好的女生后，云淡风轻地说：我对你有意思，跟我谈吧。

大家总说年少不懂爱，那么我们现在一点点长大了，为什么反而比以前更加迷茫了呢?

诶，忌司，我说的你懂么。

"但是……我的确想说我是认真的……"

纸条被揉成一团丢到地上，忌司埋下头。物理老师在黑板前画着示意图，讲课的声调永远是一条水平直线，台下的学生也总顶着一张一知半解的脸，后排昏昏欲睡下巴蜻蜓点水。突然，物理老师声线抬高了一个八度，凡是清醒者目光全聚在忌司身上。

"忌司，看黑板！"

少年无动于衷。

"我说的话你听到没？现在都高几啦？还有后排那几个，给我站起来……"

板凳尖锐的磨地声打断物理老师的喋喋不休，忌司提起书包大摇大摆地朝教室外走去，也不管书包碰倒了别人课桌上满满的书本，教室顿时一片哗然。

邻座的女生捡起滚到身边的纸团，抚平褶皱，圆圆的字体映入眼帘：

第23节：时间，我们的存在(3)

"别对我开任何玩笑，别在这件事上说你是认真的--我都知道。如果你觉得这种游戏很好玩，恕我不奉陪，如果你想把我纳入那光辉的二十三人中，那我坦白告诉你，永远不可能。"

忌司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不觉到了地下场。他轻笑一下，躬身走了进去。

地下场依旧弥漫着浓重的烟酒味，内部比外面高出许多。油腻的黄色灯光错综地从塑料布的缝隙中射出，墙上布满灰尘，有混混无聊地捣着蜘蛛网。

有人捏了忌司腰一把，他回过头，对方的脸背着光。那人说："消息很快啊你，果然赶来了。"

"啊？"

"怎么，"混混叼着劣质的烟头，弯下驼背的腰搜出打火机点燃，一黄一暗的火焰在他面前跳动着，像是一种鼓动的诱惑，"搞半天花头L没打电话通知你啊。"他瞥了一眼在角落抽着烟的花头L，"要不你也来根？"

忌司板起脸拒绝。一丝不对劲的暗流正从不知名的墙角喷发而出。

台下躁动起来，尖叫声淹没了混混之后的话语，忌司叫他重复一遍，混混被搞得有点恼，用力点了点台上。

台上摇晃着一个纤弱的身影，跟一群真正的不良少女在上面别扭地扭动着自己的身躯，纯净的面孔被涂抹上浓妆，但仍然能分辨出未脱的稚气。

"夏天真？！"

安格倒抽一口冷气，又长长地把它吐出来。

回家的路今天显得格外的漫长，雾气沾湿了大街。路灯因为电压低的缘故显得有些昏暗，沉沉地涂上厚重的黄光。两个人不紧不慢地

一前一后走着，隔了大概有两三米的距离。安格轻轻地叹一口气，站住脚，头也不回地说："你先回去吧。"

尹泽昊摇了摇头："把你送到家门口再走。"

"哦。"头顶上的路灯正打下朦胧的光，安格的脸在灰色的光线下显得有些阴沉，她重新迈开脚步走起来，鞋底从地面上踩过时响起绵绵的水声。

宁静的街道偶尔会驶过一两辆晚行的车，玻璃在潮湿的空气里附着点点水珠。不知过了多久，在离流云涉还隔着一两条街的时候，她再一次停下来了。

"就送到这里吧，今天的作业很多呢。"

"没事。"尹泽昊微微抬起头，在乌黑的夜色里睁大眼睛，看着她侧过来的半张脸，鼻息里传来哼哼的笑声，"你其实是……"他想了想，却只是张了张嘴巴，"算了，没什么。"

安格看着他阴暗下去又瞬间浮现的笑脸，明明看见低垂下去的影子却又刻意地微仰起头。视觉的围墙似乎在那一刻爬满了爬山虎，投下忽明忽暗斑驳的影子，然后扰乱着自己的记忆，在日后再次想起的时候，总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真实的笑脸。

其实你早就猜到我的意思了。

第24节：时间，我们的存在(4)

安格再次抬脚往前走的时候，尹泽昊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在寒冷的风中努力扒开吹乱的发丝，好更能看清远去的背影。

"你这是干什么啊？！"忌司的声音被嘈杂的人声给淹没，白炽灯炽热地烤下来，惨白地打在夏天真有点惊慌的面容上，"快给我下来！"

忌司异常严肃地拉过她的胳膊，说着就要把她扯下台来。

"不要！"女生低下头大喊一声，脸上聚起细密的汗珠，她用力挣脱忌司的手，细细的胳膊上被勒出红红的印子。周围的喧哗声先是稍微静了一静，然后就更加混乱地叫嚷起来，劣质音响放出高分贝的摇滚，刺激膨胀着耳膜，忌司叹了口气，浅浅的影子被头顶摇晃的灯泡弄得一下拉长一下缩短，灯打在擂台上蒙了一层厚而油腻的烟尘，像陈年的油画颜料。忌司环顾一周，那些舞女似乎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更High地扭动起自己的身躯，甚至有人挑逗似的上来凑近忌司。

忌司厌恶地把那些人从自己身边推开，再一次冲夏天真喊道："跟我走！"

而夏天真只是非常脆弱地，轻轻地摇了摇头。

几个穿着统一的黑衣人从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从拥挤的人群中奋力挤了上来，上来就敲了忌司一棒子。

"老子叫你上来闹场子！"是负责照场子的混混，因为无论春夏秋冬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所以被人们习惯的称为黑衣人。

忌司被一棒子砸得有些眼冒金星，踉跄了几步在擂台上终于站稳，他摸了摸自己疼痛的后脑，咬咬牙朝他们狠狠地看过去，嘴里自顾自地轻声骂了句"靠"。

花头L骂骂咧咧地在台下冲动起来，说着要翻上台来，却被头发五颜六色的家伙一把拉住，嘴里含糊地说了些什么，他才松下紧绷的脸来。

夏天真怯怯地拉了拉忌司的袖子，依旧把头埋得很深，厚厚的头发把自己整个地掩饰起来，"忌司……你……"忌司把他的胳膊朝相反的方向拉了拉，甩开她的手，笔直地朝那群目露凶光的黑衣人瞥过去，他握紧了拳头，开口时却强忍着怒气软下了口气，"我只是想把这女人带走而已。"

"你以为这里是你小子办家家酒的地方啊，想走就走？信不信我把你的脸打开花！"其中一个黑衣人站出来，指着他的鼻尖恶狠狠地嚷嚷道。对方气焰嚣张张牙舞爪地朝忌司扑来，夹杂着一股烟酒的气味，忌司毫无表情地瞥着他们，眼神却变得有棱角起来，像是要刺破他们愤怒的气球，然后放出尖锐的叫嚣声来。

忌司微仰着头看着面前正破口大骂的彪汉，对方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来，他却摆出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突然把头侧向一边，"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对她的语气淡了又淡，软了又软，最终只剩下冬日海水的温度。

第25节：时间，我们的存在(5)

夏天真跳跃着眼神，她咬着下唇，欲言而止。

"急着要钱？"忌司的语气仍然是淡而无味的，像冬天忽然扬卷而起的风。

夏天真听到这话的时候，表情和呼吸都有那么一会儿僵硬的时刻，然后很轻很小地把头点了一下。

忌司挺直腰杆，站直了身子，从彪汉身边绕过，只是轻蔑地瞟了一眼，朝站在最中央的头头说，"你们给了她多少钱？"

那人本来靠在擂台边的弹簧线上，现在稍微站直了下身体，头发被染成亮眼的黄色，他轻笑一声，摸摸下巴上留着的一小撮胡子，"她可比你更能赚钱，跳一次……是你十分钟的三倍，哟哟，"他啧啧地挥了挥手指，轻佻地朝他看过去，"貌似一次性挨半个小时的事，对K来说是家常便饭呐。"

"我不是跟你来谈这的，"忌司酒红色蓬松的头发在透进的光线里抛出金亮的弧度，他睁大眼看清在强光中浮游着的灰尘，"快点告诉我。"

头头的目光锐利了些，他阴阳怪气地撇撇嘴角，"你就不怕我打死你？我们这里可不归红老大管。"

黑衣人们逐渐迎上来。"哈，"忌司捏捏拳头上的骨骼，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真难得碰见啊，"他把目光投给夏天真，在她涂满胭脂俗粉的脸上停顿了几秒，随即又收回去，"我记得没错的话，跟地下场的人打架，如果赢了的话，是挨一天打的十倍的钱吧。"

尘埃覆盖在油腻的场地上，散发出一阵又一阵昏黄的暗泽。人群间涌动的热风，直冲上头顶上白晃晃的灯柱。曲折迂回的几道光线，依旧耀眼而炽热的透下来。

夏天真只来得及看到忌司嘴角飘过一丝笑痕。

台下传来几声尖叫。

忌司飞快地从迎上来的黑衣人间穿梭而过，飘动起来的发丝在强光下留下一道红色的线条，他冲到头头面前，用力跳到空中，身体在半空向右旋过三百六十度，在快转回正面时他抬起腿，脚尖向上一钩正中对方头部。忌司落地，轻蔑地挑起嘴角，垂下来的刘海挡住了眼睛。

头头被踢得飞出去，趴在地上久久抬不起头，晕头转向发不出一点声音。忌司瞅见地上晃荡着逼近变大的几个黑影，转过身看准其中一个人影，抓腕，横击，手肘砍向颈部，撂倒。尽管速度很快，可他还是没能躲过从后面接连打来的拳头。花头L再也按捺不住，敏捷地翻上了台去，场面立即混乱一片。

夏天真慌乱地看着四周，边躲过擦肩而过的拳头边大声喊着"不要打了"，舞女慌忙从台上跳下去，地下场逐渐变得沸腾，夏天真近乎要掉下眼泪来，酸苦的滋味漫上了喉咙，除此之外再无能为力。

"忌司！我走，我走！这些钱全部还给你们！"

第26节：时间，我们的存在(6)

夏天真红着眼看了看手中的钱，颤抖着把它们抛向擂台中央，钱立即在空中四散开来，哗啦啦的翻动着，透下动荡的影子。几个好事者从台下冲上来，争先恐后地去抢钱。她也来不及阻止，只是哭得更加大声。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夏天真眼里盈满泪水，揉了揉想要擦干，却像打开了伤心的豁口，反而越流越多。她看了看坐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少年，尽管灯光是那么昏，尽管她看的是一片模糊，她还是看见他们脸上青紫下来的一大块，还有残留下来的血痕。

"哧……没什么的。"忌司用大拇指擦了擦嘴角，一丝丝暗色添在拇指上，他拧了拧眉，然后反复地擦着自己的嘴角，结果那种暗色一下子布满整个手掌手背，"TNND，谁有纸吗？"

夏天真颤颤地把纸巾递了过去。

忌司抬了抬眼，更深地皱起眉头，"算了，你还是把你自己的脸擦干净吧。"他叹了叹气，侧过脸去，"L……"

"别跟我客气什么的……恶心。"花头L嘿嘿地笑起来，左眼肿了，看起来特别别扭。

"谁要感谢你了啊，我是想说，"忌司微微一笑，抽痛了脸上的伤痕，手往他背上重重地一拍，"够哥们！"

"现在才知道啊？"

"你在你妈肚子里时我就知道了！"

"嘿嘿……"

"那个，"花头L重新板起脸，对夏天真说，"你到底是……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啊？虽然说是初次见面，但是……你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那种，那种女人呀！"

只是"看起来不像"。夏天真开始嚎啕大哭，趴在自己的腿上，肩膀上下抖动。

"到底有什么事不可以跟我说？！"忌司实在忍不住把嗓子扬高，又平静下来，"我们是家人啊。"

"我真是个笨蛋！"夏天真坐起来，泪流满面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我开始……没想过会引出这么一连串的麻烦的……"

"白痴！我没在意打架的事，我是说你啊，好端端的缺什么钱？还不能告诉我们？"

"是因为你啊！"

世界一下变得安静了起来，时间在那个时候放慢了脚步，驻足观望了下这个城市，看了看在那里曾经哭笑而过的孩子，变得困惑而又迷茫。

"你不是因为爷爷的病欠尹泽昊钱吗，我知道你喜欢安格的那种心情，败给情敌那种感觉肯定不好受……"

"闭嘴。"

"我知道忌司你所有的心情！因为我也是这样地喜欢你啊……"

"……"

"所以我想帮你……把钱攒够了还给尹泽昊……"

"那你觉得，我会接受一个女人的施舍么？"

夏天真怔了怔，眼泪重新漫上来，越过防线，"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我也没想过会带来麻烦……对不起！"

忌司叹了一口气，身上那些伤口刚开始还没什么知觉，现在一阵一阵的发作起来，他抬起一只手来，轻轻地抚了抚她的头。

夏天真啜泣了一下，扑到少年怀里，手臂环住少年的脖子，滚热的泪珠一串串的淌下来，沾湿了衣角。

忌司低下头，心口开始疼痛，但不是因为眼前。他喃喃自语："怎么会真的喜欢上啊……"

花头L抬起满脸伤痕，看见站在马路对面的安格，平软的刘海挡下来，不知是隔太远还是怎么回事，就是看不清楚她的面目。一辆卡

车飞速地开了过去，花头L再看到对面的时候只看见安格别过去的半张脸，还有随风高扬起来的一缕缕头发。

--怎么真的喜欢上了啊。

第27节：曝晒下的发光体(1)

【曝晒下的发光体】

醒来的时候，天还未完全亮起来，她换好衣服，推开房门一扭头就看见忌司躺在沙发上熟睡的脸，似乎又去打架了，嘴角有着红红的擦伤。再往右移一点，是趴在沙发边歪头睡着的夏天真。她抿抿下唇，眼睛瞄向时钟，快七点了。段昱浪躺在桌下睡得正酣，还有轻微的鼻鼾。

爷爷的拖鞋放在门口，电饭煲亮着黄色的灯，腾腾地冒着热气，看样子是出去晨练了。

她双手叉腰，深吸一口气，"喂--！都给我快点起来！"这一喊果然有效，三个人非常不情愿地伸了个懒腰，段昱浪懒洋洋地正要坐起来，结果头不小心撞到了桌角："干吗……拜托今天是星期六，你们学校不是说下雪不用补课了吧……"

而安格没有像他意料中羞红了脸重新睡回笼觉，反倒叫得更大声了："我叫你们快点起来就快点起来！明天晚上不是要证明我们的实力吗？你们都忘啦！要加油练习！"话音刚落，安格感到喉咙一阵灼烫，像刚吞了一口碱盐，直烧喉咙，眼眶里迅速刺激起一层眼泪，她赶紧伸手用桌上的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仰起脖子大口地灌下。

夏天真站起来把药柜打开，拿起药浆跑去递给她。

安格咽下药，眼睛被冷空气呛得通红，段昱浪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慢慢恢复脸色。忌司起身走进房里拿出歌词，把歌词放在她手边，自顾自地进洗手间刷牙洗脸。

"喂，你好歹也关心下她的喉咙吧？"段昱浪冲着忌司的背影说。安格摇摇头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没事，你快去把自己打点好！"

清晨的光线在空气中游走着回路，反射到人脸上，寒气迫近地板。安格正觉得手脚冰凉，有人把电暖器摆到了自己身边，插上插头后转身检查门窗去了。

安格的目光定在那人火红的头发上，在他回转过身的瞬间赶紧再低下头看乐谱。

忌司揉了下头发，望着安格叹口气，走到她身边："真的喜欢上了？"

第28节：曝晒下的发光体(2)

"啊？"安格抬头就是忌司拉近的脸庞，热度一下子蹿了上来。

"你……真的喜欢那厮？"忌司收回腰，没有听到女生回答，他虚了虚眼睛，别过脸，"这可怎么办，我……好像也真的--"

"你要吃什么？"安格打断他的话，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打断对方的话，"我去买早点吧，"她站起来，"大家想吃些什么？"

忌司站在原地，仍保持着刚才站立的姿势。安格正在玄关穿鞋子，打开门的一刹那忌司突然问："如果我代你去买早点，你是不是会给我时间，听我--"

"嗯。"安格背着光侧过脸，半个身已经走出门外，"我回答的是你问的第一个问题。"

中心广场。

广场中间搭了一个简易舞台，背后是花里胡哨的广告板，上面印刷着酒吧各自的特点，S.D.F在上面摆弄着POSE，大冬天里唱得热出了汗水。下面观众簇拥着舞台激动地尖叫着，酒吧门前也挤满了人群，门口摆着一排排送来的大花篮。尹泽昊看了看中心广场上的那一顶大钟，距离二十一点还有五分钟。

突然一只手拍上肩来，他意外地回过头，眼里是一张毛边头女生被放大了的笑脸。

"哎，就你一个人么。"

明可舜点点头，顺其自然地站到他身边："哟，你家吴优舍得让你出来啊？"

"她又不是我妈。"尹泽昊笑笑，明可舜差点被拥挤的人群撞倒，幸好尹泽昊眼疾手快将她拽住。他皱着眉头往周围扫了一眼："小心点。"

五分钟很快过去，观众一听S.D.F要休息十五分钟，还要换另一个不知名的乐队上来表演，引起小小的哄闹，很多人都决定进酒吧喝一

杯再出来，甚或干脆离开。密如芝麻的人群像被一阵风迅速吹散，朝舞台四方散去。明可舜慌了神，情急之中只好喊道："诶，大家，听说下一个乐队还不错哦，是Flight，曾在北幽艺术人才比赛中得过一等奖哦！"

尹泽昊微笑着瞟了她一眼，顺势帮腔："大家留下来看一看吧！"

"Flight？"人群中有一个尖细的女声冒了出来，"我好像听别人说过，经常在Doll Pub活跃的那个……"

"反正没事做，看看也无所谓！"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再看看吧？！"

明可舜由于紧张而涨红了的脸，慢慢地消退下去，她乐呵呵地望着逐渐又变多了的人群，高兴地拽着尹泽昊的胳膊。少年眼角扫过女生扯动的手，并未在意。

Flight四人依旧是一色黑白的装束，站在前方的安格和忌司各在脖颈系了一大一小的红色方巾，在微亮的灯光下像灼灼其华的凤凰花。

"咦，这次他们不用现场演奏啊？"明可舜自语着，翻开背包拿出摄影机，调准焦距。镜头里安格和忌司靠得很近，她偷偷地给两人拍了张合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也挺般配的，其实忌司也没什么不好。

第29节：曝晒下的发光体(3)

尹泽昊凑过来看镜头，明可舜手一抖按下了Delete键，连同突如其来的想法。

"It"s Flight tonight！"忌司和安格齐声喊道。

灯光彻底暗下去，四人抬起胳膊的第一个关节，跟肩膀保持水平，手臂自然垂下，低下头摆好阵型。轻快而简单的吉他单弦响起，灯光随着平稳而中速的节奏一寸一寸地亮起。单音旋律重复到第二遍时暴动的失真吉他与稳定的军鼓一并加进。

"原来是这样。"场内有人皱眉感叹一声，灯光一闪一闪从她脸上掠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选择现场演奏的原因。"Ebba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站着，"Max，罗克，菊。"

"我听出来了。"罗克脸色不太好看。

"他们在伴奏带上采用了电脑合成，"菊是队里的键盘手，平常善于分析对手的状况，"技术上加入了一些无法在现场表现出来的金属和机械声等效果。"

"嘁。"Ebba轻蔑地哼了声，"没什么了不起的。"嘴上这么说着，却暗自咬下嘴唇。

--黎明时分我从暴雨里苏醒

依旧黑色的天空里 隐藏了谁的眼

命运光线射入瞳孔（fate light~Flight）

沿着它我看见命运的嘴脸（fate light~Flight）

敌人一一拜倒在我的剑下

殊不知只被命运玩弄

活着等待死神的救赎

间奏仍飞快地扫过，安格在忌司的说唱下同时开始了第二段，四人舞得大汗淋漓。

你是你 是我的所有退路（This is my fate light wherever I go）

利刃何时斩不断这些障翳(This is my fate light I wanna hold you in my arms again)

你是你 是我的命运光线(But This is my fate light I could see the eyes of the dark)

英雄燃起了火把冲过荒野(I hear the elegy from heaven How I get to re?鄄deem)

命运光线射入瞳孔（fate light~Flight）

沿着它我看见命运的嘴脸（fate light~Flight）

敌人一一拜倒在我的剑下（你拜倒在我的剑下 剑下）

All I want is to dream again

I beg the god beg the god

Dead to the world

And we"re unblessed

Alive for the wish

你是你 是我的所有退路

利刃何时斩不断这些障翳

你是你 是我的命运光线

英雄燃起了火把冲过荒野

我刺穿黑暗的心脏 青云出岫

黎明时分我从暴雨里再度醒来

看见异日虹光 从天堂的豁口--

最后一个音尘埃落定后四人动作定格，胸脯大幅起伏。安格擦了擦鼻尖沁出的汗珠，习惯地冲忌司微笑，可他没有像以往那般默契地看过来，只是冲台下似笑非笑着。

第30节：曝晒下的发光体(4)

台下先是一阵寂静，然后爆发出比之前更响亮的叫好声。

"感觉很棒耶！"

"再来一首~"

"比起S.D.F漫长的前奏，我觉得这个乐队其实还不错耶！"

呐，安。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如此优秀，如此受欢迎了呢？尽管你的声音被放大在劣质的音响里，可站在台下的我，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你，都觉得你在耀眼地发光；掩盖了所有人的光芒，像一块巨石从地底升起，像星云旋转成炽热的星球--而这就是我存在身边的人，离我最近的人。

我有些惶恐不安，因为这样闪亮的安，一定有着更为闪亮的未来。而我，已经赶不上你的脚步了。

--明可舜

那天的演唱很成功，预计只有十五分钟的表演，在台下观众的支持与呐喊下，足足延长了半个小时，吸引过来的人越来越多，S.D.F的歌迷和刚刚才成立的F团在台下形成两派，新开酒吧门口的露天摊也忙得不亦乐乎。Flight下台的时候，围挤上来的人群几乎让他们寸步难行，尹泽昊和明可舜远远地站在中心广场的雕像边，看着他们逐渐被人群淹没而消失的背影露出一丝微笑。

吵闹的声响不断鼓噪着耳朵。安格拉高了衣领，仰起脸，夜色压低了微风从她发烫的脸颊吹过。忌司不经意看向她，那一瞬间她闭上眼安静的面庞在他记忆里定格，背后的人群，流光，灯火，被点得通红的天空，一起扑向他的瞳孔，穿过整个脑海。

六人聚在一起坐在一个半圆形的沙发上，桌上放了一堆玻璃瓶子，酒杯里盛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液体，在酒吧的微光里闪烁着光泽，安格腼腆地笑着，站起身给大家敬酒，六人的杯子挤挤攘攘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忌司我今天一定要跟你小子拼一拼！"段昱浪笑得连眼睛都没了，"来来，尹泽昊你也别那秀气，大家一起！"说着，他又撬开一瓶啤酒，递到尹泽昊面前，"用什么杯子，一点味都没！"

"他喝酒不行……"安格帮尹泽昊拦着，"自己人，大家随意就好啦~"

尹泽昊抢在段昱浪嘀咕前接过酒瓶："没事没事。"视野里又伸进另一瓶酒，他抬头看见忌司难以说清表情的脸。

"Cheers？"忌司挑挑眉，问。

"No，"尹泽昊举酒撞上忌司手中的酒瓶，迅速荡起的酒沫从瓶口漫出滴在桌上，"Bottoms up！"

忌司撇嘴一笑，两人仰脖而饮。

到底是常喝酒的人，忌司先喝完，他擦了擦嘴角，尹泽昊在安格目不转睛的注视下翻动着喉结，喝得生涩，却仍兀傲地问忌司："Another one？"

"我也要来！"段昱浪刚准备再撬开一瓶，拿起子的手被只大手按住--是孙大叔。

Flight四人全部站起来。孙大叔笑了笑："我们换个地方喝。"

第31节：曝晒下的发光体(5)

尹泽昊和明可舜相视耸耸肩，向背后的沙发上倒去。

"啊~我怎么会有这么闪亮的朋友……"明可舜嘟着嘴，捂着醉红的脸，"唉，大家都是发光体呢。"

"你也可以的。"尹泽昊靠在她旁边，露出惯有的微笑，"其实发光并不难，做的是你在任何时候都有绝对的自信。"

"……说的也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会更自信，就像自信是加法，逆水行舟时是减法，一直都是正数才有可能发光啊。"

"这次你们表现得……"络腮胡大叔故意拖长了尾音，Flight被搞得紧张兮兮的，安静得窒息。他举起酒杯，"Bravo！"

忌司边喝边看满脸通红的安格。安格犹豫地又灌下大半杯，一向不太会喝酒的她将空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却不得不勉强支撑直立的身体。

"孙叔叔，我们坐下来谈吧。"忌司礼貌地说，在背后扶了安格一把。

安格如释重负地坐到沙发上，骨头都变软了。夏天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润喉茶递给她。

"请问我们达到贵公司的要求了吗？"段昱浪递过一支烟，对方毫不客气地收下了，他今天特意把三峡换成了软壳的中华，轻烟立刻在五人中间环绕。

"我和公司都觉得很棒，这是我们的合约，"络腮胡大叔从西服里掏出一叠白色的文件稿和一支钢笔，"请在这里签字。"

"请问天成公司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先去观摩一下么？"段昱浪吐出一团烟云，安格一点也不给面子地用手把它散开。

"当然。我们公司就在中心广场对面的中心摩天大楼里，你们在第二十三层就可以找到我。"络腮胡子大叔拿出手机，"要不我帮你们打电话证实一下？"

"哎哟，我们不是不相信你的意思！"见络腮胡大叔快要阴沉下来的脸安格赶紧解释。夏天真推了推忌司的肩膀，又冲段昱浪努努嘴，两个少年会意地点点头。段昱浪拿起笔，洋洋洒洒地签上Flight的名字。

告别了络腮胡大叔，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尹泽昊和明可舜加入行列一起并肩走在大街上。市中心临近午夜大街仍然人潮汹涌，六个人肩并肩走在一起简直就是轧马路，于是他们各自散开，忌司和夏天真走在最前面，尹泽昊和安格走在中间，剩下的两人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一起，热闹的气氛没几下就变得冷清了起来。

安格一路低着头，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尹泽昊扶着她的肩膀一步一步慢慢走着。安格迷糊地把手放进自己口袋里，竟摸到一张纸条，她好奇地拿出来，摊开上面的褶皱，停下脚步站在明亮的街灯下。前面的两人回过头来。

安格揉了揉迷离的双眼，尹泽昊替她读出了上面的字--

"从今天开始，你--学会做自己的力量吧。"

熟悉的字迹，熟悉的语气，只是用了某个走错了人的音调，咫尺的距离在那时沿着时间的坐标轴，拉长了经纬，以后再也走不回最初的原点。

安格昂起发烫的脸颊，忌司火红的头发在眼睛限有的焦距里燃烧成一个火红的动点。她头一歪，撞到少年坚实的胸膛上，滚烫的脸触碰到一丝微凉，眼皮盖上世界最后的缝隙，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32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1)

【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

--这个冷漠的少年，曾经待我是那样好。这个世界和肥皂剧总多少存在着差距，事实上那些美好的画面只是仓皇地贯穿了第二梦。剪辑里，他会躺在沙漠般的麦穗田中，会消失在红得俗气的晚霞里……然而所有的共性是，梦里他从未往我这端看过，永远自顾自地往谁都不知道的方向走去。

终于在无数次的夜晚惊醒后，我明白那是他的残像，碎得够彻底，连一点粉尘都无法拾起。

--摘自安格日记

2005.2.1

安格开始在半夜失眠起来，忌司和天真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很多时候安格都是一个人呆在不大不小的空房子里，写作业，练歌，洗澡，关灯，睡觉。黑眼圈越来越深，上课被点名的次数也逐渐升高，老师的课开始变得无聊起来，物理是那么的索然无味，化学又那么繁琐，声乐张老师越来越苛刻起来……看着在卷子上醒目的红色的圈圈点点，除了在尹泽昊略带着淡淡的语气对自己说加油的时候，她真的没有一点紧迫感了。

而那个曾经要当歌手的梦想，因为签约后几乎没有联系，也变得遥远模糊起来，就像变得越来越淡的忌司。

脸上新增了那么多伤痕，几次想开口问问清楚却总没勇气再说一句话，再听到别人议论这件事的时候，却加上了"为了夏天真"这样的名号。

她想什么都就这样算了吧，反正已经到了什么都没有的地步。

体育课的时间大多数是自由活动，每当这个时候安格就会和明可舜跑到顶楼的天台上，吹着冬日有些刺骨的风，望着灰灰的天空，相互诉说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明可舜一直都认为彼此之间都是透明的，安格也是这么想，但是她觉得不是百分百纯的。

因为还有一件隐匿在心壁后的小秘密，就连自己也不愿再去触动。安格搓搓胳膊，呼出来一团白白的气体，她仰起头，既然不明不白的就让它一直这么了无结果地终止吧。

有一次在天台上撞见了忌司和夏天真。他们俩站得很近，影子却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重叠在一起，安格只记得自己神情恍惚地瞟了一眼天台上的男女，还有墙壁上用各色粉笔写出来的话语，就默默地退到了黑暗后面。

第33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2)

有时会听到周围有人稀稀疏疏地议论着些桃色"新闻"，偶尔会一起蹦出"忌司"和"夏天真"这两个名词。她却总是在笑着，嘻嘻哈哈地笑着，像个疯子，莫明地干干地笑起来。然后就会大声叫嚷着，喂，昊，喂，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称呼对方，然而在这之后却没别的话语。

日子就像这样逐渐被拉长，变得漫长而索然无味起来。

"安格，这个！"她把放在背后的那只手伸出来，是一个黑色的信封，"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放在你桌上了！"

十六开的信封里面掉出一片雪白的小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一排字，安格嘟嘟嘴，好像是用左手写下来的--

"恭喜，王子已降临。"

"嘁。"安格的第二反应就是直接把纸条抛入空中，迅速鼓动起来的一卷风把它吹得老高，明可舜的视线一直追随着那片纸条，她张开嘴小声地叫了声"啊"，眼角的余光里出现一个黑色的人影。

"貌似"不许乱扔果皮纸屑"是中学生守则里面的一条吧。"

明可舜从下往上看过去，黑色银边的军靴，宽松直板深色牛仔。微敞的缀有金属钉扣的皮服，浅褐色的眼睛，和钟塔巨大阴影下泛紫的红发。

"晚上九点，我会在阶梯教室等你。" 忌司挑起一边的嘴角，冲安格邪邪地一笑，背过身去的刹那嘴角突然闪了两下金属光泽。

"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尹泽昊反常地揽过自己的肩膀，明可舜嘻嘻偷笑了一下赶紧闪人。

她侧过脸斜眼看了看尹泽昊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又回过来看了看他的脸，少年的脸在逆光下打上一层厚厚的阴影，侧脸耀眼的边缘相比之下刺得眼生疼。

忌司在前面走得飞快。如果安格现在赶上去，还是追得上的。

忌司，你曾经对我说，打唇钉是为了纪念某人，因为没能放在心里，所以在嘴边时刻想念。

教学楼里传来噔噔的脚步声，月光凉薄清冷地在地面荡漾，楼梯拐角插入一个少女的背影，瘦小的身影被月光拉得纤长。夜里没有风，温度一直下降，地板的寒意渗入脚底，少女搓了搓胳膊，走进阶梯教室。

浅紫色的灯光起先是微弱地一闪，然后由浅到亮一噌一噌亮了起来。从身后扑来一片巨大的黑影，安格赶紧转过身，舞台灯射出来的一缕强光正中眼瞳，她本能地用手去遮，半天都无法睁开眼。

"你有兴致跟我跳一曲么？"忌司鞠了一躬，向她伸出手，向一边扫去的刘海遮住了半张脸，隐约可见的眉目显得更加迷蒙。

"那……我把我交给你了哦~"

那一刻灯光正好聚焦在安格脸上，新月般的眉眼从未如此清晰。

"Yes，"忌司行礼，"Your highness。"

第34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3)

窗外有一个灰暗的人影挡住了部分射进来的月光，那人默默地看了很久，在室内浅紫色的反光下眼里闪烁着朦胧的光。她看着舞台中央翩跹起舞的安格，穿着黑色的蕾丝小礼服，头发被高高地挽起盘成一个花型，被刘海挡住的小半张脸仍可见嘴角弯起的弧度。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用冰凉的手背揉了揉眼睛，又擦擦脸蛋。

夏天真走出校门，尹泽昊靠在树边，夏天真差点就认不出他来。枫树根部拥长着狭长的草茎，夜冷却没有一点风，地面上浮着低压的雾霭，水分过分饱和的空气呼吸起来有些吃力。

少年垂着头，穿着黑色毛衣，单薄的身线融进背后的夜色里，像一棵挺拔的树。地面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蓦然抬起头，目光很快地黯淡下去："是你啊。"

"你在这里……等安格么？"夏天真试探着问道。

"嗯。"他换了个姿势站住脚，盯着夏天真的眼神有点怪，"快下雨了，想送她回去。"他晃晃手里的雨伞。

尹泽昊无奈地笑，别过身，面向的街道不知拐向何方。

倒计时，开始。

灯光忽然暗了下来。

忌司一把拉住安格的手腕，不管拉多少次都只是拉住她的手腕--

"跟我来。"

只亮了屈指可数几盏路灯的学校此时有些诡秘，草丛里偶尔传来稀稀簌簌的响动，两人脚步在空荡的校园里来回渗透进空气里。忌司推开操场的铁门，铁门撞到围墙上，嗡嗡作响。

烟花接二连三的在天空中炸开，光柱把安格包围在难以言表的光环里，所有的一切都不被时间空间约束而永恒在大脑皮层深处的海马体里发光，一下一下突突地挑动着最敏感的神经。

他朝安格一点点地逼近，在烟雾朦胧中清晰的是忧伤的眉目。"从今所有的一切，由我来告别。"离她只剩下几厘米的距离时忌司停下来，"十二点后，安格就只是安格，忌司就只是忌司，从此各不相干。"

他吸了口气，耳边可以听见空气摩擦的声音，省略掉了一句自认为不重要的话，因此听起来不太连贯："但是我会一直记得你，也许不会每天都想起你，但别人提起你时我会知道，在记忆深处里，有这么个你，安格，存在。"

就算我不再是我了，我也永远记得你，因为你，比自己更重要。

这句话究竟有没有说出来，忌司已经混淆不清了。

他从背后变出一朵花来，边缘的深紫色让她想起浅紫色的灯光，微微卷曲起的弧度和微笑的弧度刚好吻合，中间花蕊散开几缕明黄，像刺穿阴霾的曙光："喏，给你的，菖蒲花。"

"知道菖蒲花的花语么，"他手指旋转着花茎，伸长手臂，放到她及眼处，"是信仰者的幸福。只有相信，幸福才会存在。"

第35节：你是你，我是我，各不相干(4)

"诶，"忌司面向操场的出口站在草坪的中央，"下面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然我不理你啦。"

"啊？"忌司明明是微笑的，但安格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忧郁。

"我一定会很幸福！"忌司手放在嘴边，大声冲天空喊道。

安格一下子明白了，于是走到他身边学着他的样子大喊："我一定会很幸福！"

"我安格一定会很幸福！"拼命喊出来的声音，想让全世界都听见。

"--我安格一定会很幸福！"她听话地重复。

"我在尹泽昊身边会很幸福！"

短暂的犹豫后安格还是喊了出来："--我在尹泽昊身边会很幸福！"

"比忌司身边更幸福！！"

安格放在嘴边的手松垂下来，她意外地向忌司看去，忌司用后脑勺面对着自己。

"--我在忌司身边也很幸福！！"安格用整个肺腑呐喊，没发现忌司的肩膀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我在你身边，也是幸福的。

梦里。

是浓腻的墨绿色，爬升着各种不知名的植物，空气像是植物茎线织成的巨网，细密而滑湿。

对面恍惚地揉抹出一点光晕，像老旧电影闪着上下移动的白色条纹，接触不良而抽动着电波。那是一抹暖黄色，油油地在对面的空处滋长点亮，一个人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映现出来。

黑色的皮衣敞开着衣领，朦胧中明暗分明的肩胛骨。

那人眯起狭长的眉眼，凉薄地微笑着。唇边两颗铆钉静默地闪烁着，一下一下，忽然折射过一股强光，有棱有角地上下劈射开来，吞

没了背后簇拥而起的黄昏，填满了植物所能触及的每个细小缝隙。

成为世界里唯一的色泽。

像雪盲一般，巨大而静谧的白色，再也找不到那个少年的影子。

梦里的少年，消失了。

第36节：谋杀者(1)

【谋杀者】

咖啡喝剩一半在杯里散发余温，络腮胡大叔两指捏着小汤匙在杯中轻轻搅拌着，嘶嘶地划过杯壁，"实不相瞒，由于几个艺人通告延期而负债累累，公司现在暂时拿不出你们的经费。你们的实力不错，但市场的范围很小，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很难接到通告。"

忌司用手撑着头，靠在玻璃窗边，光线透过雨水和玻璃不断地在他脸上流动着光斑："直接说你的方案吧。"

"既然你这么爽快，我也不拐弯抹角了，"络腮胡大叔喝下最后一口咖啡，空气里弥漫着香浓的苦咖啡的气味，"起码要几万块。"安格正要开口问时却被他做了叫停的动作，"这些钱我会给你们用来包装和培训，期间我会尽可能地给你们安排通告……等公司周转好了，你们培训等级达到一定水准时我会送你们到……"

回去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段昱浪帮爷爷把饭盛好，端着碗坐了下来，还没坐上板凳就听见忌司开门见山地问爷爷："家里有没有多余的闲钱？"

回答自然是没好气地："家里每一分钱都很金贵。"

"呐，那我们家存款有多少呢？"

"呃……大概五六万吧，你今天怎么对这这么感兴趣？"爷爷敏感地抬起头，鼻子眉毛都一起皱了起来，说话时满头白发也跟着抖动着，"好小子，你是不是又惹事了？"

"嘁，"忌司埋头扒了口饭，"问下而已。"

"我告诉你，你可别打我那钱的歪主意！我是坚决不会同意把它用在其他方面的！"爷爷说着说着竟激动起来，斑白的头发随着胸部剧烈的起伏再一次抖动，他侧过身避开饭桌狠狠地咳了咳，拿出口袋里的手绢捂住鼻口，再度拿开的时候却看见上面沾有少许血迹。他长长地

舒了口气，几个孩子都没有注意。老人把手绢折了又折，放回原处。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菜，把嘴里的铁锈味压下去后便再没了胃口。

忌司一直低着头，碗里只剩下白饭也没有发觉，只是一口一口地闷着吞下去。

我相信世界上有奇迹，因为我们能存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个奇迹。

"安格，忌司决定了……"夏天真俯到她耳边小声耳语。

"诶？"安格忍不住叫出声来，她骤地感到心跳加快。

"嘘--"夏天真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巴，继续在她耳边说……

安格逐渐瞪大了眼睛，白炽灯的光芒斜斜地刺入眼睛里，瞳孔缩小，眼球放大。

安格和夏天真想办法骗爷爷出了门，三人一同去了超市，除了电视里的广告，屋子静然。两人沉默地站起身，一声不响地一起走到爷爷虚掩的房门前，忌司从枕头下开始搜起，段昱浪四处看了看便退出房站在门外守着。

正当忌司准备翻屉子时，他突然意识到像爷爷这样有一点守旧的老人是不会到银行拿存折回来的。忌司谨慎地把桌上的东西归回原样，他蹲下来在黑咕隆咚的床底摸索了一阵，找到一个覆盖着薄薄灰尘的箱子，镶嵌在边缘的金属已经脱落表面刷上的一层油漆，他尽量不着痕迹地打开箱子。

用层布裹着。他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打开。

厚厚的一叠，面额全是一百。拿与不拿，面向的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像角色扮演游戏，有无数种错置的结局。

剧场落幕前的画面--是安然躺着的毒蛇，突然在毒腹里刺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在空旷而狭长的走道里，响起了急促的奔跑的声音，有人在低低地喘息，长长的头发在身后不断地散开、聚拢，像是一个不断回放又快进的剪辑，漫长而又连绵不绝的被岁月覆盖上泛黄的色彩。

安格眼里迅速积满的泪水源源不断地涌出、淌下，像破碎的水晶一边向后飞落一边烁烁发光，不断摆动着的双臂好像有太多无法喷出的力气，在那个并不算太漫长的午后怎么也不会觉得疲惫。

第37节：谋杀者(2)

安格擦了擦眼角，跑到走廊最后一个病房时终于停下脚步，一推开房门进入眼帘的是医生万分无奈的摇头。

她呆立在门口，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躺在病床上、和以往一样安详熟睡着的爷爷，岁月风霜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白发稀疏而又无光，她挪动着脚向前一步，沉重得快抬不起来。耳边一直反复着的是夏天真歇斯底里的哭声。

护士沉重地抬起手拉起白布单，把它盖在爷爷依旧平和的脸上。

忌司握紧拳头向背后的墙摔去，。他绝望地昂起头，向后重重地倒去，关节撞到墙上骨骼分明的咯吱声，闭上眼睛是血红血红的一片。

如果不是自己冠冕堂皇地认为为了梦想这是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自己把那五万块拿走。如果没有把钱给那个孙什么娘手里。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倒在房里，由于惊吓过度而病发的爷爷。

把这些"如果"全部拿掉的话，剩下的就是--

其实你也可以算作是凶手。

傍晚自由活动的时间安格中途决定要回家，站在楼梯口，她一个人看着突然拉长了的楼梯，每一步阶梯都好像很高，高得超过了自己的头顶，想要翻上去，却总是滑下来。楼道里依旧是黑漆漆的一片，她恍惚觉得这里没有一丝亮过的痕迹。

忌司呢，会在哪里呢。

是会蹲坐在门口，当自己的头顶出现在他视线内的时候，露出忧伤的神色，还是正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迷茫得不知何去何从?

就这样想着念着，她已经站在025门口，暗淡的光线下，熟悉的门半掩着，里面漆黑一片。安格把手放在门柄上，迟疑着推开门。洗手间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忌司？"她朝那儿一步步地走去，"昱浪，天真？"每一步都带着一丝迟疑，"在干什么？"

没有任何的回答。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房屋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响亮，"我……进来的啊……"安格站在关上的门前，一字一顿地说。

还是没有任何的回答。她脑海里蹦出些可怕的念头。

"喂？！"她连叫了几声，旋开门柄冲了进去。黑暗中有个人蹲在地上，身体蜷成了一团，花洒不停地喷出水，打在身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忌司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一如既往的黑衣服粘在身上，变得微微有些透明，红发垂在耳际。脸有点肿，嘴唇发紫，连同褐色的双眼，都像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水汽，笼罩着暗沉的灰色。他抱着缩起来的双腿，下巴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安格急步上前关上水龙头，蹲下身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看清他脸上的伤口，"怎么搞的？"

头脑里只闪过些许的可能性，是少年面对爷爷空空的房间朝他自己甩过来的巴掌。

第38节：谋杀者(3)

"我去拿毛巾……"她说着站起身。

他拉住她的手，手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能紧紧留住她的力气，却又蓦地触电般松开。"对不起……"他把双手摊开在自己面前，用力往手心捏去，"我的手很脏，很恶心--"

"我说了我很脏，滚开啊！"他推开她，勃然大怒，看到跌坐在地上的安格，闭上眼抱住头，从太阳穴传来一阵阵痉挛。

缄默。

安格眼泪刷刷地掉下来，在湿淋淋的瓷砖上摔出清脆的响声，她膝盖跪在冰冷的瓷砖上，水渗透进裤子向里爬到温暖的皮肤上，安格缓缓地张开双臂，绕过少年的肩膀，上半身向前一倾，颤颤地抱住了浑身是水的少年，冰冷的寒意不断地从他身上透过来。少年身体陡然的一震，过了很久她背后才感到一股微弱的力量。

在胸口不断跳动着的，有着明显震感的，心跳……是你的，还是我的呢。安格混乱一片已经无法分辨清楚了。

肩膀慢慢地透来一股温热，在皮肤上灼灼地燃烧着--

那个傲气而桀骜的少年，竟在自己怀里，哭了。

终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沧桑历尽的白发老人，满脸皱纹，老泪横流。

而这个世界仍然飞速驶前。

这是一个永不回头，喧嚣而又静默的庞大时代。

其中有无数个小小的我与你。

所有的一切，例如我们所生存的微漠的星球，都像跃入火坑的种子。

--所追寻的最光明炽热的地方，即是世界尽头。

腹地，灰烬，与葬世之徒。

世界最大与最小的极限。

第39节：替代品，我拒绝(1)

【替代品，我拒绝】

曾经在书上看到一排黑体字：

"太阳落下去。

等它再升起的时候--

那些你以为一辈子都会在一起的人，

也许全都离开你了。"

--摘自安格日记

2005.2.8

安格早晨在洗漱池刷牙，促狭的厕所里一片安静，她把头侧向卧室的房门，门户大开却看不到半个人影。爷爷去世后，夏天真和段昱浪的父母闻讯赶来，妥当安排了葬礼，客人散去后也顺理成章地领回了自家的孩子，毕竟这里再也没有能力照顾他们。

她把肺里积蓄了一夜的废气深深地吐出来，摊好毛巾挂在钩子上。夏天真走了后东西少了一大半，安格进房拿书包，不小心惊动了窗沿停歇着的一排鸽子，鸽群像从半空中拉开的帘幕，在眼前覆盖下一大片的阴影，飞入天去。

安格心抽搐了一下，用手捂着脸，满腹的悲伤涌着自己的脆弱漫过防线，肩膀一耸一耸还是哭出声来，眼泪从指间缝隙接连滴落，她坐在床边，床铺凹陷下浅浅的一层，灰色的影子被初升的太阳拉得很长很长。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原来四人的队伍被错乱的流光打乱，所有的一切跟自己预想的轨道飞速地偏离，原本熟悉到不能再多一点细枝末节的我们，往后所有的经历，竟再无法有一点重叠的部分了么。

"哎，这一次你准备选谁呢？"

"不清楚啊，看下午吧，高二（2）班的忌司不是才公布下午会唱歌为自己拉票么。"

"诶？他一向对这不感兴趣吧？"

"谁知道呢，反正我一定要来看，我第一次觉得少年浅褐色的眼睛好好看哦！"

"啊，你是花痴啊！"

"切--才不是呢！"

安格放下书包，刚刚坐下就听见平日里四处议论着各色八卦的一群女生窝在一堆，女生特有的尖细而响亮的嗓音不搭调的从早读的声音里横亘出来，独有的穿透力被她们几个发挥得淋漓尽致。安格无奈地朝学习委员的位置上看过去，却发现那里居然空着，书包靠着椅子歪斜地露出里面的几本教科书，主人看样子跑出去了。

"听说这一次人气榜又会有很大的变动！"

"是啊，原先一直人气超高的……"提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声音还是故意的小了又小，压低下来却依然听得很清楚的三个字，"尹泽昊前几天父亲的公司差点破产了，蛮多以前嫉妒他的人现在都煽动着人群贬低他?！"

"这有什么用么。"

"当然啦，你不记得校长以前提过的明星打造计划么，谁都想要这个名额啊！"

下午第三节是声乐课。

安格一个人慢悠悠地下楼准备到音乐教室去时，明可舜正好从楼下匆匆忙忙地跑上来，与低头走路数台阶的自己差点撞了个满怀。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明可舜紧紧抓着她的胳膊，眉头拧成一团，"快跟我来，忌司出事了！"

安格被明可舜神情恍惚地拉着奔跑在楼道里，依旧光秃秃的枫香树在视角里模糊成一团，飞快地向后面倒去。

"吴优小姐，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忌司按捺着耐性，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淡。

"那我就不必客气了，"吴优不甘示弱地往前走了一步，昂起头直视忌司的眼睛，"把你刚才为自己拉到的票送回去，让别人重新投。"

"凭什么。"忌司冷淡地回视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和一包香烟，在安格惊诧的注目下悠然地点燃了一根烟，烟头一亮一亮的红光，在她眼里闪烁成红灯，提醒她"对不起我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是这样的讯息。

"我就坦白说了吧，哥的事你应该知道。他需要学校每年打造"明星计划"的名额，因为到日本修财金学的费用很高，最起码需要两个这样的名额。如果他无法过以后的接班人培训的话，那么公司就……"

"够了，我不想听你讲故事。"忌司毫不客气地把话打住，眼里流露出的冷漠与不屑让安格觉得无比陌生，"说简单点，你们就是要钱吧。"

吴优错愕了一下，没有回答。

"那好，我明确地告诉你，钱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伸出手指向人气榜的顶端，上面的人名一个个不断扫动着，"第一的地盘我要定了。"

第40节：替代品，我拒绝(2)

吴优气愤地跺了一下脚，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出响亮的声音。

"话说回来，你还真是为那小子费心啊，真是辛苦了。"忌司轻佻地对着她呼出一团白色的烟雾，吴优呛了口烟不停地用手挥散烟雾，"不好意思，在下先走了。"

"忌司，你给我站住！"吴优皱着眉头大喊了一声，像是想通了什么一般，勾起一边的嘴角，声音突然变得尖细起来，刻意把头一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不对，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

"南宫忌司了呢。"

她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现在警方档案里，应该还可以查得到死刑犯南宫武的名字。呵呵，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应该很容易让刑警印象深刻吧！"

"呵呵，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应该很容易让刑警印象深刻吧！"

"明可舜你先回去！"安格焦急地冲她喊道，"把尹泽昊叫过来！"

"没用的，你没注意到他今天下午都没有来么。"安格话尾还未完全消失吴优的声音就已干冷在空气里，明可舜蓦然觉得眼前这个烫着卷发身材修长的漂亮女生很可怕。

安格愣了一愣，忌司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搜着手机，却又听到吴优得意又带着一点愤怒地说道，"他关机了……或许更准确地说，他不会接你的电话的。"吴优向自己转过身，高傲地撩起眼帘，眼球上下打量她一番，"三七分的刘海，超过腰际的黑色长发，有点爱哭，"说完后吴优深深吸了口气，沉默地陷入自己的记忆里半秒，"这是你，也是我姐姐。"她看着她一字一顿地说，"吴，修，雪。"

"得寸进尺。"少年想努力压住内心里沸腾起来的情绪，但失败了，"姓吴的，你太嚣张了！"他恶狠狠地盯着她，眼睛里面竟然泛出

红色的光芒。忌司快步朝她走来，手紧紧掐住她单薄的肩膀，狠狠地来回耸动几下："你以为，我就不会打女生么？！"

"你……"吴优望着忌司的眼睛，不断地眨着眼，目光躲闪，"你以为我会怕你么？"

"嘁，管你怕不怕。"忌司的脸像是动画里黑白的切影，特写打在锐利而愤怒的眼睛上，"杀人犯的儿子，也不怕……落个同样的下场。"

安格低垂着脑袋看着在灯光下并不是清晰的石板纹路，踏出学校的大门，可也在那一刻，突然厌恶起自己两年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造型。

既然到我身边来是出于假惺惺的目的，那么把这些相似点全部毁灭掉就可以了吧。

"安格。"

突然响在耳边的声音把自己吓了一跳，安格抬起眼，表情居然僵硬了起来，笑容在脸上抽搐，安格心想现在的自己肯定丑到了极点。

靠在树边的少年挺起腰，用脚踢起自行车的站架，温和地冲自己笑了笑，像茫茫黑夜里竖起的一道火把："快上车。"

第41节：替代品，我拒绝(3)

她继续向前走，并没有要上车的意思，特意笑得向日葵般灿烂："吴修雪，是一个怎样的人呐？"

这一次换尹泽昊先停下来，安格反而笑得更灿烂了，他从她的眼里看出闪过的一丝诡秘："她啊。"

黑夜里慢慢浮现出明亮的嘴脸。

空气里闪过的是曾经出现的人和事：棉花糖，五彩的气球，自制巧克力，少年夏天打篮球的背影和少女在夕阳里被点亮的微笑。

像张开的天罗地网，朝自己没有一点破绽地扑来，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跟你很像。"

"我可以问问，从下午到刚才……你到哪去了么。"

大马路突然飞驰过一辆摩托，拖长了尾音，还未反应过来就已拉开颇长的距离，消失在前面车水马龙的人流里，影子看起来有些眼熟。

"睡虎山。"他说，面容平静如夜晚里静谧的湖水，在路边店面的招牌灯下，扑上一层幽幽的蓝光。

"诶？"

"墓地啊。"

流云涉。弄堂里回响着哗哗的搓麻将声，略有些潮湿的过道摆起了夜市，日光灯的光混合着小屋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整个阳光不充足的小巷反而比白天更明亮。一家副食店前，一个穿着黑色皮服的少年正拿着公用电话一遍又一遍地拨号。

听话筒的那只耳朵已经逐渐开始发热，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把电话断掉再重新按重拨键，老板娘无奈地看着他，已经站在这里打了十多分钟，平时都是熟人所以也不好说些什么……只是，用电话也太久了点，更何况是……

"您好，您拨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候再拨……"

一次都没有打通。

可恶。少年额下的眉头越拧越深，最后电话那头终于变成"您好，您所拨的号码已关机……"

生活，生存并活下去，难道非得这么现实而残酷么。

安格叹了口气："……你真的把我当她了么，我要的是实话。"

尹泽昊斜斜地看了她一眼，眼睛落到她像瀑布一样散开的长发："抱歉。"少年只是把头别向另一边，她只能看到他半个侧脸，在流云涉瓦斯灯下微微发光。

安格撇撇嘴，叹息之余看到一家店面前面旋转着的彩色光柱，犹豫片刻，也没管他手上正推着自行车，拉过尹泽昊就往那边跑去，尹泽昊只好松开自行车被她拽进一家理发店。

理发店的玻璃门被用力拉开，女生的长头发摆了摆，背后传来金属重物撞地的声音。

理发店里很冷清，老板正拿着扫帚把零碎在一地的头发扫成一堆，突然闯进来一个长发少女，头发快要长到膝盖，后面拉着一个瘦高而清俊的少年，老板还未完全反应过来她就直接拿过放在镜前的剪刀，眼看着朝自己的脖子刺去。

第42节：替代品，我拒绝(4)

少年赶紧上前阻止，瞪大了深蓝色的眼瞳，脸上写满了惊慌，可是已经迟了--

可她只是从背后捋过自己的长发，在及肩的下方快到胳膊肘处用剪刀利落地一剪，剪刀闪过的一道白光掠过少年的眼，发出清脆的一声"咔嚓"，头发纷纷地飘落下去，如同慢放镜头一样在空中散开，在地上散成一片。

安格深呼吸了几下，从他深蓝色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她自嘲地笑了笑，"放心，我不会为一点小事就做些浪费生命的举动，"她放下手里的剪刀，"没理由，没必要。"尹泽昊望着散落一地的头发，愕然地站在原地。

"以后我不会再是长头发了，所有相似的一点一滴以后都会慢慢消失不见，"安格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有些得意，也有些内疚，"如果这样的我对你来说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的话，那么请你--"安格闭上嘴巴，指着尹泽昊，指尖在空中画了一个水平的圈。

滚。

--滚。

门突然剧烈地被拍打起来，安格才意识到忌司现在还没有回家，难道出门忘了带钥匙么。

她坐起来靸着拖鞋仓促地跑了过去，门一打开一个重物像一摊软泥一样朝自己身上压来，她踉跄了几步，靠着走道的墙才勉强支撑住，少年温暖的脖颈靠在自己肩膀上，红色的发梢弄痒了皮肤，身上弥散着一股浓重的酒味。

段昱浪沉默不语，把忌司扔到床上后，人像彻底虚脱了一样朝墙上倒去，顺着冰凉的墙壁一点点的滑下来，他用力闭上了眼睛，像是要把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干干净净地从自己眼里清除走，斩断所有的关联："我们被骗了。"

"什么？"安格没有听清楚。

"我说我们被骗了！"段昱浪扯着嗓子歇斯底里地叫道，他把脸别过去躲开安格困惑的目光，"的确有天成这个经纪公司，可那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人，我这样说你明白了么，嗯？"

过了很久很久，025的上空，突然传来一声声艰涩而包含太多无法言喻的忧愁的哭声，抽动着夜空里漂浮着的细小灰尘，碎裂一地的是好不容易粘好的梦境。

灰色空间里密布着的压抑，像细细织成的罗网，一针进去，又一针出来。

织进去的是你的忧伤，我的悲痛。

半夜，窗外一片寂静。少年捶了捶疼痛的头，侧过脸发现趴在旁边熟睡着的安格，她的一只胳膊从自己脑后伸过去，他这才发觉脖子下面枕着什么东西。忌司疲惫地撑起半个身子，好像是在自己睡梦中无意识地拉过去的，看样子是怕惊动了自己而不敢把它抽出来。枕头旁边放着笔和纸，大概是才用过所以日记本还没有完全盖上。

他小心地把她的手放回去，坐在床上靠着墙思考了很久，才又下了床。

第43节：替代品，我拒绝(5)

他穿上外套，正欲走出门，却在打开门的刹那煞住脚，转头看向趴在床边的安格。

安格被一点轻微的响动惊醒了，醒过来却没有睁开眼睛。迷蒙中好像有人把自己横抱了起来，放到软绵绵的床上，在床头放下一个什么东西，掖了掖被子后又是静悄悄的一片。

她忍不住睁开一条细缝，差点吓一跳。床边站着一个黑黑的人影，夜里不足的光照下模糊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她重新合上眼，那个轮廓相反更加的清晰起来。

再见。

忌司突然响在空气里的声音，让她藏在被窝里的手不由得抖了抖，被压得过久了的胳膊现在一阵又一阵的发麻起来，酥酥的像是有很多小蚂蚁顺着血管爬动。她想要睁开眼睛，或是说说话，总之想要他再次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可惜她没有发现他悄然无声转身离开的脚步，终于鼓起勇气睁开眼睛时才发现床边空荡荡的一片。

同时传来的是少年轻轻带上门，门锁碰到门框发出的响声。

安格坐起身，客厅里亮了灯，光从门缝间泻进来，她蹑手蹑脚地爬起来，背贴着冰冷的墙，有种灼烫刺进骨髓的错觉，她踮着脚尖偷偷地从门缝间看过去，扎进眼的明亮刺起一层透明的液体，充盈着眼眶，她皱着眉头连续眨了会眼，敏感的眼球还未完全适应就想继续看下去，结果眼前又是一层朦胧。

少年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东西压在客厅的桌下，在原处沉默地站了很久，再次挪开步伐时走到爷爷曾经的房前，打开门锁，并不走进去，只是站在门口。客厅明亮的灯光斜斜地射进去，隐约照亮一些物品。屋内一片幽静的蓝色，少年的影子被拖得很长，看不见有棱有角的边际，被地板的反光映得稀薄。

肺里呼吸的全是熟悉的味道，房间里透着阴冷的气息，从脚踝渗透上来，蹿到膝盖，指尖，以及到原本温暖的脖颈，连脸上都是冰冷的一袭。

忌司走到沙发下，从下面拖出一个行李箱，看来是早就准备好的。

安格呆若木鸡地望着，耳边是行李箱的滚轮从地板上滑过的微弱的响声，那个声音一直从耳膜绵亘进来，敲打着耳鼓，像远处的急速火车轧过轨道时的轰鸣，"哐啷哐啷"越来越大，最后造成的耳鸣连带着一关门声化作最后一个终止符，在尾音里不断旋转成看不见的光点。

不要走啊。

嗳，我说不要走，你没听到吗。

第44节：梦里人，再见(1)

【梦里人，再见】

"天真，别哭了啊……哎，"安格看着蹲在地上的女生皱了皱眉头，"忌司昨天从我那搬出去了，你起来也想想办法啊，他在哪里你知道么？"

蹲在地上的女生摇了摇头，哭得反而更大声。路人投来诧异的目光，看了看地上哭得一塌糊涂的女生，最后鄙夷地朝戴着两个大耳环的安格摇了摇头。安格站在树下，弯下腰刚想要扶起她，横空出来的一只手突然让她停下了动作，随即插入眼的是火红的头发，差点撞上她的鼻子。

忌司扶起夏天真，夏天真不停地抹着眼泪，看到忌司后不由自主地扑了上去，勾住少年的脖子，肩膀耸动的频率似乎更高也更快了些。

安格立在旁边，只有伸手距离的少年忽视她的存在，低着头看着树根。她默默地看了他们一会儿，终于迈开脚步走开了。

我到底属于哪儿呢。

为什么我到哪都是多余的呢。

安格转身侧入一条无人的小道，躲在两幢紧靠着的房子中间的缝隙里，畏畏缩缩地抽泣了起来，她靠着墙脚，双手紧紧地抱住头，胸脯一起一伏，忍耐很久后终于放声"啊……啊……"地哭起来，眼泪总是像拧不紧的水龙头，擦干了又涌了出来，她没想到原来人体里原来还可以储存这么多的水分。

咸涩的，柔软而透明。

明明最开始我就只是一个人，明明我可以很勇敢可以很坚强，明明对你根本没有那种感觉的，明明很希望你们俩在一起的，明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有任何的继续。

一个路人推着掉了链条的自行车自叹倒霉地走在巷子里，快到路口时看到侧面两墙间有个蜷缩成一团的人影，在冬末仍然严寒的傍晚穿着单薄的衣袄，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

从那个奇怪的女生身边走过时，他听见女生发出好听的嗓音，却充满了无助和满腹哀伤。

"为什么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

"唱歌，还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吗……"

暮色四合，安格一个人孤单地哭了很久，觉得很没意思，站起来闭上眼睛，那些隐忍的忧悒慢慢地退潮，被深吸上来的一口气压了下去。她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思维像一根粗犷的直线再也不想拨动任何相关的回忆。

没必要想起。

巷子的岔口，站着位白衣少年，风衣在风中张开大口向后扬起。他目送少女上楼，直到三楼亮起灯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一个人？"白衣少年自语，没有力气再笑了，"我不是说过，有我吗？不记得了吧……"手机一直保持拨出状态，电话那头在安格书包里仍不倦地振动着，"究竟谁才是一个人呢？"

吴优躺在话机边睡着了，手中的电话一直响着忙音。有人走过来，悄悄地给她盖上层毯子。

我们都是孤独而寂寞的，我们都在假装快乐，一个人不知道哭了多少回。

--这样算来，也无所谓孤独和寂寞了。

忌司站在弄堂里，在楼下回望三楼的025，灯光照亮夜空里浮动着白色颗粒。他叹了口气，一团白色的雾气在眼前散开。少年双手冰凉，把手放进口袋里，走了会儿，才感觉到手渐渐回温。

段昱浪已经在楼下等着了，站在单元门口闷闷地抽着烟，听到由远及近的缓慢脚步，他转过身朝巷子的另一头走去，拿起靠在墙边的铁棒，丢了一根给跟上来的少年。

第45节：梦里人，再见(2)

忌司试了试铁棒，在空中挥了挥，"手感还是一样。"

"唔。"段昱浪深吸了口烟，把剩下的半截丢在地上。他操起铁棒，猛地向身后的少年砸去。

忌司稍稍睁大了眼，目光一瞬间变得凌厉，眼疾手快地接住对方砍来的重重一下。两个铁棒碰撞发出炸耳的响声，段昱浪站稳步子，用双手和忌司较劲。铁棒在黑暗中摩擦出金色的火花，忌司邪邪地笑着用劲抵回去，呼吸保持着原来的沉重。

"嘁。"段昱浪抽开铁棒向后跳了一步，"好小子，力变大了不少啊。"

"那当然，我可是K。"

段昱浪望着忌司温和地笑着，冬日里的寒气仍然冷得逼人。

"走吧。"忌司和段昱浪并肩走着，流云涉只有零星的几家还亮着灯，里面传来哗哗的麻将声和电视一高一低的广告声。每扇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有的窗缝还塞着旧报纸，玻璃上凝结着厚厚的水汽，顺着窗沿线滴下。

"等下小心。"

"嗯，不过是"白"而已，没事的。"

午夜雾蒙蒙的，流岚在地面浮动，被走过的两人打散，推动开巨大的豁口。

外面又下起很大的雪，在码头仓库扑簌而下，夜里的河面还是那么平静。

嗳，如果你知道未来025里有人等你回来，当初你还会回到"红"吗?

明天到我家来吃团圆饭吧。

安格看完段昱浪的短信时，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只剩下最中央的金红，暮色从四处如同垂下的线体，密集的增厚了夜的阴影。

安格侧过身转进斑马线，新刷上的白色油漆厚厚的，在脚下垫起别样的触感。

呼吸忽然缩紧，心跳漏了一拍，之后的跳动全然没了感觉。安格脑袋一阵发麻，看到从对面缓步悠闲走来的红发少年，已经无法再煞住脚步改变方向了。她别扭地行走着，对面的少年头顶上亮着绿色的人形灯，他垂着眼睑看着地下，乍看像闭上了眼无所畏惧地穿越马路。轮廓和线条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左脸上隐隐地可以瞧见擦伤。

安格视线移到别处，明明没有注意的焦点却固定在空荡荡的一处，少年暗色的身影从眼角缓慢地移动过去，倒是自己的步伐走得越来越急越来越快。隔着横亘的空气少年与她交错过去，暮色终于四合。

她叹了口气，在原地站了会，黑暗中隐匿的尘埃被灯光逐个点亮，入夜的尘寰反而变得比白日更加吵闹。

怎么心里又难过起来。

梦里梦见了梦里人。

梦里人说，为什么我又梦到了你?

眼泪，鼻子依旧红红的。段昱浪的父母撤离到别处去打麻将了，整个房间里还残余着烟味儿。

"来得正好，我有事要宣布，这下省去找你的时间了。"忌司直视着安格，接着又把目光朝另外两人扫了一遍，"乐队，解散吧，搞不下去了。"

第46节：梦里人，再见(3)

"啊？"由于惊讶而喊出声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安格茫然地把目光投向段昱浪，像是在求救。

段昱浪想了很久，半天才张挪出一句"没用了"。他不敢去看安格的眼睛，手摸到一盒烟，重新点燃了一根，却又担心烟味呛到身边的女生，他伸出手把旁边的窗户打开一条缝隙，寒气从外面透进来，玻璃上朦胧的水汽逐渐散去了一些。

安格把目光投向夏天真，对方只是把头更深地埋下，眼睛又红了一圈。

"没意见的话，就这么决定了。"

"不可以！"安格歇斯底里地喊叫道，她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菜盘差点腾空。安格掌心传来一阵麻酥酥的疼痛，她看着忌司，声音软弱下来，说："我拒绝……"

"已经没有意义了。"忌司向后靠去，把目光投向窗外，黑漆漆的一片，像被黑压压的乌鸦挤住了窗口，只有自己那张不哭不笑的脸，异常清晰地反射到眼里。

"这算什么？"安格垂着眼看着堆满桌子的饭菜，视线却不知道该往哪放。她逐渐握紧了拳头，下唇忍不住颤抖了起来，周围一片缄默，谁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要重新开始，你却一脸无所谓地跟我说放弃？"安格瞪着眼前的少年，她一下一下地深呼吸，"喂，你到底喜不喜欢唱歌？"

"不喜欢。我不像你那样有梦想，我只想安静地做普通人。"

"嘁！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创乐队？"安格气愤地吹了口气，眼睛随着向上拧起的眉头而微眯起来，哗啦一声站起来，手掌撑着桌子，"回答我啊！"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少年前几个字的音吐得平缓，话说到一半明显带上了些怒气。

"你全世界都讨厌！""我最讨厌别人对我追根刨底！"两个声音同时响起来，安格愣了愣，对方的情绪出现少有的激动，两个人对峙地站着，中间隔着一张饭桌。

段昱浪手头的烟似乎又被狠狠地抽了一口，一下子缩短了几毫米。

安格瞟了一眼从面前飘过去的烟雾："我讨厌你！"话一出口安格就后悔了，因为她听到又在同一时刻响起对方平静的声音：

"不，我不讨厌你。"

安格几乎想闭上眼不看到忌司的神情。

"滚开--"她以为对方会这样愤怒地咆哮出来，可忌司只是把骨节捏得咯吱响，手臂在空中划过短促的弧线，指尖指向门外。

"Fate Light，解-散-了。"空气隔了一会儿传来少年一字一顿的声音。

其实还是一样的意思。

安格突然真的开始厌恶忌司这样的态度起来，对待一切冷漠而无视的态度。

凭什么你可以目中无人地从我身边走过，凭什么我要像个玩具一样被你要来扔去，没有收到任何理由却要难过郁闷，凭什么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乐队，你说不喜欢就要解散啊？说什么大家都会在我身边，说什么我是你最重要的家人……我靠，狗屁啊！安格按捺着心里的愤懑，刹那有想恶作剧的冲动，于是她特地微笑地注视着少年的脸。"哎哟，"两个字读得又轻又短，"这么好看的脸到底遗传谁的呢，南宫忌司？"

第47节：梦里人，再见(4)

段昱浪来不及站起来拦住忌司抡起来的拳头，忌司向前倾的身体挤动了桌子，抬起桌子的一边，盘子哗啦哗啦的被翻碎在地上。安格是想面无表情地接受这一拳的，但还是本能地闭上眼睛，身体在那一瞬间蜷缩成一团。忌司的拳头从她脸颊边上擦过，重重地砸在她身后的墙上。

对不起，我只是……

安格后脑敲到墙，可以感到墙内明显的震动，坚硬介质里传来骨骼碰撞的声音，像电流一样飞速地掠过耳畔。

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在少年脸上张开成网，眼睛不知是愤怒还是什么，居然有些发红。

安格与他对视的那一秒悔意又飞快地从脑中掠过。光线射入少年眼里，最先涌出瞳孔的放大的视线，是惊讶。

"快给我哭。"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却恍惚地听见了些央求的调子。

"哭啊！！"见女生丝毫没有要落下眼泪的意思，他把声音往上提了一截，喉结在橘色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突兀。

安格垂着脑袋，忍住下巴不由自主的抖动，竭力遏制着哽咽起来的喉腔，手死死地抓紧衣角。她急促地吸了口气，"为什么我要哭？"尾音带了点细细的哭音，但或许是冷笑也说不定。

"看你哭我感觉很爽，早点去找尹泽昊啊，我说学妹，叫他来打我。"

"你就只是一个胆小鬼……"安格终于忍不住说，"只知道逃避、退缩，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接受！"她眼角看见少年的胸膛快速地起伏，空气里呼吸的声音越来越急促，她抢在对方再次爆发的前一秒，近乎是把话从肺腑里吼出来：

"散就散！！我根本不稀罕和一个懦夫一同唱歌！我只想说，命运不是用来承受而是来战斗的！"

少年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忍住呼之欲出的大骂，难受而粗重地喘着气。

"还有，"安格把脸朝对方逼近了点，"其实我不讨厌你。"

安格的声音在那时听起来很柔和，甚至比以往的语气更弱了些，温温地让人想起在黄昏里随风舞动的芦苇岸。

"我！恨！你！"

夏天真仰头望着忌司，他的表情有了些微妙的变化，眼睑在安格话音落定时颤抖了一下，但他很快把头扭开，疾步地摔门而去。

只是。

"忌司！"段昱浪赶紧起身追了出去，夏天真呆呆地坐着，少年表情的变化由于太过仓促而无法确认，因此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

只是没想到原来你，也会这样……讽刺我。

"呐，乐队……真的解散了么？"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夏天真撑着额头，抬眼扫了扫满地的狼藉，叹了口气，"可是……"

"……"安格依旧低着脑袋，刘海遮住了半张脸，整个面容陷下一片黑漆。

第48节：梦里人，再见(5)

"他明明有说不讨厌你的。"

"可他故意要看我哭相。"

"……真麻烦，你还记得你为什么会变得爱哭么？"夏天真瞥了一眼她紧闭的嘴巴，"忌司每次发脾气，变得暴躁起来的时候，只要你一哭就没事了--至少他开始变得冷静了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夏天真又叹了一口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有时我也会想吃醋呢。"

"是么。"

"反正，我觉得他对你有点特殊，最起码在前段时间以前，是这样子的。"

"是么。"安格怪怪的，她抬起脸，并没有夏天真预期所会见到的眼泪，于是夏天真预备张开的手臂纹丝不动地保持原样。安格走进厨房，拿起扫帚和撮箕，开始收拾地上的残局。

"不用了，你回去吧。"夏天真看了她一会儿，终于忍不住说。她伸手拿过女生手里的扫帚，本以为会需要用"抢"的，可女生的手似乎没有一丝力气，只是空荡荡摆了摆。

"麻烦你了。"伴随女生最后轻声的话语，是紧接着的关门声。

夏天真眼底还留着安格最后的背影，在门上灼灼地无法磨灭。她忍不住擦拭眼角，一遍又一遍地来回擦拭，最后不得不把脸捂到胳膊上，她压着喉咙的哽咽，空气里回荡她小声抽着鼻子的声音。

段昱浪在巷子里四处张望着，终于在墙的一隅发现一个发亮的红点，在茫茫的黑暗中微弱地一闪一熄。他朝那边走去，最后站在那人面前停下来。

蓝得近乎发黑的夜色在少年脸上却荧荧地发亮着，他的面容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胸脯一上一下缓缓地起伏，唯一能证明他

没有睡着的是他在唇边来回小幅移动的右手，身边的烟雾变得越来越重，气味越来越浓。

少年默默地用打火机燃起第三根烟。他没有讲话，对面那个黑影也一直没有吭声。

段昱浪伸手接过打火机，他边点火边说，忌司，其实从来最痛的人，不是安格，而是你啊。

忌司仍然没有把头抬起来，还是垂着头，任凭头发挡住了半张脸。

其实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你又温柔又爱笑，脾气好到让人想揍你一拳试试。在那件事之后，你变冷了，虽然说这样反而吸引了更多女生追随你~段昱浪勉强地笑出声来。

忌司还是很安静，不过烟头猛地缩短了一截。

很冷，总是没有一丝感情。这样的表情，放在你那张一笑就会变得很温柔的脸上，都快把我别扭死了……我敢说，你要是像以前那样又爱笑又温柔的话，绝对帅到毙了，尹泽昊那家伙笑起来哪能跟你比啊！

少年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嘴角短暂地勾起弧度。可是他又叹了口气，瞥向对方，只轻声骂了句，笨蛋。

第49节：梦里人，再见(6)

要不，我替你把他打了？

自然是摇摇头拒绝。

操。段昱浪把烟丢在地上摁灭，受不了了！你明明恨不得把尹泽昊那厮踢到十万八千里之外--难道就是因为她拒绝你你就放弃了？难道你真以为她喜欢那家伙？我靠，你以前聪明的脑子长哪去了，被猪吃了也不至于这样吧，安格想得没错--你只会用冷漠掩饰自己的懦弱，你只能用冷漠来保护自己！

忌司。夏天真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站在巷口了，她捂着眼睛，气若游丝：你以前当着那么多人送给我的猫眼石，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么。

段昱浪背过身往自己的头上砸了一拳头。

猫眼石，象征勇气和力量，在东方常被当做避邪的护身符，也可使人们勇于挥别过去的恋情--这句话跟网上说的绝对一字不差，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的意思是叫我--

你不是以前说喜欢我的么，现在说这干吗？别跟我冠冕堂皇地说只要我幸福就够了， 这句话的存在TMD想着就让人觉得难受……你们俩都给我听着，以后，我会努力遵守那个约定的……毕竟，这样对谁都好些吧？啊，是吧？哈哈。

记忆里最黑暗的那年，忌司十岁。

父亲又一次醉酒回家，在客厅里和母亲又吵了起来。忌司轻手轻脚地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爷爷不在家，没有劝架的人，估计这次会吵得更久些。他把耳机插上随声听，听着音乐继续写作业。

已经习惯了，已经再也不会觉得难过了。

当门外金属物在大理石地板上摔开一声钝响，像一尖锐的刺透过耳机扎进耳里的时候，忌司才发觉这次吵架似乎和以往不太一样。他

皱着眉头，把耳机拿下的时候更多的杂音混进耳里，不断有东西摔碎的声音从房门外传来，两人吵架的声音越喊越高，越叫越尖锐。

"砰！""啪！啪！"一阵拳打脚踢里夹杂母亲哭惨的尖叫。每一声都好像把自己的心脏揪了一把，忌司瞪大眼睛，眼里露出惶恐的神色，隔着房门他畏畏缩缩地喊了声："爸？妈！"

两人静了静，接着传来更大的扭打声。他颤抖着打开了房门，父亲骂骂咧咧地从厨房里飞快地走出来，手里拿着的东西在客厅白炽灯下闪出寒光。

他朝母亲那里冲去，喉咙像被冻结住怎么也说不出话，只能发出最原始的恐惧的叫喊，他挡在母亲面前，愤怒而惊恐地盯着父亲，母亲从背后把自己抱住，在自己耳边发出沙哑的哭喊声。

他已经分不清是谁在颤抖了，瞪着握着菜刀的父亲终于吼出来："你给我滚！滚！！我没有你这个爹--"之后的话被对面那个极度愤怒的男人的眼神吓了回去，掐在喉咙里久久无法吐出。

"你说什么，再跟老子说一遍！嗯？！！"

第50节：梦里人，再见(7)

"你给我滚！"忌司明明没敢吭声。

他向后侧去，是母亲。

父亲，不，应该是面前这个醉得失去理性的野兽，忽然冲上来，手狠狠地揪住忌司的胳膊，把忌司猛地从母亲怀里抽出--

忌司直接摔到了墙上，头顶热乎乎地顺着脑袋流下粘稠的液体，他一摸，头上伤口的神经剧烈地抽疼起来，青筋绷起。他咬着牙朝母亲那看过去，瞳孔迅速放大："妈！！"

男人拿着菜刀向母亲刺去，母亲拼命地抓住他的胳膊却最终拗不过，随着母亲一声惨叫，白晃晃的菜刀刺中她的左腹。鲜红的血迅速从那伤口里喷出，手按也按不住，白色的雪绒衬衣迅速盛开大朵大朵的曼珠沙华。

忌司僵愣在原地，头上的伤痛霎时失去知觉，整个呼吸都停止了。

那个男人向后退了几步，望着自己手上的鲜血像发了疯般"啊""啊"地叫了起来，浑身不住地颤抖。母亲原本漂亮的脸蛋疼得扭曲变了形，她歪歪斜斜朝楼梯走去，想到楼下打急救电话。

妈，小心脚下！

母亲下葬那天，忌司仍然坐在电视机前发抖，他把声音调到最大但仍然止不住心里的恐惧，母亲死去的模样刻进脑子里无法抹去，和以前母亲微笑着的模样交糅在一起……他护住头，蜷缩成一团。头上的伤口已经不太疼了，可每晚他都会做噩梦，梦见母亲哭着对自己说，孩子，妈妈肚子上有好大一个口子，妈妈头上破了好大一个洞，所以妈妈死了。

忌司是哭着被爷爷拖去火化场的。

因为母亲是意外过世的，所以不能像别人那样放进水晶棺材里，还在身上盖了一块白布，额上压着好几叠黄色冥钞。

在母亲被送进火化棺材的前一秒，他突然发狂般地挣开爷爷的手，推开工作人员，掀开盖在母亲脸上的白布，他哭喊着说："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我竟然不敢再看你一眼……对不起，妈妈。"

忌司从那天之后没有再做类似的噩梦，也没有再做任何有关母亲的梦。父亲送去牢里时，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警察要他再对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只冲着站在红蓝灯光下的那个还抱有丁点期待的男人，冷冷地说了句，活该，活该你死。

永远无法原谅。

梦里人说，各奔东西吧。

第51节：即使全宇宙终结(1)

【即使全宇宙终结】

向四周膨胀的宇宙里，有无数微茫的星球。

在某颗星球爆炸时，光年之外仍有一颗蓝色水球沿星轨旋转。

而在这颗蓝色水球上，有着无数温暖的被窝，被窝里藏着小小的我们。

2005年，知了叫嚣的7月。绿色铺天盖地。

"啪"，玻璃杯轻微的在台面上碰撞出一声轻响，褐色的液体在杯中荡漾。

"呐，把它喝了就赶紧去唱歌吧，今天人还蛮多的。"Doll Pub里的调酒师叶里擦着酒杯，发现安格一脸的迷惑，"哎，是金银花茶，别人要我给你泡的。"

"谁？老板么？真稀奇啊。"安格端起玻璃杯闻了闻，还挺香的。

"啊……"叶里皱了皱眉头，"你想这样认为就是吧，反正在酒吧里还有茶喝已经够稀奇了。"

"啪！"别处响起一声响指。唇角银钉闪着浅紫色的微光，发隙间的耳钉若隐若现。少年垂着头，面容被灯光映在吧台上，半闭的眼帘，嘴角没有弧度。手指在台面上轻敲着，小拇指上的环状物一下一下的闪烁着。

"啊……是忌司啊。"叶里看到眼前的少年有些意外，"今天来得真早啊。"他转身倒了杯柠檬汁，边加冰块边叹着气，"我堂堂一个调酒师，竟落魄到给你们端茶送水，唉……"

安格拿过那张纸，瞟了眼离自己三个座位的忌司，目光落到纸上时她不由得哇了一声。

是从娱乐报纸上剪下来的，红色的黑体字首先便扎进了眼里。

"唱响天堂--三大赛区公布：北幽，武汉，广州……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想唱，都可以来……北幽赛区最先开放，报名时间是7月10号至

7月17号，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报名地点是北幽中南大厦十六层。"安格一口气读完报道，张老师教的方法真不是盖的，肺活量真的大了很多，"啊，已经开始报名了耶……给我看这个，想要我参加啊？"

叶里望了一眼忌司，笑笑说："你该问你自己想不想参加……像你现在这样，什么时候才会有出头的机会呢，试试吧。"叶里又从柜台下拿出一张纸，"这是报名表，你拿着回家自己考虑。"

"哦……你们还真细心啊。"安格那一瞬间其实很想兴奋地大叫"我一定要参加"，可是乐队已经没有了。安格道谢后把两张纸条都拿了去，夹在书本里。回去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书包里只不过是多了两张轻飘飘的纸片，她却觉得分外沉重。

"哎，你这是何必呢？"

忌司转身上台时听见背后传来叶里的声音，视线在Pub的墙壁上来回游移着，闪烁的五彩灯光在地板上打出各种形状，时不时掠过眼睛。他说："只要你不告诉她就可以了。"

"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告诉她干吗咧。只是有点想不通，明明乐队都解散了，为什么你还要把你一半工资都分给她？你还专门去买金银花茶，还每天帮她在报纸上找资料……没见过你这样追女孩子的，你不告诉别人别人怎么会感动咧？"

"我没有要追她，我也没想过要她感动。"

"那我就更想不通了……"

"我也没想要你想通。"

"……"

"还有，我有女朋友了，你别瞎说，也别乱想了。"

第52节：即使全宇宙终结(2)

"啊？是谁啊？"

"夏天真。"他冲着叶里晃了晃小拇指上的尾戒。

回答得太快了。

夏末的夜市一如既往的热闹，路边摆着各种各样的摊子，白炽灯的光从摊贩头顶晃晃的荡开去，影子摇摇摆摆。围在路边喝靠杯酒的人们感到潮热被吹散开去，一股爽凉不断地从脚底升起，向上蜿蜒爬伸，连头发也不安分地飞舞。有人仰起熏得醉红的脸，点点月光从头顶巨大的枫香树错落下来，半圆的月亮在片片翻动的叶子间若隐若现，一掌叶子从枝梢飘落，颜色已经开始泛黄。

安格在街上慢慢走着，视线漫无目的地四处游移。她习惯地把左脸的头发理在耳后，指尖顺着头发向下滑去，头发比预想中长得更快，差不多齐到上腰。

呐，安格，你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

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使不知道从哪来但也同样是真实的存在着。就算一开始连名字也没有，就算一开始就被抛弃，但我想自己证明给自己看，你是谁不是别人定下的，而是自己活出来的。

你的目标呢。

唱响北幽，唱响全中国。

那你现在在犹豫什么呢?

害怕一个人。

你现在难道不是一个人吗？你喉咙怎样?

长了息肉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长大堵塞声带，导致声带坏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动手术的话，可以保住性命，但很可能无法再唱歌。

那你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呢?

安格突然站住脚，心底莫名地涌起一股力量，那股力量使她热血沸腾，好像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点让它爆发，只能焦躁不安地在血管里迅速地流转。

"我要参加。"

手不由自主地握成拳头，骨节发白。

小小的世界里装着小小的我们，小小的我们想活得伟大。

而这巨大而静默的宇宙，并不能听到这颗小星球的喧哗。

第二天安格就去报了名，领到一个牌子，1020号。从大厦出来的时候，尹泽昊和阿灿已经在楼下等着了，明可舜居然还捧着一大捧鲜花，五颜六色的很惹眼。

"你们送花来干吗呀？只是报名而已……"安格嘴上这么说着，"不过……谢谢啦~"

"别谢我，谢你家昊啦！"明可舜把安格往尹泽昊那推了推，"诶，什么时候海选啊？"

"7月22号开始。"

"啊……"安格话音刚落尹泽昊就叫起来，他凝视安格几秒，眉头微微拧起，是抱歉的神色，"我不能陪你去了--我那天正好参加中日全国绘画大赛的初赛。"

"啊？"安格有些惊讶，"你什么时候突然……"

"我师傅替我报的名，"尹泽昊拉开车门，"先上车吧。"

安格点点头，钻进后车座，把花放在后面的车厢里。

第53节：即使全宇宙终结(3)

"这是我重拿画笔后的第一次比赛，我想把它画好。而且，我也想记住我今天的样子，和你一样。"尹泽昊坐在副驾驶座上，把脸侧回来看着安格，从车窗射进来的微弱光芒反射在他的镜片上，只能看见隐约的一点蓝色。

"嗯，没关系，那你要加油咯！再说，我还有可舜啊！"安格挽过明可舜的胳膊，"是吧，你会陪我去的~"

"哎，既然你都这么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地答应你吧！"

"哎哟喂~"

"你再叫，再叫我就不陪你去了~"

"呵呵……"安格笑着，朝车窗外看去。车窗上贴了一层防紫外线的薄膜，把外面所有事物全都罩上了层深灰色。夏日的蝉鸣一阵一阵的响起，挤满耳朵。阳光透过窗户仍然很刺眼，安格摊开手掌，盛住满掌心的阳光，那温暖的色泽在自己手里银亮发黄，眨眼后仍然留下不灭的影子。

她望着外面飞速倒去的景象，人和树木都被拉得很长。心里的浮躁被满眼的绿色覆盖，她不知道从哪突然冒出一拨又一拨的伤感，耳边突然响起木吉他带着磁性的声音，一起一伏的在耳朵外跳动着，淹没空调送风的呼呼声，淹没聒噪的蝉鸣。

在乐队组起以前，忌司是弹木吉他的。他会弹很多曲子，但是安格能记起的就只有一首了，那首曲子就像黄昏时下起的一场小雨，淅淅沥沥。天空并不灰蒙，远处仍然可以追寻到夕阳晕染的一缕缕血红，微光浮动在安静的河流上，古老而静谧。安格每次听到它，都觉得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抚平心上浮躁的莠草。

每个人体内都有一台留声机，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里放上一两首合乎时宜的旋律，催眠细胞回到过去某个幸福的时光。

而在那些所谓的幸福时光中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幸福。甚至包括现在。

海选那天，骄阳炙烤着大地，没有一点风，像一个囊括天地的蒸笼。从人群里挤到大厅，安格长长地舒了口气，她用手背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明可舜则在一旁不停用宣传单扇着风，脸被涨得通红，她四处张望着找不到半个座位。

整个大厅的墙上都被贴了"唱响天堂"的海报，媒体在其中转悠采访。安格紧紧拿着自己的牌号，心里像有一只蝴蝶在扑腾，挠得心壁直痒痒。

呐，我一个人的话，真的可以做好吗?

尹泽昊坐在位置上，离正式开始比赛还有二十分钟。他从桌子底下拿起笔洗朝外走去，才发现教室里用水彩的人几乎少之又少。也难怪，整个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选择彩铅或用麦克笔上色会比较快。

安格怎么样了呢，还好么?

尹泽昊抬头看见从走廊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空气里浮动着的细小灰尘在阳光间上下沉浮。水龙头的水哗哗流淌着，溅起来的水雾很快就被蒸干，空气闷热得不行。

第54节：即使全宇宙终结(4)

?呐，你，一定要加油啊！

人流动得很快，电视台的人时不时会出现在赛场进出口逮住几个人问问感受，不过安格想自己穿成这样应该是没得采访的。

想也不用想，Ebba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为数不多的通行证，场外一阵骚动。安格一下子睡意全无，大片的人潮朝那边涌去，电视台在第一时间现场报道，Doom一行人被称为北幽赛区最有希望的实力组合。

"你羡慕么。"明可舜望着Ebba说。

"还好。"安格刚刚回答完，就听见工作人员喊了声："1019进，1020、1021准备。"

前面的二人组合很快就出来了，面露菜色。安格从墙边站起，走进场的那一刻心里兵荒马乱，所有的脑细胞刹那被警醒，好像才真正意识到--

如果输了，怎么办?

安格浑身上下都被紧张绷紧了，头上微蓝色的灯光却让她觉得刺得睁不开眼睛，之前心里打好的腹稿现在全忘得一干二净，从心底好像噌地燃起一把火在皮肤周围熊熊地烧着。

"那个……我是1003……啊，不是，是1020号。"安格看见其中一个评委皱了皱眉头，心里更慌了，"我现在可以开始唱了吗？"

"嗯。"评委们正低头写着数据。

"我唱的是"Yesterdsy once more"……When I was young--"

"叮咚！"铃声响起的时候把安格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哈哈，别怕别怕……但你可连最开始的音都没唱准啊。"其中一个评委笑着笑着脸色就变得严肃起来。

"啊……我平常唱不是这样子的……"

"平常？我们总不能说等你发挥得好的时候再唱吧？还有，上台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嗯……下次加油吧。"

下次加油吧。

嗯，也就是说，这一次你别想了。

连第一句话都没唱完。

安格出来的时候听不见旁边的声音，明可舜张着嘴不停地在说些什么，但那些词句到了脑里就混乱成一团，成了录音机绞带时放出来的杂乱的声音。

没过多久她便看见尹泽昊过来了，少年微笑的脸在强光下慢慢地失掉了表情，眼角下垂。

安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耳边轰轰地一直响着金属敲打的耳鸣无法散去。恍惚间她被明可舜推上了车，又恍惚的在车上坐了很久，下车的时候映入眼底的是北幽一中的大门。

来这里干什么。这句话安格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说出口，但明可舜转过头来的时候她明白自己肯定说了出去。

然后她终于听见一个声音：

"安格，我给你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你要超过我，然后去参加最后的武汉赛区。"

有人把手搭在了自己肩上，她抬起眼，看了一会儿才发觉从眼前闪过的光是眼镜的反光。

第55节：即使全宇宙终结(5)

--是张老师。

寂寥的宇宙。微漠的星球。

无数泡沫构成的时代，隐藏在棉花糖下的冷世。

这便是，我们所有的存在。

安格站在巷口，发现三楼025亮着灯。

她凝视了一会儿，仰起头，视野移向天空。

墨如锦缎的夜空漂浮着暗红色的絮云，如一团团孤立的小岛般密集地低悬着，一直到视野无法抵达的天角。正上方有一个眼状的缺口，看得见点点的繁星。

无月之夜，星罗棋布和柔烟絮云。

--和以往那深蓝一片的朴素天空相比，现在即使是如此华丽而真实地摆在我面前--不会是电脑合成的吧?

嗯，太假了。

甚至想说，肯定是假的。

可在下一秒，她还是飞快地冲进单元楼，手拽着书包三步并一步走地朝三楼奔去。以往总是嫌太过昏暗的楼梯，今天似乎要更加明亮一些。她气喘吁吁、弯腰撑着膝盖站在025浅绿色的大门前，心里又怕失望来。

没等她犹豫，门径自开了。

光线一寸一寸地随着门的打开而透出更多的光亮，最先看到的是靠在门框边的忌司，他颔着下巴微笑地望着自己，白炽灯在他脸上铺撒上一层柠檬黄的粉末，细腻地在眼中化开。再往右去一点，是伸手推开门的夏天真，咧开嘴大大地笑着，铜色的皮肤和粉红色的唇膏配得恰到好处。段昱浪手肘搁靠在门框边上，依旧邪邪而又慵懒的笑脸。

那一次三人冲着安格微笑着的脸，像三色堇一般在大脑里铺叠下重重花海。那个终日蜷缩在角落里的小小的自己，即使嘤嘤哭泣，只要走到这来，满手心都是新生的勇敢。

因为还曾有过，这么美好的，简单的，微微疼痛着的，幸福瞬间。

"欢迎回来！"

安格捂住嘴鼻，强烈的酸劲从肺腑里冲上鼻梁，她眨眨眼睛，眼眶有些湿润。

"呐，谢谢。"

忌司拉着安格走到原来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桌前，桌上放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奶白色的鲜奶油，还有彩色的花朵，正中央用红色的甜酱写着"FLIGHT"。

灯光突然熄灭，蜡烛在黑暗中一支支被点燃，橘黄色的火焰轻轻地在线头跳动，在背后的白墙透下闪动的光晕。

"安格。"忌司的声音近距离地从咫尺的地方传来，"对不起。"

安格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咬着下唇，不停地用手背擦着某种晶莹的液珠，嘴角却是上扬着的。

"重组Flight吧。"

第56节：这么近，那么远(1)

【这么近，那么远】

"我操你妈！"遍地是垃圾的阴暗走廊，做清洁的同学没敢来，偷偷回家了。

"啊--"唯独走廊里亮着白炽灯，两边的教室都黑了。

"老子操你妈！"不断闪动的人影挡住地面的白光。

"啊……"七八个打扮入时的高中女生围在一块，疯狂地对地上缩成一团的女生连踢带打。其中一个穿着深紫色风衣的黄发女，拽住女生短短的头发死死地往下按，再按，一下又一下的撞上水磨石地砖。被打的女生厉声尖叫着，带着哭嚎，已经听不清言语，想要站起来却又被从后面飞来的一脚踹了下去，她被压在地上，竟动弹不得。踹脚的灰衣女生低下头幸灾乐祸地看着短发女生几乎扭曲的面目。

"啊--"又是一声尖叫，但不是短发女生发出的。顺着短发女生青筋兀起的手臂看过去，是灰衣女被抓住的发根。

"我靠，你放不放？……还不放！你妈×的想死！"见她拼命扯着同伴的头发不放，其他人打得更厉害了，一个个脚印踏在女生背上，甚至有人用尖鞋头愤怒地朝她的头踢去。可女生就是不放，死死地咬住牙，不尖叫，也不大哭，像是彻底绝望了一般。

只是死命地，更加用力地抓紧那人的头发，恨不得把指甲都嵌进去。

--人在溺水时倘若见到一根漂浮的稻草，明知没有用也会出于本能地将它紧紧抓住。

人类信赖的本能，像一块湿毛巾被用力拧干。

昨晚下了一夜的雪，到现在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铺天盖地的白雪，皑皑的在面前铺张开。房屋的棱角被软化，远远眺去，圆润得像是方形的棉花糖。枫香树只剩下主干的一袭青黑色，枝干被雪包裹得密密实实。

忌司蹲下来去解摩托车的锁，夏天真和安格因为段昱浪懒得下床骑车而不住地诅咒他吃早饭吃出个大苍蝇，剩下的问题是一辆摩托三个人怎么坐。

忌司先跨上摩托，转动引擎。油都被冻住了，在油缸热起来之前是发动不起来的。

一个自行车轮突然横过视线，出现在单元门洞口前，少年白色的夹克几乎要和背后的雪融合在一块，只有那一头遮在衣后帽下面的黑发尤为突出。

安格望了望忌司和夏天真，又把目光对上尹泽昊蓝色的眼珠，站着，不说话。迎面吹来一股夹杂着雪末的寒风，藏在脖颈里的温热头发被一缕缕撩起，寒意迅速从衣领侵略。

你怎么来了呢，你怎么可以来呢。我差点以为，一切都还和原来一样。

"走吧。"尹泽昊像没有注意到另外两人，眯起双眼，微笑如故，"快过来啊，站在那发呆干什么。"他的脸被风吹得偏红，嘴唇有些泛白，一条蓝白相间的冷色围巾缠了几圈，却仍然抵挡不住巷口流动的冷空气，头发几乎要被竖起来。

"格格今天跟我们一起上学。"没等安格回答，夏天真先开了口。她戴上毛茸茸的Hello Kitty耳罩，走出单元楼，回过头冲那边两人说："嗳，要出发了哦，别迟到了。"顿了顿，又继续说，"格格，可能会挤一点哦~"

第57节：这么近，那么远(2)

"安格。"尹泽昊扭回头，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在自行车的龙头上来回擦了擦化开的雪水。

安格摊开手掌，另一只手套还在她这儿。大了很多的羊毛手套，第一次戴得烫手。她只好逃也似的再让刘海挡住自己眼睛。

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没有再买新手套呢。

"格格是我们的。"夏天真毫不客气地回道，"格格是我们Flight的，自然要跟我们走。"

"安格--"和第一次响起的是一样的声音，只是尾巴拉得稍微长了些。

"你要跟谁去。"忌司摩托车已经发动起来，他戴上头盔，递给夏天真一个，还剩一个挂在手柄上，"你想跟谁去呢？"

"啊呀呀--"一个带着睡意拖长了的声音突然在楼道响起，段昱浪用手捂着嘴打着哈欠从拐角出现，头发被睡得怪模怪样，"肚子好饿啊……小司司你今天没有给我买早点，真过分~"

另外三人飘下一滴汗珠。

"啊，尹泽昊你在这里啊~"段昱浪像看到救星般笑逐颜开，三步两下便麻利地坐上他自行车后座，"你要往北幽一中去吧？我好想吃学校门口的小笼包哦！哎哎，我懒得骑车，你驮我去吧？"

尹泽昊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喂，把你的臭脸侧回去！我坐你车坐定了，快点啦！"说着段昱浪就把脚往后一蹬，车子猛地向前移去。"喂，你要死啊？"尹泽昊一惊，差点人仰马翻地摔下，他赶紧向前踩了一下，摇摇晃晃地掌着龙头向前驶去。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在雪地上轧出一连串的"S"形。

"好了，我们走吧。"忌司把头盔丢向安格，头盔直直地向她怀里扔去，安格没回过神慌张地叫了几声，头盔在她两手间跳来跳去终于还是掉在地上。

夏天真一手拍在自己额头上，"喂，你在想什么啊，快点上车！"

"哦！"

对不起。

安格挤在最后面，夏天真坐在中间帮忌司翻起衣领。

这一次，我不想再像原来那样了。为了要保护自己，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其实你们最后都会离开。

摩托将尹泽昊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忌司在后视镜里瞥了眼不断缩小的尹泽昊。

但是在这些相处的日子里，我们都来做彼此的后盾吧。

安格和夏天真一走进教室，就立刻察觉气氛跟平常不太一样，班上乱成一锅，前后左右围成四人小组嗡嗡地议论着。

窗户半开着，看关窗同学费力的模样好像窗户很难关上，风在玻璃上刮吵着发出呜咽，从外面夹杂着鹅毛大雪冷洞洞地冲进来，才翻到最后单词表的英语书又被翻到第一页。安格搓搓手，又捂捂冻得疼痛的耳朵。头顶上的电灯不停地晃动，老旧的铁索"咯吱""咯吱"作响，白色的灯光剧烈地闪烁着。

第58节：这么近，那么远(3)

安格刚想开玩笑说这电灯不会掉下来吧，头顶上的那束灯光忽然熄灭，周围的同学一阵倒抽凉气的惊呼，她本能地向后躲去并缩成一团，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了头上，她用胳膊挡住眼睛的前一秒看见细碎的乳白色碎片朝自己飞来。

简直是头昏眼花。

"啊啊--"尖叫声在耳边响得更密集了。头顶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痛楚，一股温热的暖流更是刺激着痛处，眼泪完全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掉。

旁边的人赶紧过来帮忙，电灯松了一根铁索悬在半空中。血从眼睑上方滑下来，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安格昏昏沉沉地靠在椅子上，恍惚地听见有人说叫老师来，先送医务室把血止住。还有人说外面积了那么厚的雪，路上都没车。

一双用力的胳膊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起初几步似乎有些吃力，但之后便越来越快了起来。

闯出门的那一刻，她听见身后喧杂一片中的几个声音：

"她们真的是连体婴儿？昨天一个刚出事了，今天这个就有反应了！"

她用手把眼睑上的血抹去，勉强睁开眼，视线模糊只能隐约地辨认出那人黑色的头发，体温倒是有点熟悉的。

那人喘着气生气地说，怎么我才没见你几分钟，你就搞成这样？

可是女生吭吭地哭出声来，没有径直回答他的话，喃喃地问：明……明她怎么样了啊？

短发少女额头上缠着纱布坐在床头，脸上的擦伤涂上了红色药水，右胳膊疼得无法动弹。一个中年模样的妇女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乎乎的面。她试探地把它端到女生面前，可女生看也不看一眼，左手用力把面一推，面汤很快洒了一地。

妇女叹着气把面放在柜子上，没有责备，用纸巾擦了擦手又擦干瓷碗周边的面汤，走出门去。

女生昂着脑袋，眼睛睁得出奇的大。

说什么好朋友，全都是骗人的。

安格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缠着纱布，她用胳膊将自己撑起来，靠在墙上。百叶窗射进的光芒将整个苍白洁净的房间刷上一层中黄，安格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望着忌司的残缺的背影，脑袋一根经蓦地抽痛起来。

忌司听到响动，冲进来把她扶稳："怎么了？……尹泽昊他，马上回来。"

安格大脑一接收这句话就变了脸色，把少年扶住的手甩开，她冷淡地望着他："不是说，我们不认识么？"少年被一推，向后连退了几步，若不是扶着墙他差点摔倒在地。

安格很意外，自己没用那么大力啊。不过，还是问正事的好。

忌司拧着眉头终于站稳，他猫着腰捂着膝盖骨，在旁边的等候椅上坐下，暗自庆幸安格没有看过来。

"算了，乐队已经重组了，不跟你扯这些……明，你知道明怎么样了么？"

第59节：这么近，那么远(4)

"她？"忌司刚松开的眉头又重新拧起来，"她今天没来上学。"

"啊？发生什么了啊，你带我去她家！"安格瞪大眼睛，头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她咬咬牙，抓起坐在椅子上的忌司的手，要往楼梯那奔去--

可是忌司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立刻站起来，他的动作太过迟钝加上安格急急地一拉，居然跪到地上。他另一只手本能地紧捂住右腿的膝盖骨，只是艰难地说了声"抱歉"，然后背靠着墙吃力地撑起来，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安格看着他，还是忍不住问："你怎么样了啊？"

"你不是担心明可舜么，她没什么大碍……只是额头和身上有些擦伤。"

"怎么会这样！"

"她……昨天晚上，好像是被打了。"

忌司还来不及看清安格脸上的神色，她已尽可能飞快地朝扶手电梯跑去，头发向后飞舞，模样逐渐模糊。

"喂，你小心点啊！"忌司冲她喊道，女生消失在电梯顶端，他叹了口气，靠着墙，然后一跛一跛地朝外科走去。

厚厚的牛仔裤，膝盖骨的地方，有一个深色的点一点点的向外扩散，最后深蓝色的牛仔裤被浸湿下一大片，暗红色继续向上下两边侵蚀。

黄昏时分。街道早已被清理干净，只是黑色的泥水四处流淌。车辆陆续缓慢地通过，安格站在路边拦的士，不停地搓着手。来往的大多数都是私家车，好不容易看到几辆红色计程车却坐着人，最可恶的是那些车都不把"空车"给摁下来，害得她白高兴半天。

算了，走吧。安格撇撇嘴走回人行道，前面走来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人，拎着一大袋子的东西，厚厚的围巾把脖子围得严实。安格这才觉得无比的冷……外套掉在病房里了。

"哎？"那人发出疑问的一声，赶紧小跑过来，安格这才看清楚对方的脸--昊。

"怎么出来了？"

安格脸红扑扑地，缩着脖子，环抱着胳膊，冷得直发抖。

"真晕，忌司是怎么照顾你的？"

安格只感到脖子上一团热乎乎的暖流扑上来，对方正把围巾一圈圈地缠上来，"啊，外套就不必了！"

"你别跟我哼唧。"尹泽昊把风衣套在安格身上，风呼呼地刮来热度迅速散开。他把安格拉到自己怀里，掏出手机，隔了会说："阿灿，我现在在人民医院门口……哦，我没事，你把车开来吧，嗯，快点。"

安格微昂着脸望着尹泽昊的眼睛，把围巾松下两三圈，边往他脖子上套去边问："你知道明被打的事情么？"

"啊，不是很清楚，学校正在查，好像是职校的人。"

"我靠，谁啊！"安格激动起来，"找死！我要找他们算账，太过分了！！"

第60节：这么近，那么远(5)

"别激动……对方应该是女生，叫的人全都是在外面混的女的。"尹泽昊叹了口气，微微低下脸看到她头顶上缠着的纱布，想起什么，"诶，忌司他还好吧？"

"嗯？"安格莫明地仰起脸，"你提他干什么？"

"他不是腿伤了么？"

"啊？你说什么？"

"是他骑摩托送你到医院来的，到医院时转弯太急车速太快，车胎的铁链那时已经磨得差不多了，车翻了。他怕把你伤到，腿一直撑着摩托，所有的重量全都压在膝盖骨上……幸好当时你们摔在雪地上。"

明家就在区检察院旁一个大院子里，3号楼402。

安格一个人爬着楼，楼梯不陡，却有点长，只是四楼，却有点高。尹泽昊在车里等着，风衣仍穿在自己身上。楼道里比外面要暖和一点，寒风在外面呼啸着，从通风眼里涌进来，呜呜的叫声有点吓人。

脑海里不断地反复着一个画面，安格很讨厌自己为什么现在想到的居然不是明。

后视镜里飞速向后倒去的画面从左眼跳到右眼，从医院出来的红色摩托，在风里停着，那人脸朝着这边，神情模糊。

安格叹了口气，心里五味杂陈。站在明家门口，本应该慌张猛拍大门的她，目光却开始游移起来。

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无论往哪里想，都想不通。

她记得明曾经在天台问过自己，是喜欢他吗？当时自己咬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明只是叹气，拍拍自己，说：是喜欢他吧，是吧。只是这种喜欢，和对尹的一点都不一样，是那种，秘密而小心翼翼藏在心里，怕见光，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那时安格惊异地昂起头，明呵呵地笑笑，别过头，你别说话，我都知道，这种感觉，即使过去了那么长时间，我永远都忘不掉。

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问问，明的过去。可是每次看到她，都是一副快乐活泼的样子，怕一旦提起，她会难过。

安格叩了叩门，很快传来了脚步声，明妈妈打开小门看到是安格，连忙把大门打开请她进去。安格穿上鞋套，向四周环顾了一遍，桌上摆满了饭菜，大冬天里却没有冒热气，碗筷还是干净的。安格跟明妈妈打了声招呼就往明可舜的房间走去。

门轻轻带着，没有锁上。安格吱呀一声把门推开，刚看清明可舜坐在床边面朝窗户的黑色背影，就听见对方怒吼出来的声音：吵死了，我说了我不吃饭！

安格被吓了一跳，原本跟在后面的明妈妈叹了口气，拍了拍安格的肩膀转身离开。安格整理好思绪，走进屋内，把门带上，试着叫了声，明……

屋内很昏暗，窗帘被拉上，挡住本来就很惨淡的光线。明可舜没有任何反应，安格想是自己的声音太小了，她弯下腰把地上的娃娃捡起来，放回床上。

第61节：这么近，那么远(6)

"明--"

"我现在不想和你讲话。"声音冷冷地，没有丝毫起伏。

"心情不好么。"

"我说了我不想跟你讲话，你烦不烦啊！"明可舜猛地回过头来，两个人都愣住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好朋友啊，有什么不能--"

"别跟我说这些。"明可舜本来想说"我呸"的，但是喉咙在那时堵塞住，说不出来，"这都和你无关。"明可舜把脸侧回去，自顾自地望着窗户，天色逐渐转暗，屋里黑洞洞地只有隐隐的微光，两个人的影子朦胧模糊，拉长后交融在一起。

"明……"

"你变得太多了，多得我受不了了！你知道我不想把话全都说破。"

明可舜站起来朝安格这边走来，她伸手戳了戳安格的右肩膀，安格望着她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肩膀不是很痛，却感觉得到用了很大力气。

"你以后离我远点。"她边一字一顿地警告边戳着安格。也许是安格重心不稳，更多可能的是对方下手太重，安格上半身几次被戳得往后仰去。

安格半晌都盯着那只手，尤其是戳向自己的那只食指，指甲上还涂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两颗大小不一的红色爱心，那是上个星期一起买指甲油给对方画的。

你还不如直接打我一拳。

安格鼻子哼了声，把右肩向后一靠，那只手滑了下来。她眼神异样地眯起一只眼睛，下巴蜻蜓点水的点了一下，对方的表情没有清晰地印进眼里来："打扰了，再见……明、可、舜！"

安格转身拉开门，向明妈妈道了声沙哑的再见，然后飞快地冲出门去。

床与书桌间发出嘤嘤的啜泣声，明可舜坐在地上，盯着画板上用玻璃胶绷好的服装设计图，沉默许久，擦干眼泪，呼啦一下把画好的设计图全撕下来，扯了个粉碎，然后难过地又发出呜咽声，像街头的流浪狗，因为太冷而蜷缩成一团。

"嗯，拜拜，安……"

"真过分，"安格向夏天真抱怨道，"她以为我是什么？嘁，在我面前不明不白的就闹脾气，刚开始我还想着要安慰她，结果好心反而遭她一头的冷水。"

"怎么搞的啊，你们先前不是很好么？"

"好？她叫我别跟她提好朋友的事，还那么用力地戳我肩膀，叫我离她远点--我就是受不了这一点，讨厌别人命令我，凭什么啊，我安格又不是只有她一个朋友。"

"我想骂人了，个鬼小稀烂，活该被人打，被打了还不知道是谁，真是搞笑。"

"算了，也不要这样说她吧。"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很不爽，但是听到夏天真这样说她，安格心里反而更堵得慌了，"或许……她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几乎是本能地为她说好话，甚至为自己刚才说的气话感到害臊。

"哎，你就是这样，我叫天真都还没你天真，说实话……格格，别幼稚了，成熟点吧。"

明可舜。

如今我无法再参与你的什么了，你那句"这都与你无关啊"，不管是气话还是认真的，都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我们撕裂开。

一直以来，在所有人都往离开我的趋势发展时，我都会看到你灿如繁花的笑容，那时的我，曾天真地以为，我无论被谁背叛，你都会在我身边。

可是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想像以前那样软弱了，到最后，陪着我的就只有我的梦想。安格把头伸出走廊边缘，城市华灯很是绚丽，中心摩天大楼的灯柱光在整个上空来回移动，她摸摸自己的喉咙，面目沉静。

夏天真反过身靠着护栏，向后仰去，视线越过上面的层层走廊，直到与夜空对视。

什么时候，我才会有个朋友，像曾经的你和明可舜那样呢。也许是我太贪心了，可我在谁的心里，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个。

夏天真最后望了一眼星球的脸。

第62节：慢性毒药(1)

【慢性毒药】

安，你知道么，在你走了以后，我又回到了北幽一中，并转到了12班。

真是好笑呢，明明已经不在这的人了，有的老师还以为你在班上，上课看着座位单点你回答问题。每每回过头去，都会看见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桌上偶尔会落上一片枫叶。

在最后冲刺的一年里，我频频在他们嘴里听见你的名字，你好像一个传奇人物，就连你的座位，大家都争抢着合影。

我仍然怀念那一个你，那个被人称为不良少女却内心纯净的女孩子，会在夜深人静的电话那头给我哼着歌，会边大喊着梦想加油边落下眼泪，坚定自己所相信地永远不退缩的女孩。

那时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是一辈子，那时我甚至以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没想过现在这么陌生。

--明可舜

唱响天堂的赛事进行得非常顺利，一次复活赛也没有进入，票数高第二名三十多万票，原先那家小小的旅店已经无法保证Flight的安全和私密，主办故意放风将Flight转移到武汉江城明珠豪生大酒店，实际上是被秘密地安置在临近长江的一所小区的别墅群里，一起住下的还有成功晋级前五的选手。

比赛如期进行，三强将会与另外两城的三强举行一场总决赛选出三霸。顺带提一句，Doom在北幽赛区排行十二，虽然无法进入总决赛，但已与天成公司签约，计划将在夏天推出第一首单曲。

比赛前一个星期，安格关在房间里写歌词，她告诉其余人，以前答应过明，会写一首有关她的歌。安格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夏

天真给她送去早点，她什么也吃不下，眼睛红通通的，不知道是熬夜的原因，还是刚刚哭过。

第63节：慢性毒药(2)

昨晚昊又打电话过来，听得出话音里的沙哑，可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温的语气。

他说，我叫人查过了，明可舜也在武汉，但是具体位置不清楚。有件事等你比赛完了我再告诉你。

他还说，武汉最近受西伯利亚的寒流影响，别忘了戴手套，女孩子手冻了可不好。药要按时吃，不舒服不要勉强唱歌，以后没有我，希望你能更幸福。

安格在电话这边当时就内疚得心里一大把一大把地颤抖，她说，你可以不对我这么好的。

那边话很短叹息却很长，习惯了。

安格拿着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不能再随便挂电话了吧。

抱歉，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昊话语带着淡淡的平静，可听筒里却涌出一股又一股忧伤的气味，他继续说，以后，我也不想再画画了……如果你没什么话好说的话，那我挂了。

嗳……安格赶紧叫住，心里沉沉的，风呼呼地在玻璃上刮出哭嚎的声音，那边没有传来嘟嘟的忙音，她舒了口气，你是猪吧，第一，我没有觉得你有打扰我，该说抱歉的应该是我，谢谢你给我那么多的照顾，要不是你和明，我现在不知道会颓废成什么样子，只是我试着接受你那么长时间，但最后发觉我只能把你当做亲人看待……

这样啊，原来我挺失败的。昊笑笑，但安格笑不起来。

第二，你画画不是为任何人而画，你不是说过吗，你喜欢画画，就算没有人欣赏，你还是会觉得很快乐。你现在又得了中日绘画特等奖，那么多人喜欢你的那张画，你的画并不寂寞……反正我一直认为，只有梦想能陪自己一辈子，到最后关头，只有它不会离开。所以……

我知道了，谢谢你。

喂，昊。做自己的力量吧。

"唱响天堂"决赛设在夜里，武汉的江面在灯火辉煌间平静地浮动着暗黄色的波纹，客轮边缘镶着金银色的小电灯，远远望去那些朦胧的微光汇集起来，像宇宙里的银河。一牙新月悬在空中，樟树展开油嫩的叶子在清风里浮动着暗香。

嘈杂声与镁光灯汇成一片。Flight一下车就迅速有歌迷和媒体拥挤上来。想像一下晚上戴着遮住半张脸大的墨镜，恨不得嘴边几公分处全是各种节目的话筒，走急了会撞上你的鼻子，走慢了寸步难行别想准时进休息室准备。"唱响天堂"的选手们现在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工作人员不得不把自己想象成一把大伞，张开双臂挡住蜂拥上来的记者和歌迷们，若不是警方及时解围，Flight觉得自己会变成四张薄饼，然后被伸来的无数只手越扯越大最终撕破。

安格没想到唱歌出名后会变成这么夸张的场面，虽然看过电视上歌迷们疯狂的模样，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喜欢Flight，心里更多的是喜悦。

第64节：慢性毒药(3)

"请问安格，为什么您上次参加北幽赛区的比赛是一个人？而且成绩还很难看。"

"Flight曾经一度解散的传言是真的么，是看中了什么才又重组？"

"请问忌司，南宫是您真正的姓氏吗？为什么您和安格双亲的资料都是空白的？"

"夏天真，听说您才是忌司的女朋友，那他和安格同当主唱看起来非常亲密，您会吃醋吗？"

以上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回答，"无可奉告"。

在休息室Flight才得以喘息一下，段昱浪反坐在板凳上对着墙画圈圈，不住地惋惜："我优哉游哉的生活就这样被您们报废了……"

"没有"您们"这个词吧？"夏天真靠在椅子上闭上一只眼睛。

"哼~你又来取笑我啊，就是看我语文不好~"

"哪敢啊，歌词很多主题都是你想的啊。"

"那也要靠忌司写词啊！"

"喂喂，"忌司忍不住插嘴道，"你们还有力气吵架啊，还不快去洗下脸，等下化妆师来了又要抱怨我们满脸大汗了。"

安格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被灯光照得白得过分。按照这个势头，Flight进前三的可能性还算很大，可是其他选手的实力不容小视，就算进了总决赛，另外两城市的三强听说人气超高的，有一个叫"Power"的二人组夺冠不说，甩了第二名S.D.F将近74万的票数，以392万票稳站第一。

"别担心，我们是谁啊，绝对可以的。"忌司凑过脸拍拍安格的肩膀。

"可别人都有亲友团拉票啦……"

"谁说我们没亲友团，"段昱浪和夏天真几乎是异口同声，"我们的家人都很努力啊！"

"我爸爸说我们要是抱不回第一回家就等着吃棍子烧肉，"段昱浪嘟哝着，"他们都没敢打牌，天天四处做宣传、拉票，我还有大姨妈二姨妈三姨妈四姨妈还有大姨小舅，还有另外一边的大伯二伯三伯大姑妈小姑妈……还有在北幽西城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还有我那帮兄弟们的爸爸妈妈大姨妈二姨妈姑姑舅舅爷爷奶奶--"

"停！"安格满脸黑线地叫道，"中国人口众多就是被你这样的家撑起来的！"

Flight进场耽搁所以最后一个唱歌。前四名选手有一名遭到评委"不如以前"、"情况糟糕"这样评价而打击到哭了，结果现场人气掀得更高了。

经历前面几场比赛，Flight心态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半个月专业的强化训练后，新歌已经练得非常熟练。

灯光暗下，Flight在黑暗中迅速摆好阵势，台下叫喊一片："--Fate Light！Fate Light！"

骤然随着鼓声节奏闪烁着的强光和空调暖气的双加温作用，空气的热度瞬间拔高，台下一阵尖叫和欢呼，"Flight"的星光牌标志着最狂热粉丝团的所在地。

第65节：慢性毒药(4)

安格拿起话筒："下面是Flight为大家献上的新曲，谨以此感谢那些曾陪我们走过黑暗日子的却又分开的朋友--"影子"。"

你说永远不分开

你说你会想念我

你还记得么？

开始是安格一小段高潮部分的清唱。这一次是夏天真电贝司简单的旋律为主，忌司配合着轻柔的高音和弦紧跟其后，卡在贝司后跟上，音色更加清晰。段昱浪扬起右手，一阵颇有起伏感的鼓声掀起场下歌迷尖叫不断。

J：黑色小巷 墨色天空

我手边没有任何人

加油打气 两手拉钩

脚下的影子是你陪我吗

A：那时我低着头

那时你说珍重

也许友情像流沙

一场黑色旋涡把我吞没

合：你说永远不分开

你说你会想念我

你还记得么？

安格眼泪差点掉下来，她仰起脸看着头顶舞台灯光，各种各样的黑色灯械像倒挂在上的群鸦。

音乐小小的停顿了一会。

"怎么会咧，我们一定要好好在一起，要很久很久啊！"段昱浪的声音。

"我从来都没有一个朋友玩得像和你这么好的。"夏天真说道。

"以后要到高中，到大学，一辈子都这么好！"--是模仿女生之间真实的对话。

在所有人都注视着台上四人的时候，一个拿着摄影机的女生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可谁也没在意。

J：日记小札 很少提你

太坚信你不会离开

只需微光 影子都在

你说好可是人已经走了

A：火车让我孤单

你沿着轨道走

也许友情太脆弱

还经不起半点考验

合：你说永远不分开

你说你会想念我

你还记得么？

你说永远不分开（不分开的）

你说你会想念我（要想念我）

你还记得么？

音乐又只剩下缓慢的贝司和吉他高音，是和开头一样的旋律，安格最后一句清唱：

我们都是骗子 只有一句话最真

最好的朋友

场下沉默，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敲定后的半分钟，观众才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尖叫。

评委点评的时候夏天真一直低着头，评委说到她的时候她恍惚地点着头，直到主持人宣布插播广告，几分钟后由统计的短信票数定三强。

夏天真走进后台仍然神情恍惚，就连忌司叫她也没听见。安格接到昊的来电，听了几句，看了夏天真一眼，然后走到旁边回避去了。

"这一次冠军得主是Flight！惊人的424万8300票！当然我们的亚军也是不错啊，332万4321票，其次是……"

"等一下，我有话想和你谈。"安格小声地对夏天真说，歌迷们疯狂地拥上来，安格来不及听到夏天真回答就不得不换上灿烂的笑容，应接不暇地签名、拥抱、握手接踵而来。

第66节：慢性毒药(5)

安格手机械地签名，从眼睑上哄哄过去的、像诡异电影突然闪现的镜头，没有任何预兆地跳过幼年自己小小的身影，挡住夏日毒光的旧墙，青灰色的天，萎靡颓丧的气味，以及自己用粉笔画出的红色爱心。

Flight休息室。外面挤满了新闻媒体，忌司和段昱浪被推出去应付，记者们被招呼进大厅采访。房间里就剩下两个人。

时间在极光里困得无法出去，苍黄的穹野蒙上太过虚假的色泽，一晃一晃扎得眼睛酸酸的发热。化妆台上镜子周围的一排排高瓦白灯发散光亮，逐渐升高的温度使心之莠草疯狂肆虐，像水中浮萍覆盖一片，吸取了所有其他生物的氧气。

窒息得令人干呕。

安格用力地拔下插头，一排镜子全都熄了。整个房间暗下来，猝不及防的夜袭，夏天真错觉自己掉进了绿色泥沼里，厚厚的一片压禁所有的可见光，黑暗仿佛是被吸入肺腔，狭小的处地，无法喘息。

但的确是掉进泥沼里面。夏天真隐约地意识到什么，软绵绵地走到墙边，伸手摸到开关，正准备摁下去时却听到一个格外响亮的巴掌。

没落在自己脸上。

"格格……怎么了？"夏天真开灯的手刹那怔住了，然后像触电似的弹开。慢慢地终于能看见一点东西了，她转过身，休息室唯一的一扇窗户透进深蓝夜色，五面镜子反射着房间里蓝阴阴的墙壁和桌椅，安格面对镜子身影像不动的石膏，手还扬在半空中。

"这一掌本来是明打你的，我替你挨。"

夏天真倒抽了一口凉气，脚下一崴，手本能地往光滑的墙壁扶去，"啪"地摁开了灯。

头顶上那悬在空中的灯极管，咝呼作响了一番，猛然间拉开一屋的雪白。

"这一掌是安格给你的，但我还是替你挨。"安格闭上眼睛，背光处闭上眼仍然是黑暗，右手狠狠地朝自己脸上甩来，却被夏天真抓住了。因为正是四月，所以很明显地感到手臂上砸下来的热度。安格用力把手收回来，"不打就是了，"安格半闭着斜过眼，"但你，别，碰，我。"

"发生--"恐惧地瞪大了双眼，嘴角却抽动着笑容。

"你还想问我发生了什么！"安格转过身晃动夏天真的肩膀，眼泪不听使唤地砸在鼻梁和脸颊上，没有丝毫触感，没办法遏止，"你是我的好朋友啊，但你怎么可以叫人去打明！还跟那些人说是我叫的--！！"玻璃窗嗡地一响。

"我没有……"声音细微，像是在芦苇岸的声音。

"你骗人！"整个黑色的屋子里弥漫着全是紫阳花淡淡的香味，耳膜不由自主地震动起来，一会儿一会儿的，也许是哪根神经出错，接着安格觉得手也在抖。

月亮被大片大片的云海遮住，光影界限相互交错，越来越无法辨别。

第67节：慢性毒药(6)

"你还骗我，昊全都跟我说了，他连那些人的口供都叫这边的人录下来了，你还想说什么？"连声音也在颤抖。安格深吸一口气，才意识全身都在不住地颤抖："我给你机会解释。"她想到那天傍晚和明对话的情形。

"大概……是这样的。"

"啊--！"安格捂住耳朵发出一声尖叫，所有埋藏在最下面的期待全部都爆灭了，就像藏在背后的最后一根仙女棒，一个人偷偷地在暗角想用火柴点燃，却发现竟然被汗浸湿再也不能点亮。

"你怎么会这样！亏我那么相信你！"

"你听我说！"

"我还跟昊说不可能！我叫他等我电话，告诉他那些全是假的！为什么？在这之前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

"--你听我说！！"

安格终于安静地蹲下来坐到地上，向后挪了挪靠上坚硬的墙，收起双腿抱住头，她动了动干燥的唇，发出一声自嘲："真是可笑，到最后我，竟然只有墙可以依靠可以信赖。"

"格格……别这样，你以前从来没发过脾气的。"

别跟我提以前。

"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我讨厌明可舜，讨厌她抢走你……她就像一扇透明的玻璃，我明明看得见你，却无法是离你最近的那一个……她插在我们中间，最后却是我变成了附属物。每次我想去找你，都会看见她陪在你身边，放学我想找你一起回家，你要么是跟尹泽昊在一起要么就和她一起回家……我想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我默默地跟在你后面的，就只有十米，可你一次也没有……"

安格趴在膝盖上的手臂，不由得抽动一根连接关节的神经。

"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不想再接触太多的朋友，我觉得我只要有格格一个就够了，所以我也希望格格只有我一个……后来，我想慢慢去适应这样的日子，也许我只是在你难过时借用的肩膀，只是在没有人陪你时的最佳替补……可我无法忍受，你说她是你最好的朋友--那我呢？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把我忘到哪里去了呢？"

在那么一段时光里，我们俩曾经也是和明一样的，形影不离。

"我承认自己傻得要命，我没想到那些女生会搞成这样--我只是跟她们说，给她点警告……但是我真的没有叫她们去打她……你相信我……格格，对不起……我不想被你讨厌--"

门外突然响起笃笃的敲门声，段昱浪疲惫的声音传来："喂，开门啦，节目组说等会去吃夜宵~我都快要累得脱水了……忌司那小子不晓得溜哪儿去了，真是~"

"够了，你出去吧。"安格闷闷地说，"把灯关上，就说我先出去上厕所了。"

"最后还能问一个问题么，……明可舜还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第68节：慢性毒药(7)

"嗯。"

"对我来说，最好的朋友意味着你可以为了这个人放弃其他所有的朋友，所以最好的朋友只能有一个……你现在，还认为她是你最好的朋友么？"

"……嗯。"

"我明白了。"

安格又挪了挪身体，躲在化妆台背后，灯灭了。

砰。

脑神经都乱得打结了，完全没办法顺畅地清理思路，感觉像灵魂置身事外地悬在半空中，同情地望着蜷缩成一团的自己。

对不起，我也很容易忽略你的感受，但是，你现在说你只需要我一个朋友，那以后呢，如果这句话消失了，该是谁最难过呢？会是我吧。天真，知道光在我们眼里为什么会有黑色吗？因为它想要的太多，所以反而被神遗弃了。

在乌黑的夜里，伸出双手，看不见也没有触觉，人仿佛浸融在黑暗里面，无法自拔。安格想，她还是一个人会比较好，她根本没有能力，去守护那些在身边的人。她就像一滴墨水，消融进一杯纯净的水里，虽然仍旧是透明的，但她的存在却让它没法再喝了。

"呵啦"，有人进来了，但很快归于安静的房间令安格怀疑起自己耳朵。她透过胳膊的细缝，三角视野里满满都是如绸缎般凉滑的夜光，武汉今年的蝉鸣起得格外早，在外面吱吱地振翅，声潮越来越响亮，最后在高音处仓促地消退。

耳朵突然敏锐起来，大脑还未处理信息，那地表的触感和渺茫的空气一起波动而来，在耳朵上爬散开去，有如热辐射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

背后有人伸手一揽，眼睛还没睁开就碰上柔软的棉衣。安格心头一颤，鼻很久没再嗅到的味道又重新温故一遍，大雨潮湿里的青草的味道。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声音直接从少年胸膛里传透过来，听起来像是生气了。安格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忌司抱着的，她赶紧推开他的肩膀，但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这次的力用得这么大。

"你知不知道我很讨厌找人！"力道缓和下来，音量也弱了下去，"我很担心。"

"我没事，天真应该在附近吧……她是你朋友，快去找她啊……"安格目光在房间里辗转，却不知往哪儿摆，"反正，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是乐队成员而已，连认不认识都无所谓的关系，"安格握紧拳头，"你没必要担心的。"

"你又说这种话。"

"什么啊，对我又冷又坏的人是你，虽然我有叫你别对我好。"

"……"

安格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贫血的缘故脑袋一阵阵发晕，忌司的脸在那时暗了下去，有些看不清楚。她深吸着气，在原地站了会，稍微恢复点，绕过他的腿向门外走去。

门外透进来的光亮如此耀眼。

"其实，只要你肯往我这边走一步，剩下就算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步的距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跑过去。"

安格的脚步停下来，她微昂起脸凝视着走廊，好像看到外面的广阔而凉薄的天空。

可下一秒，她没有转回身，而是往更远的地方走去。

"嗳，是我之前太过较真，还是你……根本就对我没有一点意思呢。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我跟天真实际上没有谈呢，如果我说，那次圣诞节快乐，本来是想给你的，但你和尹泽昊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

忌司撑住自己的额头，空空的门口只有滤得没有丝毫杂质的白光照射进来，拖出长方形的形状，在他背后打下更暗的投影。

"--你还会走么？"

第69节：黑暗，前进的方向(1)

【黑暗，前进的方向】

开始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乘着同一辆大巴，然后到站，有人下车，继续走，再到站，又有人下车。最后一个人昏睡中醒来，发现整个大巴空荡荡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乘着它，不知驶向何方。

有时候我觉得Flight就从我窗前走过，四人互相打闹着，打到拐角处，便不约而同地各自转向各自的方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

--摘自安格日记

2006.12.3

曾有一度烦躁得想成为一个失忆的病人，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一旦想到有关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觉得自己在变化，变得懦弱胆小了，连出现在你面前把你拉回到自己身边的勇气也没有。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害怕了，害怕有关你的所有一切，想假装不认识你，想假装讨厌你……因为你，我居然努力地想要重新开始生活。但事实无法磨灭。我爸是杀人犯，因为他我失去了妈。我害死了爷爷，再也不会有人叫我回家。我是不良少年，在遇到你以前，四处打架，惹是生非，喝酒抽烟，外面的人几乎都讨厌我。

我这样狼狈、肮脏，我不知道可以给你什么，但是，尹泽昊那家伙可以给你你想要的一切。我一直以为尹泽昊比我更喜欢你，所以放心地想把你交给他，交给这个真正像王子一样的人。可是我错了，我没意识到我那样想就已意味着我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以至宁愿自己不幸福来换取你幸福的可能。

"昱浪。"

停滞的秒表似乎往前走了一步，积累了灰尘看不清时间，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停了，但舍不得丢掉。

"如果她不讨厌我，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喜欢她？"

我说你啊，别再犹豫了，去说吧，大不了一死。段昱浪蹲下来摸摸他的头，加油。

你说格格啊，刚刚"唱响天堂"的人找她，大概在隔壁那栋别墅。夏天真指着窗外朦胧的深黄色油盏。

那栋楼大门没关，整个房子只有一扇门里亮着灯。忌司跑过去，近乎是要飞快地按下门钮，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口。

第70节：黑暗，前进的方向(2)

女生压低的声音隔着空心的木板渗透过来，不及掩耳地穿梭过木头细致的纹路，毋庸置疑地抵达大脑亘不见光的冥冥之地。幻想中盛夏光年溃不成军，话语犹如骨鲠在喉--

"不用了，既然已经是没有用的乐队，那就这样吧。"

"好，那我明天就宣布Flight解散的消息。选择单飞很明智，但还得好好努力。"

"拜托。"

耳边好似传来舞台下少年女生蜂鸣的欢呼声尖叫声。

"请不要和忌司他们说。"

梦见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举着手中硕大的荧光牌，"Fate Light"。

第一天。报纸头条。

"忌司签约单飞，Flight面临解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报道？！"安格一大早拿到报纸就往主办方的别墅冲去，闯开办公室大门怒气冲冲地嚷道，"为什么！"

"没办法，"主办方的负责人喝了一口咖啡，淡淡地回答，"这是为了你好，要稳住你的人气只有这么做。"

"……我无法接受。"报纸被紧紧地皱成一团，连接关节的筋骨被用力地凸出。

"无法接受也得接受了。接下来还有事需要你去做，你必须跟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否则，不光那三个完了，你也玩完了。"

"可是--"

"现在我很忙，有事以后再说，总之，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

"哦？"负责人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向她走来，"那你就乖乖地按我说的做吧。"

Flight居住的别墅不知何时被曝光，大门前围聚了许许多多的Fans，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记者、摄影师夹杂在其中随时准备行动，保安为了调解费尽了口舌。安格戴着墨镜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从别墅花园的一道暗门进入，好在没被人发现。

三人都安静地待在忌司的房间里，安格推门进去，里面是一屋子的青烟缭绕，夏天真站在窗口，窗帘打开了一半，阳光透过有色玻璃照在背对背坐在床上的段昱浪和忌司身上。

"小子，快向格格道歉啊。"段昱浪把烟蒂往烟灰缸里一丢，火星迅速被水浸灭，"喂，我说快点啊！"

安格诧异地望着忌司，忌司呼出最后一口烟，刚想从床上站起来，背后的段昱浪竟猛地从床的那边跳过来，一把上前抓住他的衣领，忌司被逼得连退到墙角。

"段昱浪！"安格吃惊地叫了声。

忌司没有反抗，斜着眼看着无比生气的段昱浪，低沉地发出嘶哑的声音："打吧。"

"你以为老子不敢打你？"段昱浪挥起拳头当真狠狠地砸下一拳头，忌司被他摁在墙上，头差点撞上壁灯，"你把格格的梦想当什么了？你把乐队当成什么了！！"

"段昱浪！"

"我要让他清醒点，他不值得你心疼！"

第71节：黑暗，前进的方向(3)

"--真正要单飞的人是我！！"

"安格。"忌司平静地说，"多谢你好意，别袒护我。要单飞的人是我，报纸上不都写着？连对话都有。对不起大家，如果有意见尽管冲我来。"

"……我就要去日本了。"心脏仿佛在喉间跳动，"咕咚咕咚"连着头骨穴位震颤，安格别过脸，不敢正视三人。

"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做。同伴单飞，不抓紧时间签约可是会落后的。"忌司居然在这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冲她狡黠一笑，"安格，加油哦。"

段昱浪离开忌司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往脸上扑了扑水。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初三退学以后第一次发现自己又有了黑眼圈。

"你们……都决定好了？"段昱浪抹了一把脸走出洗手间。夏天真茫然地立在床尾，两手抱臂，或许是因为空调温度开得太低，所以恨不得钻进被窝里沉沉地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嗯。"两声同时响起的不同嗓音。

"那就下去跟媒体宣布吧。"段昱浪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走吧走吧，反正我和天真两个都是陪衬而已，大众焦点在你们俩主唱身上，谁管我们将去哪儿啊。"他打开门，楼道里铺的一长条红地毯光是看着就惹人心烦，颜色那么跳那么燥，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有点好情绪。

夏天真阴沉着脸跟着段昱浪走，从安格身边路过时她短暂地停了下脚步，脸冲着忌司，一字一顿地说："以后乐队这种事，你们别再找我了……我要回学校！"

房间空荡荡地只剩下两个人，烟雾仍然在房间里缭绕，隔着这层稀薄的青烟安格无法将忌司的表情看得透彻。忌司连气都没叹一下，

径直走向窗边把窗户拉开，新鲜的空气不断地涌动进来，带着夏的燥热。

楼下呐喊声越来越大，几乎要震破耳膜。

忌司掏出手机，翻出昨夜打进的号码，接通。

"喂？你好，是陈南村先生么。"忌司靠在墙上，眼睛望着一米外的安格。

"嗯，今天的头条是怎么回事？……你说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篡改？签约的事我现在还没想清楚……报纸上的事就不管了吧……嗯，那麻烦你了，再见。"

忌司舒了口气，走近拍了拍安格的头，"唉，看来就算是我走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步，剩下那一步你也不会走来吧……"

忌司站在安格左肩的位置，两人面朝的是相反的方向。

"左边，又是左边。"安格仰起脸，雕刻天使图案的天花板周围内墙镶嵌着如同钻石般的圆形灯，如同从各个方向爬升上去希望之火。忌司的脸庞就在左侧的视角，只要再往那边偏一点点，就可以看见所想看的全部，"你为什么总喜欢"左边"呢？跟我走的时候也是，牵手的时候也是，从来都是左边--"

第72节：黑暗，前进的方向(4)

"因为左边离心，更近一些。"忌司毫不迟疑地回答。

"天，"安格像是耳聋什么都没听到一般，望着天花板出神，"为什么我看不到天呢？"她伸出手向上伸去，想要抓住什么。

忌司拉过女生的肩膀，握住女生向上伸去的手，这次力道很小："去日本是你本意吗？"

"嗯。"

"我不相信。"忌司说。窗外的阳光在身上停得太久而烘热一片，简单而色泽鲜艳的太阳花在背后热烈地盛开，风从窗外鼓进来，膨胀的气流在手间缠绕，窗帘被掀得老高，像水底翻腾的暗流。

"如果你觉得很难开口或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你不讲，也没关系。"

"……"

"我不难过，所以你尽管可以走得潇洒一些。"忌司不知为什么揉了揉眼睛，"走吧。"嘴上这么说着，可没有踏出一步。

"去哪儿？"安格问，眼睛睁得更大了，大得令眼球发酸，"我们去哪儿？"

"是啊，"忌司眼神比安格更加迷茫，空洞洞地只有瞳孔随着光线不断推移而放缩着，琥珀色的瞳彩更淡了，在逐渐变亮变热的房间里更加透明，像刚泡好的茶的颜色，"我们要去哪儿。"

"呐。"安格隔了很长一会儿才又开口，她像是明白什么而郑重地点点头，"学会做自己的力量吧。"

忌司在喉咙里卡住一口气，看向安格。

"你也要学会做自己的力量啊。"安格说着掉下眼泪。

门外飘过一团又一团冉冉而升的轻烟。

段昱浪靠在门外的墙上，正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吸一口香烟就飞快地短去一截。

全部都明白了。

地球的表面积约有5.1亿平方公里。

一个人站立时大概需35平方厘米的土地。

世界这么大，未来在无数个地方存在着。

然而，哪儿才是我们容身的地方?

我们去哪儿?

第二天。依旧是报纸头条。

"Flight承认解散，F迷轰动！""主办方考虑取消Flight参赛资格""最难过的人是安格？"Flight解散的事件几乎占了娱乐版的全部版面，上面附着各色相片，最令安格觉得毛骨悚然的是：自己看到忌司回来猛地哭出来的那一刹那、忌司冷冰冰的脸不知被谁抓拍下来，而那个时间别墅大门已经完全关闭，房间里只有Flight和正处理事物的工作人员。

晚上沉默一天的段昱浪终于说了一句话。

大家一起去吃散伙饭吧，我们要热热闹闹地吃一场，安格，你是主角哦。

安格苦笑一下，自斟自饮一小杯白酒，辛辣的滋味呛得她眼圈都红了，喉咙如同烧起一团熊熊烈焰，啪啦啪啦地在胸口间跳着火花。

"忌司……"安格添了添嘴唇，有点干。她想了想，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桌上的白布单被光照成米黄色，如此素淡的颜色她却觉得耀眼得有些眩晕了。安格在心里默念一二三，鼓起勇气说："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很重要--"

"大家吃饭吧。"忌司重新拾起筷子，目光从另外两人脸上扫过，最后在安格脸上顿了顿，眼里的瞳光黯淡下去，琥珀色这时看起来反而像深黑色，黑幽幽的一汪秋天的深潭。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忌司闭上眼："已经够了。"

安格想哭出声来，但往嘴里塞去的菜止住即将爆发出来的呜咽声，她整个吞下去："你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正要说出口的时候，墙角沙发上坐着的一个人引起她的注意：夏天里居然穿着黑色高领衬衣，在餐厅里竟还戴着墨镜，桌上只点了一杯咖啡，没有半点动过的痕迹。

再在周围扫视一圈，她发觉，整个餐厅都很不对劲，从刚开始起就没有半点嘈杂的声音。

安格深吸一口气，猛地拍桌而起，声音骤然提高："为什么要解散乐队！难道单飞真的那么重要吗？Flight能走到今天，都是大家一起的努力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后，我绝对不会理你--不，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过！"

一瞬间，镁光灯剧烈而频繁地在身上闪起，目不暇接，白色世界病态得令人想闭上眼睛，宁愿陷入自己的黑暗里。

安格内心打起了无法言语的绝望阵鼓，但她握紧了拳头，扳回局势让忌司重新恢复人气就只能靠这赌博般的一局了--只要他否认一切，只要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揭开事实，反问一句"要单飞的人是安格你自己"，那么她就会一败涂地，粉丝们将大倒戈，力挺他们。

忌司眼底闪过一丝错愕，四只手指在桌面敲了一遍。他站起来，昂起下巴，邪气而冷淡地一笑，趾高气扬的神情："是啊，我很抱歉。但是人各有志，作为曾经的伙伴我不得不奉劝一句，如果有签约找上你，可要努力啊。"他吊儿郎当地走向安格身边，镁光灯仍在背后闪耀，随着声微弱的叹气他黯淡下神色，手搭在安格肩上，用极其微小的声音悄悄地说："你想当作不认识我，随你。但我还是会笑着对你说，好啊！……安格！"

忌司擦肩而过，安格支持不住把手撑在饭桌上，视线里只看得见脸边的头发，像槎桠般将自己锁在灰色空间，只有一个声道在回响。

远处。忌司走向蜂拥而至的记者群，Flight另外两人紧随其后，向媒体宣布：

"--Fate Light到此为止了。"

如果。如果。

我没有坐在那条巷子里哭泣。

你也没有向我伸出温暖的手，说--

把手给我，跟我回家。

流年。河水。青春之墓。

像是一首闭幕曲，在黑屏里缓慢地放出白色字幕，没有多少人愿意坐在那听着忧伤的音乐，只有电视默默地在屋子里播放，默默地在生命长河里流淌过一个个难以忘怀的名字，跳出最后的特别鸣谢，在倒计时中自动关闭。

第73节：迷宫，路遥马亡

【迷宫，路遥马亡】

有两份至关重要的记忆在这里储存着。

然而两份记忆却没有丝毫重叠的部分，我在不同的时光段陪不同的人走过，他们处在两个世界，而我永远只是徘徊，然后终于有一天，三个人的世界，都已经互相隔离，再也无法联系到一块了。

我只不过是旁观者，挡在光源的出口，最后的一抹灰烬由我来擦去。

--安格

2007年，夏秋分割的时节，傍晚时分。

海水哗啦哗啦地一次次向沙滩拍打过来，远处一汪残阳半张脸被海冲淡，整片汪洋染成血红色，在胭脂红的晚霞里燃烧成一卷火红的画卷。

迈开一只脚，朝海的那边踏去。北方。

冰冷的海水覆没脚踝，但少女没有拧一下眉头，苍白的面色映上嫣红的金粉。

"我回来了……呐，我终于回来了……"两行清泪落入海水，水已漫过膝盖。她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色长裙，咸冷的海风迎面刮来，缕缕沾湿发梢的头发轻舞飞扬。

"樱井垣--"背后不知是谁在叫着，好似是某个熟悉少年的嗓音，为什么叫得那么急呢，"垣！"

--"OK！卡！"导演把手一挥，"今天就拍到这，大家辛苦了啊！"摄影师放下镜头，剧组收拾道具准备去吃饭。

"垣，是谁的名字呢？"站在海水里的少女像是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尽管身后的人在喊叫，她还是一步一步往深处踏去，细软的沙在脚下越来越松，深处的海浪似乎也更猛烈些，突然一个浪头打过来，脚下泥沙一软，人整个跌进海水之中。

不，我不叫樱井垣。

满耳都是海水的咕噜声，身体好像冷得无法动弹了，只有柔软而冰冷的海水，不停地翻涌淹没。

那我是谁呢？我要回哪儿去呢？